



新 秋
印

本

川

鳥

說

鶯

新

譜

新

社

印

上

序

是編本在刻本今歲偶於茂苑沈君案頭見之
 細閱其中篇目計分十三節作十二回體裁大似今古
 奇觀之式然此十二節中忠孝節義離合悲歡可
 歌可泣之與志奇靡有而何以信筆出之有迥係於倫常風
 化之審又不憚其苦口婆心翻覆譬喻使人于怡情悅性之際導入
 於正大光明之途間有一二可與史相證其詞奇而老其著時而不
 可為大致為的享之的并云作其姓名惟署墨癡公史の字丁而夫此
 與諸之名款亦仍猶其舊為因人以此考之可傳固向沈君以重作焉稿
 而但稍加釐定函付之即以供同好并望閱此之毋以小說現也錯誤之處
 亦所不免均乞置候之再啟并以此同業諸君此稿係由重作購來請勿
 濫刊是幸

新之社主人識

繪圖鴛鴦譜目錄

卷上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卷下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郭挺之榜前認子

盧夢仙江上尋妻

王本立天涯尋親

乞丐婦重配鴛鴦

感恩鬼三古傳題旨

貪婪漢六院賣風流

玉簫女再世玉環緣

王孺人離合團魚夢

江都市孝婦屠身

侯官縣烈女殲仇

唐明皇恩賜續衣緣

潘文子契合鴛鴦球

天然癡叟著
墨慈主人評

郭挺之榜前魁子

上册



虛
夢
化
江
上
舟
莫

一自三年折柳後
歸心似箭不堪言
作殘全折入如雲
竹枝新粉竹枝烟
江上舟
竹枝新粉竹枝烟
竹枝新粉竹枝烟
竹枝新粉竹枝烟
竹枝新粉竹枝烟
竹枝新粉竹枝烟



王本五天
纏昇父

上

三



貧婆漢六
院賣風
流



第一回 郭挺之榜前認子

陰陽算賦了無私。李不成桃蘭不芝。

肉身縱使睽千里。氣血何曾隔一絲。

試看根根還本本。豈容人頰有差池。

非麟安得產麟兒。

從來父之生子。未有不知者。豈說夫妻交構有微有驗。就是婢妾外過。私已瞞人。然自家心裏。亦未嘗不明明白白。但恐忙中忽略。醉後糊塗。遂有已經生子。而竟茫然莫識的。昔日有一人。年過六十。自欺無子。忽遇着一個相士。相他已經生子。想是忘記了。此人大笑說道。先生差矣。我朝夕望子。豈有已經生子。而得能忘記之理。相士道。我斷不差。你回家去細細一查。便自然要查出。此人道。我家三四個小妾。日後陪伴。難道生了兒子。瞞得人的。叫我那裏去查。相士道。你不必亂查。要查只消去查你四十五歲丙午這一年。過端午喫醉了。有一個了頭伏侍他。因查着了。此人見相士說得整整有據。只得低頭回想。忽想起丙午這一年。過端午喫醉了。有一個了頭伏侍他。因一時高興。遂春風了一度。恰恰被主母看見。不勝大怒。遂立逼着將這了頭賣與人。帶到某處去了。要說生子。除非是此婢。此外並無別人。相士道。正是他。正是他。你相中有子。不孤快快去我尋。自然要尋着此人。忙依舊到某處去我尋。果然我尋着了。已是一十五歲。而貌與此人不差毫髮。因贈收回來。承了宗嗣。你道奇也不奇。這事離奇。却還有根有苗。想得起來。就尋回來。也只平平。還有一個全然絕望。忽相逢於金榜之下。豈不更奇特。小子慢慢說來。正是

命裏不無終是有。相中該有豈能無。

縱然迷色兼流落。到底團圓必不孤。

話說南直隸廬州府合肥縣。有一秀才。姓郭名喬。表字挺之。生得體貌豐潔。宛然一美丈夫。只可恨當着心生了

一個大黑痣。做了美玉之瑕。這郭秀才家道也還充足。又有貴有才。少年就穩必中。不期小考利。大考不利。到

了三十以外。還是一個秀才。心下十分焦躁。有一班同學的朋友。往往取笑他道。郭兄不必着急。相書上說得林

龜頭有痣。終須發就。到五六十上。也要中的。你愁他怎麼。郭秀才聽了。愈加不悅。就有個要業書不讀之輩。得

妻子武氏甚賢。再三寬慰道功名達早不一你既有才學年還不老再候一科或者中去也。不可知郭奮無奈只得又安心誦讀。捱到下科。不期到了下科依然不中。自不中也罷了。誰知里中一個少年。纔二十來歲。時時筆文字來請教郭秀才改削。轉高高中。在榜上郭奮這一氣幾乎氣個小死。遂將筆硯經書盡用火焚了。恨恨道。既命不做主。還讀他何用。武氏再三勸他。那裡勸得他住。一連在家困了數日。連飲食都減了。武氏道。你在家中納悶。何不出門尋相。知朋友去散散心也好。郭奮道。我終日在朋友面前縱酒做文。高談闊論。人人拱聽。今到這般年紀。一個舉人也弄不到手。轉被後生小子。輕輕奪去。叫我還有甚麼嘴臉去見人。只好躲在家裡悶死罷了。正爾無聊。忽舅舅王表。在廣東韶州府樂昌縣做知縣。有書來與他。書中說。倘名場不利。家告寂寞。可到任上來消遣。消遣。況滄湖瀧水亦古今名勝。不可不到郭奮得書大喜。因對武氏說道。我在家正悶不過。恰恰母舅來接我。我何不起此到廣東去一遊。武氏道。去遊一遊雖好。但恐路途。一時未能使歸。宗師要歲考。却叫誰去。郭奮笑道。賢妻差矣。我既遠遊。便如高天之鶴。任意逍遙。終不成還。德德這頂破頭巾。明日宗師點不到任。他除名罷了。武氏道。不是這等說。你既出了門。我一個婦人家。兒子又小。倘有些門頭戶腦的事情。留著這秀才的名色。梅糖也還強似沒有。郭奮道。既是這等說。我明日動一個游學的。呈子在學中。便不妨了。因又想道。母舅來接我。雖是他一段好意思。但聞他做官。甚是清廉。我到廣東。難道坐在他衙中等兒。未免要東西馳遊。豈可盡取資於他。須自帶些盤川去才好。武氏道。既要帶盤川去。何不叫郭福率性買三五百金貨物。跟你去。便伸縮自便。郭奮聽了大喜。道如此更妙。遂一面叫郭福去買貨。一面到學中去動呈子。不半月呈子也准了。貨物又置了。郭奮就別了武氏。竟往廣東而去。正是。

名場失意欲銷憂。

一葉扁舟事逸遊。

只道五湖隨所適。

誰知明月挂銀鈎。

郭奮到了廣東。先叫郭福尋一個客店。將貨物上好了發賣。然後自到縣中來見母舅王知縣。王知縣聽見外甥到了。甚是歡喜。忙叫人接入內衙相見。各叙別來之事。就留在衙中住下。一連住了十數日。郭奮心下因要棄去。秀不敢不致重請詩書。坐在衙中。俛殊覺寂寞。又捱了兩日。悶不過。只得與母舅說道。外甥此來。雖為問候。母舅

并舅母二夫人之安然亦因名場失利借此來散散憤鬱故今稟知舅母夫人欲暫出衙到各處去遊覽數日再
來侍奉何如王知縣道既是如此你初到此地方不熟待我差一個衙役跟隨你去方有次第郭爲道差人跟隨
固好但恐差人跟隨未免招搖有礙舅母之官箴反為不妙還是容愚甥自去仍作客遊相安于無事王知縣道
賢甥既欲以自遊我有道理了隨入內取了十兩銀子付與外甥道你可帶在身邊作遊資郭爲道不敢拂舅母之
意只得受了遂走出衙來要到郭福的下處去看看不期纔走離縣前不上一箭之遠只見兩個差人鎖着一個
老兒往縣裡來後來又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啼啼哭哭郭爲道定睛將那女子一看雖是荆釵裙布却生得
貌圓圍似一朵花身娉娜如一枝柳眉分畫出的春山眼橫潑潑的秋水春筍般十指纖纖長櫻桃樣一唇紅錠
哭聲細細帶嬌帶影垂雲亂他見人苦哀無限心傷人見他早已喜孜孜一時魂斷

郭爲道見那女子生得有幾分顏色却跟着老兒啼哭像有大冤苦之事心甚生憐因上前問差人道這老兒犯了
甚事你們拏他這女子又是他甚人為何跟着啼哭差人認得郭爲道是老爺親眷忙答應道郭相公道這老兒不是
犯罪是欠了朝廷的錢糧沒得抵償今日是限上該比故帶他去見老爺這女子是他的女兒捨不得父親去受
刑情願賣身償還却又一時過不着王顧故跟了來啼哭郭爲道他欠多少銀子的錢糧差人道前日老爺當堂
算總共該一十六兩郭爲道既只十六兩也還不多我代他償了罷因在袖中將舅母與他作遊資的十兩先付
與老兒道這十兩你可先交在櫃上那六兩可跟我到廩中就取交與你老兒接了銀子扒倒地下就是一箇頭
說道相公救我孝行一命料無報答只願相公生個貴子中舉中進士顯揚後代罷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兒後面
磕頭郭爲道連忙扶他父女起來道甚麼大事不須如此差人見了因說道郭相公既積陰德憐憫他此時老爺出
堂還早何不先到郭相公寓處領了那六兩來一同交納便率性完了一件公案郭爲道如此更好遂撒身先走
差人并老兒女子俱隨後跟來郭爲到了客店忙叫郭福取出一封十兩紋銀也遞與老兒道你可將六兩湊完
了錢糧你遭此一番也苦了餘下的可帶回去父女們將養將養老兒接了銀子遂同女兒跪在地下千恩萬謝
的只是磕頭郭爲忙忙扶他起來道不要如此反使我不安差人道既郭相公周濟了你且去完了官事再慢慢

的來謝也不遲，遂帶了老兒去了。郭喬因問郭福貨物賣的如何，郭福道：「托主人之福，帶來的貨物行情甚好，不多時一並賣了，原是五百兩本銀，如今除去盤費，到賺了二百兩銀子，有加四的利錢，也算好了。」郭喬聽了，歡喜道：「我初到此，王老爺留住，也還未就回去，你去守著許多銀子，坐在此也無益，算若多麼，留下些盤纏與我，其餘你可盡買了回頭貨去賣了，再買貨來接我，亦未為遲。」就報個信與王母，也好郭福領命，遂去置貨不題。郭喬分付完了，就要出門去遊園，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喫飯，只得又住下了。剛喫完酒飯，只見那老兒已納完錢糧，消了牌票，歡歡喜喜同着女兒，又來拜謝郭喬，因自陳道：「我老漢姓米，名字叫做天祿，娶妻范氏，止生此女，叫做青姐。生他時，他母親曾得一夢，夢見一神人對他說：『此女當嫁貴人，當生貴子，不得輕配下人。』故今年一十八歲，尚捨不得嫁與鄉下人家。我老漢止靠著有一二十畝山田度日，不料連年荒旱，拖欠下許多錢糧，官府追比甚急，並無抵償，急急要將女兒嫁人，人家恐怕錢糧遺累，俱不敢來娶，這比起來，老漢自然是死了。女兒見事急，情願賣身救父，故跟進城來，又恨一時沒個信主，今日幸遇大恩人發憐隱之心，慨然周濟，救了老漢一命，真是感恩無盡。再四思量，實實無報答，惟有小女一身，雖是村野生長，尚不十分醜陋，又聞大恩人客居如此，故送來早晚伏侍大恩人，望大恩人鑒老漢一點誠心，委曲留下郭喬聽了，因正色說道：「老丈這話就說差了，我郭挺之是個名教中人，決不做非禮之事，就是方纔這些小費，止不過見你年老拘攣，幼女哭泣，情甚可憐，一時不忍，故少為周急，也非大惠，怎麼就思量得人愛女？這不是行義，轉是為害了，斷乎不可。」米老兒道：「此乃老漢一點感恩報德之心，並非恩人之意，或亦無妨，還望恩人留下郭喬道：「此客店中如何留得婦人女子，你可快快領去，我要出門了，不得陪你說罷。」竟起身出門去了，正是：

施恩原不望酬恩。

何料絲蘿暗結婚。

到得桃花桃子熟。

方知桃葉出桃根。

米老兒見郭喬竟去下他出門去了，一發敬重他是個好人，只得帶了女兒回家，與范氏說知，大家感激不勝，遂立了一個牌位，寫了他的姓名在上，供養在佛前，朝夕禮拜。鄉下有個李家，見他錢糧完了，又思量來與他結婚，米天祿夫妻到也肯了，青姐因辭道：「父親前日錢糧事急，要將我嫁與李家，他再三苦辭，我見事急，情願賣身救

父故父親帶我進城去賣身。幸過了郭恩人慨然周濟。他雖不為買我。然得了他二十兩銀子。就與買我一樣。況父親又將我送到他下處。他恐涉嫌疑。有傷名義。故一時不好便受。然我既得了他的銀子。又送過與他。他受與不受我。就是郭家的人了。如何又好嫁與別人。若嫁與別人。則前番送與他。都是虛意了。我雖是一個鄉下女子。不知甚的。却守節守義。也是一般。斷沒個人去取的道理。郭恩人若不棄我。我情願跟隨父母。終身不嫁。紡績度日。決不又到別人家去。米天祿見女兒說得有理。便不强他。也就回了李家。但心下還想着要與郭喬說說。要他受了。不期進城幾次。俱尋郭喬不見。只得因循下了。不期一日。郭喬在中山遊賞。忽遇了一陣暴雨。無處躲避。忽望見山坳裡一帶茅屋。遂一徑望茅屋跑來。及跑到茅屋前。只見一家柴門半掩。雨越下得大了。便顧不得好。竟推開門。直跑到草堂之上。早看見一個老人坐在那裏。依着頭打草鞋。因說道。借躲躲雨。打攪休性。那老人家忽抬起頭來一看。認得是郭喬。不勝大喜。因立起身來。說道。恩人耶。我尋了恩人好幾遍。皆遇不着。今日為何直走到這裡。郭喬再細看時。方認得這老兒。正是米天祿。也自歡喜。因說道。原來老丈住在這裏。我因信步遊賞。不期遇雨。米天祿因向內叫道。大恩人在此。老媽女兒快來拜見。叫聲未絕。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來。看見是郭喬。遂同天祿一齊拜倒在地。你說感恩。我說叨惠。拜個不了。郭喬連忙扶起三人。拜完。看見郭喬渾身雨淋的爛滾。青姐竟不避嫌疑。忙走上前。替郭喬將濕巾除了下來。濕衣脫了下來。一面取兩件乾布衣與郭喬暫穿了。就一面生起此火來烘濕衣。范氏就一面去殺雞炊煮。不一時。濕衣濕巾烘乾了。依舊與郭喬穿起來。范氏炊煮熟了。米天祿就放下一張棹子。又取一張椅子放在上面。請郭喬坐了。自家下階。范氏搬出饋來。青姐就執壺在旁斟酒。郭喬見他一家殷勤。甚不過意。連忙叫他放下。他那裏肯聽。米天祿又再三苦勸。只得放量而飲。飲到半酣之際。偷眼將青姐一看。今日散顏却與前日的愁容大不相同。但見

如花貌。添出嬌羞。似柳腰。忽多嫩娜。春山眉。青青非恨。感秋水眼。淡淡別生春。纖指捧鵬飛。玉朱唇。低動說櫻桃。笑色掩啼痕。更饒嫵媚。巧梳無亂影。倍顯容光。他見我已吐出熱心。我見他又安忍裝成冷面。郭喬喫到半酣。已有些放蕩。又見青姐在面前來往。更覺動情。心下想一想。恐怕只管留連。把持不定。弄出事來。

又見雨任天晴，就要作謝入城，當不得米天祿夫妻苦留，住道請也。請恩人不容易到此。今選天之幸，突然而來，就少也要住十日。半月方纔放去，怎剛剛到來，就想回去，這是斷斷不放。郭奮無奈，只得住下。米天祿又請他到山前山後去遊玩，遊玩歸來，過了一宿，到次日清晨，米天祿在佛前燒香，就指着供養的牌位與郭奮看道：「這不是恩人的牌位麼？」郭奮看了，就要毀去，道：「多少恩惠，值得如此，使我不安。」米天祿道：「說恩惠不多，若非有此，我老漢一死，是不消說的就是。老妻小女無依無倚，都是一死，怎能得團圓聚會，復居於此。今得居此者，皆恩人之再生也。」郭奮聽了，不勝感歎道：「老丈原來是個好人。過去的事，却還如此記念。」米天祿道：「感恩積恨，乃人生鑽心切骨之事。不但老漢不敢忘恩，人大德就是小女自拚賣身救父，今得恩人施濟，不獨救了老漢一命，又救了小女一身。他情願為婢，伏侍恩人。又自攜村女未必入恩人之眼。見恩人不受，不敢苦強。然私心以為，得了恩人的厚惠，雖不愛恩人，收用就當賣與恩人一般。如何又敢將身子許與別人？故昨日李家見老漢錢糧完了，又要來議婚。小女堅執不從，已力辭回去了。郭奮聽了，着驚道：「這事老丈在念，還說有因，今變妙齡，正是桃夭之子。宜室宜家，怎麼守起我來？」那有此理。這話我不信。」米天祿道：「我老漢從來不曉得說謊。恩人若不信，待我叫他來。」恩人自問他，便知。因叫道：「青姐走來。」恩人問你話，青姐聽見父親叫，連忙走到面前。郭奮就說道：「前日這些小事，乃我見你父親一時遭難無措，我自出心贈他的。青姑娘賣身救父，自是青姑娘之孝，却與我贈銀兩不相干。青姑娘為何認做一事？若認做一事，豈不因此些小之事，到誤了青姑娘終身？」青姐道：「事雖無干，人各有志。恩人雖贈銀兩，急不為買妾。然賤妾既有身可賣，怎教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若父親白白受恩人之惠，則恩人為仁人，為義士，而賤妾賣身一番，依舊別嫁他人，豈非止博虛名，而不得實為孝女了？」故恩人自周急於父親賤妾，自賣身子，恩人各行各志，各成各是。原不消說得。若必欲借此求售于恩人，則賤妾何人，豈敢仰辱君子，以取罪戾？郭奮聽了，大喜道：「原來青姑娘不獨是個美女子，竟是一個賢女子。」我郭挺之那日一見了青姑娘，非不動心。一來正在施濟，恐礙品行避嫌，二來年齒相懸，恐妨了好運之路。故承高誼送來寒店，我急避去，不可以色徒自誤。不期青姑娘到此，守節守義之貞心，豈非人生之大快，但有一事，也要與青姑娘說明。家有荆妻，若蒙棄愛，只

合屈于二座青姐道：伏侍恩人，得備酒掃足矣。安敢半小星之位。郭喬聽了，愈加歡喜道：青姑娘既有此美意，我郭挺之怎敢相輕容。歸寓再請媒行聘。青姐道：賤妾因已賣身於恩人，而不避嫌疑，若再請媒行聘，轉屬多事，非賤妾賣身之原意了。似可不必。郭喬說道：這是青姑娘說的，各行各志，不要管我。郭喬遂急急的辭了，回寓正是。

花有清香月有陰

淑人自見淑人心

若非眼出尋常外

那得芳名留到今

郭喬見青姐一個少年的美貌，女子情願嫁他，怎麼不喜。又想青姐是個知高識低的女子，他不爭禮於我自是。他的高處，我若無禮於他，竟是我的短處了。因回寓取了三十二兩銀子，竟走到縣中，將前事一五一十都與舅說了。要他周全。王知縣因見他客邸無聊，只得依允了。將三十二兩銀子封做兩處，以十六兩做聘金，以十六兩做代禮。人替他添上一對金花，兩尺綠緞，并鵝酒菜盒之類，又叫六名鼓樂，又差衙內兩個皂隸，押了送去。分付他說：是本縣為媒，替郭相公娶米天祿的女兒為側室。更人領命，竟送到種玉村米家。米家不知，先叫兩個皂隸去報信。不期這兩個皂隸恰是前日催糧的差人。米老兒忽然看見大喫了一驚，道：錢糧已納完，二位又來做甚麼。二皂隸方笑說道：我們這番來，不是催錢糧，是縣裡太爺替郭相公為媒，來聘你令愛。聘禮隨後就到。故我二人先來報喜。米老兒聽了，還不信。道：郭相公來聘小女，為甚太爺肯替他做媒。二皂隸道：你不曉得那郭相公，就是我縣裡太爺的外甥。米天祿聽了，愈加歡喜。忙忙與女兒說知，叫老媽與人相幫打點。早鼓樂吹吹打打，迎入村來了。不一時到了門前，米天祿接著更人，將聘禮代禮金花綠緞鵝酒菜盒一齊送上。又將太爺為媒的話，一一說與他知。米老兒聽了，滿口答應，不及只連連道是：忙邀更人，并皂隸入中堂坐定。然後將禮物一齊收了。鼓樂在門前吹打，早驚動了一村的男男女女，都來圍看。皆羨道：不期米家女兒，前日没人要，如今到嫁了這等一個好女婿。范氏忙央親隣來相幫殺雞宰鴨，收拾酒飯款待來人。只鬧了半日，方得打點。青姐見郭喬如此鄭重，他一發死心塌地，郭喬要另租屋娶青姐過去。米天祿恐客邊不便，轉商量擇一吉日，將郭喬替了入家，又熱鬧了一番。郭喬方與青姐成親，正是。

遊學無非是偶然

何曾想娶鵲橋仙

到頭桂子蘭孫長

方識姻緣有線牽

二人成親之後，青姐感郭喬不以膏身之事輕薄他，故此凡事體心貼意的奉承。郭喬見青姐成親之後，比女兒更加妍美，又一心順從，甚是愛他。故二人如魚似水，十分相得。每日相偎相倚，郭喬連遊興都減了。過了些時，雖也記挂着家裏，郭因有此牽絆，便因因循，倘過了忽一日，郭福又載了許多貨來報知家中，主母平安。郭喬一撥放下了心腸，時光又過，早不知不覺在廣東住了年，半有餘。王知縣見他久不到衙，知他為此留戀，因差人接他到衙，勸戒他道：「我接你來遊學的，初念原為你一時不曾中得，我恐怕你抑鬱，故接你來散散，原未嘗教你在此拋棄家鄉，另做人家。今你來此，已將及二載，明年又是場期，還該早回去溫習書史，以圖上進。若只管流落在此一時，貪新歡，誤了終身大事，豈不是我做母親的接你來到，害了你郭喬口？雖答應道：「母親大人分付的是，外甥只等小价還有此貨物一賣完，就起身回去了。然心裏實未嘗打點歸計。不期又過不得幾時，忽王知縣報行取了要進京，遂立逼著要郭喬同去。郭喬没法推辭，只得來與青姐說知。青姐因說道：「相公故鄉原有家產，原有主母，原有功名，原該回去，是不消說得的。賤妾雖蒙相公收用，却是傍枝不足，重輕焉敢以相公慎惜私情，苦苦牽纏，以妨相公之正業。但只有一語要與相公說知：求相公留意，不可忘了。郭喬道：「你說便說得好聽，只是恩愛許久，一旦分離，如何捨得你？且說更有何事，叫我留意？青姐道：「賤妾蒙相公憐愛，得侍枕席，已懷五月之孕了。倘俺律生子，賤妾可棄此子，乃相公骨血，萬不可棄。所以說望相公留意。郭喬聽了，慘然道：「愛妻怎麼就說到一個棄字？我郭喬縱使無情，也不至此。今之欲歸，非輕捨愛妻，苦為母舅所逼耳。歸後當謀再至，決不相負。青姐道：「相公之心，何嘗願棄，但恐道路遠事牽絆，不得已耳。郭喬道：「棄與不棄，在各人之心。此時也難講愛妻，既念及生子，要我留名，我就預定一名於此，以為後日之徵。何如？青姐道：「如此更好。郭喬道：「世稱父子為橋梓，我既名喬，你若生子，就叫做郭梓罷了。青姐聽了大喜，道：「謹遵相公之命。又過了兩日，王知縣擇了行期，送連着人來催郭喬無可奈何，只得叫郭福留下二百金與米天祿，叫他置此產業，以供青姐之用。然後拜別，隨母舅而去。正是：

東齊有路接西秦

驛路如山眉黛翠

若論人情誰願別

奈何行止不由人

郭喬自別了青姐，隨着母舅北歸。心雖係念青姐，却也無可奈何。月餘到了廬州家裏，幸喜武氏平安。夫妻相見甚歡。武氏已知道娶了青姐之事，因問道：「你既娶了一妾，何不帶了來家與我作伴，也好為何竟去在那裏？」郭喬道：「此不過一時客師無聊，適為湊巧，偶爾為之，當得甚麼正景。這巴巴又帶他來武氏道：「妻妾之內，尚倘生子，便要嗣續宗祖，怎說不是正景？」郭喬笑道：「在那裏也還正景。今見了娘子，如何還敢說正景？」說的夫妻笑了。過了兩日，忽聞得又點出新宗師來科舉。郭喬也還不在心上，到是武氏再三說道：「你又老學中的名字，又選在何？不願出去考一考。」郭喬道：「舊時終日讀書，也不能已得。第一等，今棄了將近兩年，荒疏之極，便去考料也無用。武氏道：「縱無用也，與閒在家裡一般。」郭喬被武氏再三勸不過，只得又走到學中去，銷了假，重新尋出舊本頭來，又讀起。讀到宗師來考時，喜得天資高，依舊考了一個二等，只無奈入了大場。自誇文章錦繡，仍落孫山之外。一連兩科，皆是如此。初時還惱，後來知道命中無科甲之分，連惱也不惱。此時郭喬已是四十八歲。武氏也是四十五歲。雖然不中，却喜得家道從容，盡可度日。郭喬自家功名無望，便一味留心教子。不期兒子長到一十八歲，正打帳與他求婚，不期得了暴疾，竟自死了。夫妻二人痛哭不已。方覺人世有孤獨之苦，急急再想生子，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那裏還敢指望。武氏為人甚賢，買了兩個丫頭，在房中伏侍。郭喬却如水中撈月，全然不得。初時郭福在廣東做生意，青姐處還有些消息。後來郭福不走廣東，遂連消息都無了。郭喬雖時常在花前月下，念及青姐，爭奈年紀漸漸大了，那裏還能殺得到廣東。青姐之事，只當做了一場春夢，付之一歎。學中雖還挂名做個秀才，却連科舉也不出來了。白白的混過了兩科。這年是五十六歲。又該鄉試，郭喬照舊不出來赴考。不期這一科的宗師姓秦，名鑑，雖是西人，却自負知文要在科場內拔識幾個奇才。正案雖然定了，他猶恐遺下真才，却又吊考。遺才不許一名，不到郭喬無奈，只得也隨眾去考。心下還暗暗想道：「考一個六等，黜退了，到乾淨也，免得年年奔來奔去，不期考過了。」秦宗師當面發落第一名，就叫郭喬問道：「你文字做得滿洲純正，大有學識，此乃必售之技，為何自棄，竟不赴考？」郭喬見宗師說話打動他的心事，不覺慘然跪稟道：「生員自十六歲進學，到今五十六歲，在學中做過四十年生員，應過舉十數次，考不能僥倖，自知命中無分，故心成死灰，非自棄也。」秦宗師笑道：「俗

語說窗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我本院偏不信此說，場中乃論文之地，若不論文，却將何為據？本部院今送你入場，你如此文字，若再不中，我本院情願棄職回去，再不閱文了。郭喬連連叩頭道：「多蒙大宗師如此作養，天地再生，父母再養，矣不多時，宗師發放，忙忙退了出來，與武氏說知，從新又與頭頭到南場去科舉，這一番入場，也是一般做文，只覺的精神勇猛，真是貴人抬眼，看便是福星臨三場完了，俟到發榜之期，郭喬名字，早高中了。第九名經魁，忙忙去喫鹿鳴宴，謝座師，謝房師，俱隨眾一体行事。惟到謝秦宗師，又特特大拜了四拜，說道：「門生死灰，若非恩師作養，已成溝中棄物了。秦宗師自負賢鑑，不差也不勝之喜，遂催他早早入京靜養。郭喬還家，武氏見他中了舉人，賀客填門，無任歡喜，只恨兒子死了無人承接後代，甚是不快。郭喬因奉宗師之命，擇了十月初一日，便要長行，夫妻臨別，武氏再三囑付道：「你功名既已到，手後嗣一發要緊，要聞古人還有八十生子之事，你今還未六十，不可懈怠家中之課，久已無用，你到京中若遇燕趙得意佳人，不妨多覓一兩個，以為廣育之計。郭喬聽了，感激不盡，道：「多蒙賢妻美意，只恐枯楊不能生梯了。武氏道：「功名你久已灰心，怎麼今日又死灰復燃，天下事不能預料，人事可行，還須我盡郭喬聽了，連連點頭道：「領教，夫妻遂別了，正是：

賢妻字字是良言，

豈獨擔當頻與繁。

倘能婦心皆若此，

自然家茂子孫繁。

郭喬到了京中，赴部報過名，就在西山尋個冷寺住下，潛心讀書，不會看客。到了次年二月，隨眾入場。三場完畢，到了春榜放時，真是時來鐵也生花，早又高中了第三十三名進士，滿心歡喜，以為完了一場讀書之願，只可恨了兒子終屬空喜，忽報房刻成會試錄，送了一本來，看郭喬要細看，明好會同年，看見自家是第三十三名。郭喬廬州府合肥縣學生，再看到第三十四名，就是一個郭梓，韶州府樂昌縣附學生，心下老大喫了一驚，暗想道：「我記得廣東米氏別我時，他曾說已有五月之孕，恐妨生子，叫我預定一名，我還記得所定之名，恰恰正是郭梓。難道這郭梓就是米氏所生之子？若說不是，為何恰恰又是韶州府樂昌縣，正是米氏出身之地，但我離廣東屈指算來，只好二十年，若是米氏所生之子，今纔二十歲，便連夜讀書，也不能就中舉中進士，如此之速，心下狐疑，忙分付長班去訪，這中三十四名的郭爺多大年紀了，寓在那裡，我要去拜他。長班去訪了來，報道：「這位

郭翁聽得人說他年紀甚少，只好二十來歲，原是貧家出身，盤纏不多，不曾入城，就住在城外一個冷飯店內，開知這郭翁也是李翰林老爺房裏中的，與老爺正是同門，明日李老爺散生日，本房門生都要來拜賀。老爺到李老爺家去，自然要會着郭喬聽了大喜，到了次日，日色纔出，即具了賀禮來與李翰林拜壽。李翰出廳相見，拜完壽。李翰就問道：「本院間散誕辰，不足為賀，賢契為何今日來得獨早？」郭喬忙打一恭道：「門生今日一來奉祝，二來選有一孤疑之事，要求老師台為門生問明。」李翰林道：「有甚孤疑之事？」郭喬遂將隨母舅之任遊廣東，并娶米氏臨行，米氏有孕，預定子名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今此郭兄，姓同名同年又相同，地方又相同，大有可疑。因係同年，不敢輕問。少頃來時，萬望老師台細細一詢，便知是否。」李翰林應允了。不多時，眾門生俱到，一面拜過壽，一面眾同年相見了。各叙寒溫，坐定。李翰林就開口先問郭梓道：「郭賢契貴庚多少了？」郭梓忙打一恭道：「門生今年正交二十。」李翰林又問道：「賢契如此青年，自然其慶了，但不知今尊翁是何台諱，原習何業？」郭梓聽見問他父親的名字，不覺面色一紅，沉吟半晌，方又說道：「家父乃廬州府生員，客遊於廣，以陰門生，門生時，而家父已還，尚未及面，深負不孝之罪。」李翰林道：「據賢契說來，則令堂當是米氏了。」郭梓聽了大驚道：「家母果係米氏，不知老師台何以得知？」李翰林道：「賢契既知今尊翁是廬州府生員，自然知其名字。」郭梓道：「父名子不敢輕呼，但第三十三名的這位同年，尊姓尊名，以及郡縣，皆與家父相同，不知何故？」李翰林道：「你既知父親是廬州生員，前日舟過廬州，為何不去問問郭梓道門生年幼，初出門，不識道途，又無人指引，又因家寒，資斧不裕，又恐誤了場期，故忙忙進京，未敢迂道？」今蒙老師台提拔，僥倖及第，只係廷試一過，即當請假，至廬州訪求李翰林，笑道：「賢契如今不消又去訪求了。」本院還你一個父親罷。這三十三名的正是他。」郭梓道：「家母說家父是生員，不曾說是舉人進士。」李翰林又笑道：「生員難道就中不得舉人進士麼？」郭喬此時已看得明明，聽聽白白，知道確乎是他的兒子，滿心狂喜，忍不住走上前說道：「我兒，你不消疑惑了。你外祖父可叫做米天祿，外祖母可是范氏，你母親可是三月十五日生日，你住的地方，可叫做種玉村，這還可以盜竊你，只看你當眉心的這一點黑痣，與我眉心這一點黑痣，可是假借得來的？你心下便明白了。」郭梓忙抬頭一看，見郭喬眉心一點黑痣，果與自家的相同，認真是實。方走上

前一把扯着郭喬拜伏于地。道孩兒生身二十年尚不知本本水源真不實而又... 郭喬連忙扶起他來。道汝父在詩書中處理一生。今方少展。在宗祀中不曾廣育。遂致無後。今無意中得汝。又賴汝母賢能。教汝成名。以掩飾汝父之不孝。可謂有功於祖父。誠厚幸也。隨又同郭梓拜謝李翰林。道父子同出門牆。恩莫大矣。又蒙指點識認。德更加馬。雖效犬馬。却結亦不能補報萬一。李翰林道。父子睽離識認的多矣。若父子鄉會同科。相逢識認于金榜之下。則古今未之有也。大奇大奇。可賀可賀。取同年俱齊聲稱慶道。果是希有之事。李翰林留飯。師生歡然。直飲得盡醉方散。郭梓遂不出城。竟隨到父親的寓所來。同宿。再細細問廣東之事。郭梓方一一說道。外祖母。五六年。前俱已相繼而亡。所有田產。為殯葬之計。已賣去許多。餘下者。又無人耕種。取租有限。孩兒從師讀書之費。皆賴母親日夜紡績以供。郭喬聽了。不覺涕淚交下。道我郭喬真罪人也。臨別曾許重來。二十年竟無音問。家尚有餘。置之絕地。徒令汝母受苦。郭喬真罪人也。廷試一過。即當請告而歸。接汝母來同居。以酬他這一番貞守之情。教子之德。郭梓唯唯領命。到了廷試。郭喬止殿在二甲。選了部屬。郭梓到殿了探花。職授編修。父子一時榮耀在京。住不多時。因記挂着要接米氏。郭喬就告假祭祖。郭梓就告假省母。命下了。父子遂一同還鄉。坐師同年。皆以為榮。俱來餞。送真極一時之盛。正是

來時父子尚際逢。不道相逢衣錦歸。

若使人生皆到此。

山中草木有光輝。

郭喬父子同到了廬州。此時已有人報知武夫人。武夫人見丈夫中了進士。已喜不了。又見這廣東妻生的兒子。又中了探花。又認了父親。同回來。這喜也非常。忙使人報知母舅王衮。此時王衮因行取已在京。做了六年御史。告病還家。聞知此信。大喜不勝。連忙走來相會。郭喬到家。先領郭梓到家堂裡拜了祖宗。就到內庭拜見嫡母。拜完了。然後同出前廳。自先拜了母舅。就叫郭梓拜見祖母。舅拜完。郭喬因對郭梓說道。我娶你母親時。還是祖母舅為媒。替我行的聘禮。當時為此。實在意無意之間。誰知生出汝來。竟接了我郭氏一脈。真天意也。真快幸也。武氏備出酒來。大家歡飲。方散到了次日。府縣聞知郭喬中了進士。選了部郎。又見兒子中了探花。盡來歡賀。請酒。又是親朋來作賀。直鬧個不了。郭梓記挂着生母在家。懸望。得辭了父親。嫡母回去。郭喬再三囑付道。

外祖父母既已謝世，汝母獨立無依，必須要接來同居受享幾年，聊以報他一番苦節。郭杼頓命，晝夜兼行，趕到韶州，報知母親，說父親已連科中了進士，在榜上看出姓名籍貫，方纔識認了父子，遂同告假歸到廬州，拜見了嫡母。父親與嫡母因前面的兒子死了，正憂無後，忽得孩兒承繼了宗祧，父親與嫡母俱感激涕零，不盡再三分付孩兒，叫迎請了母親去，同享富貴，以報母親往前的苦。此乃骨肉團圓大喜之事，母親須要打點，速行為妙。米氏聽見郭喬也中了進士，恰應他母親夢中神道貴人之妻貴人之母之言，不勝大喜。因對兒子說道：你為母的孤立于此，也是出於無奈，今既許歸宗，怎麼不去，因將所有的田產房屋盡付與一個至誠的鄉鄰托他看守，父母之塚，自家便輕身隨兒子歸宗。此時府縣見郭杼中了探花，盡來奉承，聞知起身歸宗，水路送舟，旱路送車馬，賤儀程儀絡繹不絕，故母子二人安安然不兩月，就到了廬州郭喬聞知，遂親自乘轎到舟中來迎接，見了米氏，早深深拜謝道：夫人臨別時，雖說有孕，叫我定名，我名雖定了，還不深信，誰知夫人果然生子，果然苦守二十年，教子成名，績我郭氏及交之一脉，此恩此德，真難殺身亦不能酬，且萬一只好日日跪拜夫人，以明感激而已。米氏道：賤妾一賣身之婢，得配君貴人，已榮于華袞，又受君之遺生，此貴子昌榮，又為何如？至於守身教子，皆妾分內之事，又何勞何苦，而過蒙垂念，郭喬聽了，愈加感歎道：二夫人既能力行，而又不怠，即古賢淑女，亦皆不及。何況今人，我郭喬何幸，得遇夫人，真天緣也。遂請米氏乘了大轎，同與兒子騎馬，追隨到了門前，早有鼓樂，大吹大擂，迎接入去，抬到廳前，歇下，開人就都迴避了。早有侍妾掀起轎簾，請他出轎，早看見武夫人立在廳上，接他。他走入廳來，看見武夫人當廳，就是一跪，說道：賤妾米氏，稟拜見夫人。武夫人見他如此小心，也忙跪將下去，扶他道：二夫人貴人之母也，如何過謙，快快請起。米氏道：子雖不分嫡庶，妾却不能無大小之分，還求大夫人台坐。容賤妾拜見。武夫人道：從來母以子貴，妾無子之人，焉敢稱尊。此時郭喬郭杼俱已走到，見他二人道：讓不已，郭杼只得跪在旁邊，扶定武夫人，讓米氏拜了兩拜，然後放開手，讓武夫人還了兩拜，方纔請起。武夫人又叫家中大小僕婢俱來拜見。二夫人拜完，然後同入後堂，共飲骨肉團圓之酒。自此之後，彼此相敬相愛，一家和順。郭喬後來只做了一任太守，便不願出任，郭杼直做到侍郎，先封贈了嫡母，後又封贈了生母，方已。後人有詩贊之道。

施恩只道濟他人。

報應誰知到自身。

秀色可食前種玉。

書香能續後生麟。

不曾說破終疑幻。

看得分明始認真。

未產命名君莫笑。

此中作合豈無因。

第二回 盧夢仙江上尋妻

科第從來悞後生。

茫茫古今伴青燈。

一時名落孫山榜。

六載人歸楊素門。

志苦自邀天地眷。

身存復鼓瑟琴聲。

落花流水情兼有。

莫向風塵看此居。

話說人生百年之內，却有許多離合悲歡，這離合悲歡，非是人要如此也。非天要人如此，乃是各人命註定，所以推不去。驟不過，隨你英雄豪傑，跳不出這個圈子。然古今來離而復合，悲後重歡的事體儘多。如今先把兩樁極著名的來略言其概。一個是陳朝樂昌公主，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夫妻正是一雙兩好，那知後主陳叔寶荒淫無道，被隋朝攻入金陵國，破家亡樂昌夫妻各自逃生。臨別之時，破鏡各執一瓣，異日再合。到後天下平，靜德言於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背破鏡為緣，尋訪妻子下落。這樂昌已落在越公楊素府中，深得愛寵。樂昌不忘舊日恩情，冒死稟知越公，也差人體訪德言，恰好相值。越公召入府中，與樂昌公主相會。虧楊素不是重色之徒，將樂昌還與德言。重為夫婦，還有個餘姚人黃昌官也不小，曾為蜀郡太守，當年為書佐之時，妻子被山賊劫去，流落到四川地方，嫁個腐酒之人，已生下兒子。及黃昌到四川做太守時，其子犯事，娘兒兩人同到公堂審問。黃昌聽見這婦人口氣不象四川人，問其緣故，方知當初被山賊劫去，妻子即是此人。從此再合。看官這兩樁故事，人都曉得，你道為何又宣他一番？止因女子家是個玻璃盞，盞着些兒便碎。又象一疋素白練，染着皂煤便黑。這兩個女人，雖則復合，却都是失節之人，分明是已破的玻璃盞，染着皂煤的素白練。雖非點破海棠紅，却也是風前楊柳，雨後飛花。許多娟娟脂粉，早已被人搖擺多時，冷淡了許多顏色，所以不足為奇。如今只把個已嫁人家甘為下賤，守定這朵朝天蓮，夜討你交還當日的種花人，這方是精金烈火百鍊不折，纜為希罕，正是

貞心耿耿三秋月。

勁節錚錚百鍊金。

話說成化年間揚州江都地方有一博雅老楊李月成，妻室已喪，止有一女，年方九歲，生得容貌端妍，聰明無比。

月坡自幼教他讀書。真個聞一知十。因此月坡命名妙惠。鄰里許多有要與月坡辭姻。月坡以女兒這個體格。要
覓一個會讀書的子弟為配。不肯輕易許尋常兒輩。月坡自來無甚產業。只靠坐館膳生。從古有硯田筆耒之說。
雖為冷淡。原是聖賢路上人。這一年在利津門龔家開館。龔家有個女學生。年紀也方九歲。東家有個盧生。附來
讀書。那盧生學名夢仙。以昔日邯鄲盧生。為呂洞賓幻夢點化。登了仙籍。所以這盧生取名夢仙。字從呂。其父盧
南村。是個富不好禮之人。其母姓賂。也不甚賢明。大雅都生得盧夢仙這個好兒子。自到龔家附學。本是聰明質
地。又兼月坡教道有方。年紀纔正十歲。書到讀了一腹。剛剛學做文字。却就會弄筆頭。長言短句。信筆而成。因資
性占了十分。未免帶些輕薄。一日見龔家女學生。將出一柄白竹扇子。畫着松竹花鳥。夢仙借來一觀。就拈筆寫
着兩行大字道。

一株松。一竿竹。一隻鳳皇獨自宿。有朝一日效子飛。這段姻緣真不俗。

寫罷送還女學生。女學生年小。不知其味。不想龔家主人出來看見。大怒起來。歸怨先生教訓不嚴。月坡沒趣。罰
盧夢仙跪下。將一方大石硯台。頂在頭上。正在那裡數說他放肆。不覺肩上扇子一拍。叫道。月坡為甚事。將學生
子這樣大難為。月坡回頭看時。却是最相契的朋友雷鳴夏。原是揚州府學秀才。月坡即轉身作揖。龔主人也來
施禮。賓主坐下。雷鳴夏又笑道。這學生為甚受此重罰。月坡將題扇的事說出。雷秀才笑道。雖則輕薄。却有才情。
我說分上就把頂石而跪為題。一樣照前體制。若對偶精工。意思親切。便放起來。若題得不好。然後重加責罰。盧
夢仙又依前對上幾句道。

一片石。一滴水。一條鯉魚難擺尾。今朝幸遇一聲雷。劈破紅雲飛萬里。

雷秀才見了大喜。叫道。有這等奇才。定是黃閣名臣。青雲偉器。我當作伐。就求龔家女生與他配成兩姓之好。龔
主人也是回嗔作喜。說道。果是奇才。但愧小女薄福。先已許子。不能從命。雷秀才道。東家不成。便來西家。月坡有
位令愛。想是年貌相等。何不就招他為婿。月坡正有此意。諫道。我是儒素。他是富家。只怕乃尊不肯。雷秀才道。
或者合是天緣。也未可知。待我與貴東同去作伐。料然他不好推托。道罷別去。雷秀才擇個好日。約龔主人同到

盧家去為媒。一則盧夢仙與李妙惠合該是夫妻。二來盧南村平昔極是算小。聽說行聘者儉。聘金又不受。正湊其趣。三則又是秀才為媒。自覺榮耀。因此一說就成。擇起吉期。行了聘禮。結為姻眷。到十九歲上。盧南村與夢仙完婚。郎才女貌的。是一對更兼妙惠從小知書。這種待公姑十分恭敬。舉動各有禮節。又勸丈夫勤學。博取功名。顯揚父母。夢仙感其言。發憤用功。至二十一歲。業首入學。以儒士科舉中禮記經魁。那時喜倒了盧南村。樂殺了駱媽媽。人都道盧南村一字不識。却生這個好兒子。中了舉人。因起了個渾名。叫盧從呂。為盧伯駱。隱着單牛之子。駱且角的意思。這是個背後戲語。盧家原不曉得。此時親戚慶賀雲集。門庭熱鬧。鄉里間。平昔與盧南村有些交往的。加倍奉承。問起分金設席。請他父子。夢仙見房師去了。止有盧南村獨自赴酌。飯至酒後。眾人齊道。盧大伯今日還是舉人相公的令尊。明年此時。定是進士老爺的封君了。我們鄉里間。有甚事體。全要仗你。看顧盧南道。這個自然。只是我若做了封君。少不得常要去拜府縣。不知帖子上該寫甚麼。生到了迎看館裡。不知還是朝南坐。朝北坐。這此禮體。我一毫不曉。內中一人道。我前見張侍郎。老封君拜太爺。帖子上寫治生。不知新進士封君。可該也是這般寫。盧南村道。一般封君。豈有兩樣。定然寫治生了。你可曾見是朝南坐。朝北坐。那人道。這到沒有看不得。眾人道。大伯不消費心。但問令郎相公。便明白了。南村道。有理有理。近處不走。却去轉遠路。酒罷散去。這此說。眾人又都傳開去。有那輕薄的。便笑道。怪道人叫他兒子是盧伯駱。果然這樣妙。又有個下第老儒。說道。這樣學生子。乳花還在嘴上。曉得什麼文章。偷個舉人到手也勾了。還要想進士。真是個夢仙了。這個話。又有人傳入盧南村耳中。那老兒平日。又不說起。直到夢仙會試起身。親友聚集。餞行。却說道。兒子你須要氣爭了。進士回來。莫要不用心。被人恥笑。夢仙道。中不中自有天命。誰人笑得。盧南村道。你不曉得。有人在背後談論如此。如此。又叫你是甚麼。盧伯駱。夢仙本是少年心性。聽了這話。不覺面色俱變。道。原來恁地可惡。把我輕薄也罷了。如何傷觸我父親。此恨如何消得。眾親俱勸道。此乃小輩妬忌之言。不要聽他。丈人李月坡也說道。背後之語。何足介意。你只管自己功名便了。夢仙道。若論文章。別個或者還抱不穩。我盧從呂。不是自誇。信筆寫去。定然高。高前列。眾高親在此。若盧從呂不能中進士回來。將烟煤塗我個黑臉。眾親道。忘這般說。此去定然高。高。為這上酒也。

不能盡歡快快而別。這一番說話分明似。

打開鸞鳳東西去。折散鴛鴦南北飛。

盧夢仙離了家鄉。一路驛驛。直至京師。下了寓所。因憤氣在心。足跡不出。終日溫習本業。候到二月初九頭場。進了貢院。打起精神。猛力的做成好篇文字。大抵鄉會試所重。只在頭場。頭場中了。試官之意。二三場就不濟也是中了。若頭場試官看不上眼。二三場總然言經濟字字珠璣。也不來看你的了。這盧夢仙自道這一篇文字。從肥鳴滿腦中流出。一個進士穩穩拿在手中了。好不得意。過了十二二場。到十四夜。有個同年舉人到他寓所來。商議策題。說方今邊疆多事。錢糧虛耗。欲暫停馬市。又恐結怨夷人。欲復闢屯田。又恐反擾百姓。只此疑議。恐防明日要問。如何對答。兩人燈前商議。未免把酒留連。及至送別就寢。却已二鼓。方纔着枕。得其一夢。夢見第三場策題。不問屯田馬市。却問鹽場。俱在揚州。鹽客多在江西。移鹽場。分散江西鹽。從何出。移鹽客。盡居揚州法。無所統計。將撥度兩處地宜。方欲躊躇。只見家人來報。貢院將以闕門。忽然驚覺。忙忙收拾筆硯。趕到貢院前。知已無及。那知場中已看中頭場。本房擬作首卷。有了二場。却没有三場。只得嘆口氣。將來抽掉。正是

只因舊日邯鄲路。夢裏盧生恨着鞭。

盧夢仙既不終場。即同下第。思量起在眾親面前說了大話。有何顏面去相見。只這眾親也還不大緊。可不被這背後譏笑我的笑話。思想了一回。道在家也是讀書。不如就此覓個僻靜所在。下帷三年。等到後科。中了回去。也還避了這羞臉。意欲寄封家信回去。又想一親是耐靜的。若寫書回去。一定把與人看。可不一般笑話。索性斷絕書信。到也泯然無迹。六凡讀書人最厲最執。母論書之大小。若執定一念。憑你蘇秦張儀。也說他不動。金銀寶貝也買他不轉。這盧夢仙止為出門時說了這句憤氣話。無顏歸去。也該寄書安慰父母妻子。知個踪跡下落。他却泥定成見。連書信也絕了。豈非是一團腐氣。夢仙尋了西山一間靜室。也不通知朋友。悄悄地搬去住下。這西山為燕都書院。果然好景致。怎見得。但見

西方淨土。七寶裝嚴。蓮花中幻出僧伽。不寒不暑。憐慢圓轉。尋極樂無古無今。燕子堂前。總是維摩故宅。婆樓

樹下。莫非長者新宮。急升香阜。悟得壽無量。願無量。相好光明無量。恨別寒林。還思小乘禪。大乘禪。野狐說法。乘禪。虛峰隱遠。扣泉飛蓮。注淵明。醉酒劍廣。開十笏。偏置三田。如來丈六金身。士子三年鐵硯。方知佛教通傷。教要識書堂。即佛堂。

盧夢仙到了西山。在菩薩面前。說下誓願。說着盧夢仙不得金榜題名。決不再見江東父老。自此閉門讀書。絕不與人交往。同年中。只道他先已還家。那裡曉得。那潘居士。此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盧南村。眼巴巴望這報錄人來。及至各家報絕。竟不見到。眼見得是不會中了。那時將已中的念頭轉。又已兒子還家。誰知下第的舉人。盡都歸了。偏是盧夢仙。信也沒有。一封南村差人到同年家去問。俱言三場後。便不見在京。只道先已回了南村。心裡疑惑。差人四處訪問。並無消耗。有的猜摸道。多分到那處。打秋風。鷄留住了。須有些采頭。然後歸哩。因這話說得近。盧南村將信將疑。又過了幾月。當地有人傳到一個凶信。說盧夢仙已死於京中了。這不是有意說謊。止因西安府商州。也有個舉人盧夢仙。會試下第。在監中。慮事身亡。錯認了揚州盧夢仙。以說傳說。直傳到盧南村家來。論起盧南村。若是有見識的。將事體詳審。個真偽。纔是。假如兒子雖死。隨去的家人尚在。自然歸報。縱或不然。少不得音信也。有一封方可據以為準。這盧南村是個不通文理的人。又正在疑惑之際。得了此信。更不訪問的確。竟信以為真。那時哭倒了李妙惠。號殺了賂媽媽。盧南村痛哭。自不消說起。連李月坡也長嘆感傷。說可惜少年英俊。有才無壽。與南村商議。女婿既登鄉榜。不可失了體面。合當招魂設祭。開喪受吊。料想隨去的家人。必無力扶視。回鄉。須另差人。將靈柩至京。收拾歸葬。南村依其言語。先挂孝開喪。扶柩且再從容。盧家已是認真。安有外人反不信之理。自此却道盧夢仙已死。把南村一團高興。化做半杯雪水。情緒不好。做的事件件不如意。日漸銷耗。更兼揚州一帶地方。大半民飢。官府設法賑濟。分派各大大戶出米。粶盧南村家事。已是箭條。選列在大戶之中。若兒子在時。還好去求免官刑。或者讓個情節。既說已故。便與民戶一般。盧南村無可奈何。只得變賣這格公事。那知水支之後。繼以旱蝗。疫癘。死者填街。慘不可言。自大江以北。淮河以南。地上無根青草。樹上沒一片嫩皮。飛禽走獸。盡皆餓死。各人要活性命。自己父母。且不能顧別人兒女。誰肯收留。可惜這。

二十四倫明月。五人何處吹簫。

那時盧南村家私弄完。童僕走散。莫說當大戶出米平糶。連自己也想要吃官米了。李月坡本地沒處教書。尋得個鳳陽遠館。自去暫度荒年。嘗言人貧智短。盧南村當時有家事時。雖則慳吝。也還要些體面。到今貧寒。漸漸做出窮形相狀。連媳婦只管嫌他吃死飯起來。且又識見淺薄。夫妻商議道。兒子雖則舉人。死人庇護。活人不得。媳婦年紀尚小。又無所出守。實在此終須不了。聞得古來公主。也有改嫁命婦。也有失節。何況舉人妻子。不如把他轉嫁。在我得此財禮。又省了一個吃死飯的媳婦。又有所歸完了終身。強似在此孤單。獨自熬清守淡。豈非一舉兩得。且此荒歉之時。好端端夫婦。還有折散轉嫁。各自逃命。寡婦晚嫁。是正經道理。料他也沒人笑得。駱媽媽道。此正是救荒之計。但媳婦平昔雖則孝順。看他性子。原有些執拗。這件事不知他心裡若何。如今且莫說起。悄悄教媒人尋了對頭。那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送他轉身。可不省了好些口舌。盧南村連聲道是。暗地與媒婆說。知那些媒婆中。平昔也有曾見過李妙惠的。曉得才貌賢德。兼備。即日就說一個富家來。成這親事。你道這富家是何等樣人。此人姓謝。名啟。江西臨川人。祖父世代揚州中鹽家。私鉅富。性子豪爽。年紀纔三十有餘。好飲喜色。四處訪覓佳麗。後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美婢六七十人。其他中等之婢。百有餘人。臨川住宅。屋宇廣大。擬于王侯。揚州又尋一所大房作寓。鹽股幾百餘錠。不時帶領姬妾。駕着巨艦。往來二地。是一個大揮霍的巨商。會帶觀的富翁。今番聞得李妙惠。又美又賢。多才多藝。願致白金百兩。彩幣十端。娶以為妾。盧南村聽說。肯出許多東西。喜出望外。與駱媽媽商議了幾句言語。來對李妙惠說道。娘子你自到我家。多感你孝順賢慧。不曾把我夫妻忘。我兒子中了舉人。只指望再中個進士。大家興頭。那裡說起。中又不中。連性命也不得歸家。我兩個老狗骨頭。命窮。自不消說。却連累你小小年紀。一般受苦。心上甚不過意。因此商量。不如趁這青春年少。轉嫁一人。生男育女。成家立業。豈不強似在此熬清守淡。恰好有個鹽商。願來結婚。今與娘子說明。明日便送禮來。後日過門。房中更有甚衣飾。你通收拾了去。我決不要你一件。李妙惠聽了。分明青天中打下一個霹靂。驚得魂俱喪。涕淚交流。說道。媳婦。自九歲結褵。十八子歸成婚。雖則三載誓盟。已訂百年。何期賊命不辰。中道捐棄。夫之不幸。即妻之

不幸也聞計之日即欲從殉。則以公姑無人奉養欲代夫以盡溫清。則僕人未歸。死信終疑。故思死以俟確音。倘果不諤。媳婦當勉盡心力。承侍公姑百年之後。亦相從於地下。是則媳婦之志也。何公姑不諫素心。一旦忽生異議。不計膝下之無人。乃強媳婦以改適。然未亡人雖出寒微。幼承親訓。頗知書禮。當甘玉碎。必不瓦全。再聽之言。請勿放齒。如必欲媳婦失節有死而已。說罷。號慟不止。廬南村只知要這百金財禮。那裏聽他這些說話。乃道娘子你有志氣。肯與我兒子守節。看承我兩人。豈不知是一片好意。一點孝心。但我今家事已窮。口食漸漸不周。將甚麼與你吃了。好守孤節。況且如此荒年。那家不賣男鬻女來度命。沒奈何也。想出這個短見。勸你勉強曲從。待我受這幾兩財禮。度過荒年。此便是你大孝了。妙惠聽了。明白公姑只貪着銀子。不顧甚麼禮義。說也徒然。想了一想。收了泪痕。說道。公婆主意已定。怎好違逆。只得忍恥再嫁。便了。但明日受聘。後日成婚。適是吉日。哭泣不祥。媳婦有兩件衣服。原是當時聘幣。如今可將去換些三牲祭禮。就今日在丈夫靈前祭奠一番。以完夫妻之情。廬南村見他應承。只是真好。生喜歡。說道。祭禮我自去備辦。不消你費心。妙惠道。還是把衣服去換來。也表我做妻子的真念。道罷。走回房中。取出兩件衣服。交與路媽媽。廬南村看了。想道。這衣服急切換東西。須要作賤。把來藏過。另將錢鈔去買辦。此時妙惠已決意自盡。思量死路。無過三條。刀上死。傷了父母遺體。河裡死。屍骸飄蕩。不如縊死。到得乾淨。算計已定。拈起筆來。寫下一篇祝詞。少頃祭禮完備。擺列靈前。妙惠向靈前拜了四拜。上香。陳酒已畢。又拜四拜。祝道。孝婦李妙惠。天心守志。奈何公姑不聽。強我改適。違命則不孝。順顏則失節。無可奈何。謹陳祭酒。叩泣几筵。英靈不昧。鑒我微忱。伏詞上祝。來格來歆。取出祭文讀道。

惟靈委慧
泉台夜帝
中道永違
泪枯繼血
長恨無窮

詞壇擅名
被蒼胡毒
遺我榮獨
自矢柏舟
銘膺刺骨

弱冠鵲起
生我無祿
死生契濶
荼苦甘嚙
天地有終

秋風鹿鳴
幼失恃庇
音容香絕
高堂不悛
捐軀何惜

奮翮南宮
惟親育鞠
懼此百憂
強以失德
英魂對越

鍛羽北濱
伉儷君子
五內摧裂
之死靡他
與君陳說

文星晝殞
琴瑟難移
涕泗滂沱
我心匪石
生則同衾

元則同穴。來則水清。去則玉潔。長辭塵世。待得泉閣。嗚呼哀哉。惟靈鑒徹。

請罷祭文。又拜四拜。焚化紙錢。放聲號哭一場。哭罷。又請盧南村老夫妻坐下。也拜四拜。說道。自今之後。公婆須自家保重。媳婦已不能奉侍了。盧南村道。娘子這事。我原不得已而為之。你到謝家。若念舊日情義。嘗來看顧我。也勝是看經念佛。李妙惠含糊答應。自歸房去。那駱媽媽比老兒又乖巧幾分。心裡猜疑道。媳婦這個舉動。不像真心肯嫁的。莫不做出甚麼把戲來。暗自留心觀看。見房門已是閉上。悄悄地張時。只見將過一個枕兒。放在床前。踏將上去。解下腰間麻經。吊在床簷上。做個圈兒。套在頸上。驚得駱媽媽魂散魄飛。把房門亂打。叫道。娘子你怎麼上這條路。斷使不得的。又叫老官快來。媳婦上吊哩。那老兒聽見。吃了一驚。連奔來救。走來打開房門。妙惠已是踢倒。枕兒懸空掛下了。老夫妻連忙救下來。扯去麻經。盧南村教阿媽安慰。自往外邊。李妙惠哭道。婆婆何不方便了。媳婦却又解放我下來。駱媽媽也帶着哭泣。勸道。事體雖則公公不是。肯不肯還在於你。怎就這般短見。李妙惠道。公公念媳婦年小無倚。教我改嫁。原是好意。但媳婦自想幼年喪母。早年喪夫。又值此凶荒孤窮之命。料想終身無好處。若一嫁去。又變出些甚麼事故來。豈不與今日一般。為此不如尋個自盡。到得早生淨土。駱媽媽道。一朵花纔放。怎說這樣盡頭話。快快不要如此。待我與老官兒商量。再從長計較。李妙惠道。多謝婆婆。媳婦難得了。駱媽媽勸了一回。也走出房去。妙惠雖則一時聽勸到底尋死。是真求活。是做南村夫婦恐怕三不知。做出事來。反擔着鬼胎。晝夜防守。背地商量道。這樁事到弄得不好了。你我那裡防備得許多。一時間弄假成真。上了這條道路。李親家雖在鳳陽處館。少不得要把個信兒與他。倘或回來。翻轉臉皮。道是逼勒改嫁。不從而死。到官司告起狀詞。這樣竊迫之時。可是當得起的。如今還是怎樣處。駱媽媽想了一想。說有個道理在此。媳婦嘗說。姨娘家媽媽是個孤孀。就住在李親家隔壁。媳婦女工針指。俱是他所教。如嫡親母子一般。前年兒子中了。也曾接來吃酒。你可去央他來勸諭媳婦。自然聽從。盧南村依了媽媽。即便到方姨娘家去。相見禮畢。將媳婦改嫁不從尋死的話。實實告訴一番。說將來央求姨母到舍勸解。方姨娘聽罷。沉吟了一回。答道。甥女是少年性子。但知夫婦恩深。那曉得守寡的難處。南村因這句話。投機心裡。喜歡隨口道。可是守寡是個難事。娘子只道我是

歹意生起短見。姨母若勸得他轉，自當奉謝。方姨娘笑道：這到不勞親家費心，非義之物，老身自來不取的。况甥女是執性的，也未必肯聽。親家先請回，老身隨後便來。南村歸不多時，方姨娘已至駱媽媽相迎，送入媳婦房裡。道：姨母請坐，待我去點茶來。姨娘看妙惠斬衰重服，麻經攔腰，愁容慘戚，淚未乾。一見姨娘，向前驚福，愈加悲切，哽哽咽咽，那裡說得出一個字兒。方姨娘攙住了手，把袖子與他拭淚，道：賢甥女，怎哭得這個模樣。休得過傷，恐壞了身子。妙惠道：兒已不願生了，還願甚麼身子。方姨娘道：你休執性，夫妻恩情雖重，然生死各有命數。做姨娘的，當日姨夫去世，也願以死相從，因死而無益，所以今日還在。妙惠道：姨娘當日無有意外之變，是以苦守清節，得至於今。甥女雖然愚昧，志願豈不亦欲如此。無奈公婆錯見，強我改嫁，苦心極言，弗能回聽，故不得不以死為幸。方姨娘道：我因聞知有這些緣故，為此特來看你，但死而有益，我也不勸你了。只可惜死而無益，可不枉了一死。妙惠道：以身殉夫，婦人常事，有甚有益無益。方姨娘道：你且從容，待我慢慢與你講這道理。若說得是你便聽了，說得不是一憑你自家主裁，何如。妙惠聽了這話，便止住號哭，恰好駱媽媽送進茶來。彼此各敘寒溫，說些閑話。茶罷，擺過酒肴，款待。留住過夜，到了晚間，妙惠請問死而有益無益的緣故。方姨娘道：女子以身殉夫，固是正理，然其間亦有權變之道，却不可拘泥所見。古來多少婦人夫死之日，隨亦自盡，這叫做烈婦。雖則視死如歸，正氣凜凜，然終比不得節婦。却是為何。這烈婦乃一時憤激所致，念如節婦，自少至老，閱歷多少寒暑風霜，淒涼寂寞，自始至終，冰清玉潔，全節完名，可不勝於烈婦幾倍。妙惠道：甥女初意原不欲死，止為公婆要我改嫁，纔興此念。方姨娘道：你且慢着，待我說來。歷自來婦人既失其夫，喚做未亡人。言所欠唯從死耳。做節婦的，豈不知以身殉夫，反得乾淨，却肯受這許多淒涼苦楚。其間或有公姑別無兄弟，若夫君已死，父母誰養，故不得不留此身以代丈夫代養，或無公姑，却有子嗣，或在襁褓，或在推年，若還隨夫身死，孤兒誰育，又不得不留此身。為大撫養成立，承紹宗祀，故節婦不似烈婦，止全一身，所以為貴。象你雖無子嗣，却有公姑，理當代夫奉侍，養生送死，不啻遭此歲荒家窘，要你改嫁為朝夕薪水之計。此或出於不得已，未可知也。你若一旦自盡，公姑不惟不得嫁資，以膳餘生，反使有逼嫁不義之名。烈則烈矣，但不能為丈夫始終。父母恐在九泉，亦有遺恨。此便是死而無益。妙

息道：「拔姨娘所言，還當如何？」方姨娘道：「依我主意，不若反從權順從，改適以財禮為公姑養老之資。你到其家，從實告以年荒歲歉，公姑有命改嫁，非本心，况是孝廉結髮，義不受辱，仁人君子何處無之？倘此人慷慨仗義，如馮商還妾故事，完璧仍歸也。未可知，設或其人如登徒好色之流，強成伉儷，那時從容就死，下謝盧郎如此則公姑又不失所望。在你孝義節烈之名，兼得這便是死，而有益妙惠聽了，倒身下拜道：「姨娘高見，甥女一如所教便了。」方姨娘扶起，遂各就寢。到次日，方姨娘與南村說：「舍甥女已聽老身勸諭，情願改適親家，只管受聘便了。南村大喜道：「謝姨娘費心。」方姨娘又道：「王婚改嫁，在親家自是不差，但慮家媳婦却是李宅女兒，舍親李月城又是執性的人，若不通知，後來埋怨不小。還該寫書道達他，纔是。趁我在此，與你覓便寄去。」南村道：「姨娘說得有理，但要寫書却是難我了。這事又不好央人代筆，只得胡亂寫幾句，與他罷。」提起筆來，真是十斤之重，糊塗墨寫出幾個字來，寫道：

南村拜見李月城。今年歲荒者，家裏窮無飯吃矣。娘子苦之轉身去也。現有方姨娘做保山，不是我與房下單毛。白付你親家年前放學歸來，可到晚女婿鹽商謝客人處問令愛便知焉。

寫罷交與方姨娘。姨娘看見大笑。南村道：「想必姨母肚裡通達，我書中許多學問都改得出的。」方姨娘又笑道：「親家大才，那裡便解得出，可將來封好。」妙惠道：「甥女少不得也要寫幾個字兒與令爹待我。」一并封罷，遂取過筆硯寫道：

兒妙惠百穢，拜上父親電覽。父之許配盧生，真如郭愛，延明卻憐逸少乘龍，未幾即赴春闈，豈期杏花馬上郎，退三舍避之不克，沉舟破釜，徒作李方叔抱恨重泉，雖曰命數有定，然亦與經濟清者何異？計昔遠來，雖非寔有所據，然寒霜再易，豈真鱗絕網羅，鴻歸增繳，死者既已無知，生者愈多桎梏，忍將白銀奪我青燈，夜哭既非朝餐，猶嗚愧遠我父母兄弟，理宜主掌於他人，琵琶自抱，生死為鄰，此未可以筆墨傳，且不能以須臾決也。惟痛母骨早寒，父恩未報，此去或作鬼燐殘焰，隱躍吾父床頭，是耶非耶，見於無形，聽於無聲，或將鐵馬嘶風，作兒子夢中環珮，從此泣血，問寢永無期矣。

寫罷將南村書共做一封付與姨娘方姨娘收了即作辭歸家妙惠送出堂前堂衣說道從此一別永無相見之期除非索我音笑於夢中耳道罷涕泗交流方姨娘也慘然洒淚而別廬南村就去教媒婆促謝家行禮謝啟即日納聘擇吉過門依然高抬花轎笙簫管樂迎到寓所妙惠拜見謝啟送入房中外邊有眾鹽商及鄉里親戚俱來開新房慶喜大吹大擂直飲到三鼓方散謝啟已是爛醉如泥扶入房中和衣躺在床上打鼾如雷早有了頭報知謝啟繼母艾氏傳話分付眾媒各自去睡止留一人在房服事原來謝啟父親喚做謝能博當先在揚州行鹽因喪了結髮就在揚州尋親這艾氏原是名門舊族能博娶為繼室是時謝啟年方三四歲艾氏撫養猶如親生謝啟事之亦如嫡母極其孝順一字也不敢違忤這晚因是孤身故此不出來受拜當下眾婢答應出去伴婆多飲了幾杯酒也覺睡魔來到說道夜深了請新娘安置妙惠道你自穩便伴婆得了這話趕着了頭們去尋個宿處這服侍了頭也請妙惠安寢妙惠亦教他去睡獨自裏煩而坐直至天明伴婆婢婦俱起身進房看見妙惠端然坐着盡皆驚訝須臾謝啟睡醒坐起方知夜來大醉不曾解脫衣服不知新人怎樣睡的喚過了頭問說是坐至天明自覺不雅暗稱慚愧急起身向外邊書房中梳洗一會兒差了頭進來分付伴婆服事新娘到堂中拜見婆娑此時妙惠身不由主只得出去纔走出房門又有了頭來說奶奶請新娘到房中相見罷遂引入房中向艾氏行個四拜之禮艾氏教取過杌兒坐于旁邊了頭方纔進茶只見謝啟進來作揖禮畢也就坐下艾氏以妙惠是同鄉分外覺得親熱及叙起家門却又與李月坡是表兄表妹一登親上加親歡喜不勝妙惠暗想有此機會不將真情說出更待何時遂雙膝跪下再拜道李妙惠有苦衷上冀望婆婆矜憐則個口中總說這兩句話不覺已是泪流滿面艾氏連忙扶起道有甚事恁般苦楚妙惠含淚說道妙惠幼許廬門十八出嫁成婚三載夫中鄉料方以為家門慶幸那知會試北上竟為長往又值連歲凶荒家業盡傾公姑之食計無所出乃議嫁妾以支朝夕意欲不聽則兩親必難保全故忍死順命蒙姑就婚今已至此又復何言第婦人從一而終人所皆知豈妙惠幼承親訓反不識此實以救飢無策姑就權宜伏望仁德愍念素心全我節操則自今已往之年皆出所賜艾氏聽了說道原來有這些緣故但在廬家節操可全既歸謝門如何得全妙惠見艾氏略無周全之意不覺面色俱變

又道婆婆既係老父雁行。若辱猶女子婢妾之類。不惟妙惠寒心。恐在婆婆亦為不雅。况妙惠以儒家弱女。鄉有妻房。禮無再醮。又不受辱。矢志捐生。已決于去房歸謝之時矣。所以不即死者。將謂昔時蘇公有焚券之舉。韓琦有還妾之事。仁人君子。何代無之。今謝郎門第。素高仁德。久著且聞。後房佳麗如雲。無需妙惠一人。何不效二人種此陰功。曲全孤寡大節。倘必不見捨。即當就義。言盡於此。一推尊裁。妙惠此時辭色俱厲。有凜凜不可犯之狀。謝啟為妙惠才色。故不惜厚聘。那知變出這光景。大是駭異。因繼母在前。不敢開口。艾氏聽了。沉吟不語。舉目看妙惠面色。已如死灰。暗想此女若強以失身。必致喪命。彼則全名全節。反類吾子受不義之名。或有奸徒假借公道。搆覺生端。希圖獲利。在我家雖無大害。亦有小損。不如如此。兩相保全。乃道你志氣雖則可敬。然既來我家。便是謝門人了。如何像得你意。又對謝啟道。新婦是我表姪女。其意高是執迷。且暫留伴。我從容勸轉。那時送你歸房。謝啟只得唯唯而退。正是

滿腔撥雨撩雲意。反作停歌罷舞人。

謝啟已去。艾氏對妙惠道。總之我無嫡親骨肉。你無內外恩親。姑媳是虛母子。亦假目。今只收拾西房。你且暫時伴我。可保全你。不破壞名節。妙惠連忙下拜道。若得婆婆如此施仁。妙惠生則奉侍百年。永執巾櫛。死則結草酬恩。艾氏又問道。你既讀書識字。可曉得寫算麼。妙惠道。寫算從幼所習。極是諳練。艾氏道。如此甚好。我子出入財貨賬目。俱我掌管。故此往來。是必同行。你既能寫算。可代我管理。妙惠應諾。自此朝夕不離。左右情同。母子又過數日。謝啟起身歸家。領着婢子。自在一船。艾氏同妙惠。又自一船。前後解纜開船。離了揚州。出瓜步。入江。艾氏要到金山。山遊玩。繫舟山下。與妙惠同上山遊去。偏了金鱗峰。蜘蛛洞。妙室。岩日照。岩裴公洞。晒金台。留雲亭。轉看郭璞墓。善財石。瘞陀石。石排山。處處遊之不迭。觀之不盡。妙惠有事關心。勉強應承而已。轉過方丈。見僧家筆墨在紫。遂向壁上題詩一首。詩云。

一自當年折鳳凰。

至今消息兩茫茫。

蓋棺不作橫金婦。

入地還從折桂郎。

彭澤曉煙歸宿夢。

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題向金山寺。

高掛雲帆入豫章。

題罷後寫揚州舉人房夢仙妻妙惠題書罷艾氏看此點頭嘆嘆遊玩一番仍復下船揚帆經往臨江而去

可憐節操冰霜婦 却做離鄉背井人

却說房夢仙在山讀書倏忽便是三年又當會試之期收拾書行李來到京師禮闈一戰春榜高登中了成化丁未進士報錄的打到房家把房南村夫婦慕地一驚方知兒子尚在連忙將靈位焚燒又懊悔媳婦一段情由然已悔之無及但聞別人家報進士熱鬧不可勝言惟房家冷落如故不過幾時夢仙家報也到方曉得他向在西山讀書夢仙觀政三月除授行人之職方纔受職憲宗皇帝駕崩洪治帝登位政令一新凡新進之士不許歸避曠廢職夢仙因昔年為鄉黨所訕詬急欲畫錦歸以舒此氣為此不想迎接家眷入京那知功令森嚴不敢給假欲尋便差回家候了幾月恰好開館修憲廟實錄分遣廷臣往各省採訪事跡夢仙討了江西差回到父母却不見了奶奶詢問何在房南村夫婦隱諱不得從實說出許多緣故再三招認不是夢仙外貌伴言妻子如衣服穿一層又一層何足介意心中却想父母多大年紀如何作事恁般苟且這樁事體到貽笑鄉里又想妙惠妻子他平素自負讀書知禮一旦乃至於此可見人常時誇說忠孝節烈總屬浮談直至臨時方見真假因父母說當年曾央方姨娘勸妙惠改嫁即便親自往見細問彼時情景方姨娘將房南村逼嫁妙惠自縊及央去勸諭方始肯從的事說出乃道舍甥女心如銖石斷不受污但去後不知死生若何耳又埋怨道賢甥婿雖為功名也該寄書安慰父母妻子如何鱗鴻杳絕致使悞听凶信變生意外害了舍甥女夢仙聽了誓死不肯失節這一段不覺眼中流下泪來懊悔自己不通書的不是然心中也還半信半疑又問丈人李月坡的踪跡方姨娘道連年久館風陽從未歸家向日甥女去時與令尊俱有書寄去也無回信近聞在彼甚是安樂夢仙即向方姨娘討紙筆寫書一封央他有便寄去遂作辭回來心中十分鬱鬱不樂只見雷鳴夏秀才投帖相見分賓主坐下嗎夏先行拜賀後叙寒溫却又恐觸他心事說記得當年鳳凰獨宿一個鯉魚之對預卜奇才今日果不失望夢仙道只因此對不祥招了忘恩之婿夢仙擊着再嫁之妻雷鳴夏道此事聞知甚熟大非尊夫人之意但言之既碍於兩位尊人至若夫人踪跡又不便子兄長莫如隱而不發方為兩得前日利津門龍家之女望門守寡倘兄長

不棄續此良緣不揣特作伐未審尊意若何夢仙道不才止因一念之差致使家中大變五內如焚何心及此且
欽限緊急即日就行這還不敢奉命鳴夏道既如此且待兄長江西事竣回府再來商議道罷便要起身夢仙留
住小飯明日又送書儀一兩夢仙在家月餘起程前往江西出了瓜洲開口舟過金山分付船頭泊船登山遊覽
山僧遠來相迎陪侍徧遊諸景行過方丈拾頭忽見壁間妙惠所題之詩又驚又恨却如萬前攢心細玩詩中意
味知妙惠立志無他方姨娘之言果然不謬但已落在人手無從問覓怎生奈何正是

混濁不分鱧共鯉

水清方見兩般魚

此時已無心玩景急使下船將詩句寫出把玩不忍釋手直至歎歎涕泣雖則出使官府威儀顯奕他心中却似
喪家之狗無投無奔一般順風相送順水相催不覺早到江西拾頭望見藍船停泊河內不止數百猛然想起初
入京師那年二月十四夜夢各鹽場積在揚州鹽窖多在江西今想詩中彭澤瀟湘豫章之語我妻子多因流落
在此從中探問或有道理舟之馬頭灣泊早有館驛差役報知地方官不多時府縣司道撫按俱來相拜請酒好
不熱鬧最後一位官員來拜乃是布政使徐某其子却與夢仙是同榜進士年伯年姪與別位不同相見之時分
外另有一種親誼徐方伯道老先生以劉向之才子長之筆定使汗簡有種石渠增色夢仙心事不盈無有主意
因想徐方伯老成歷練必有高見何不謀之于彼乃答道老伯年在上寔不敢瞞年姪齊家有愧報國未遑徐方
伯愕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夢仙將頭一展兩家從人會意盡皆迴避夢仙方伯各把椅兒搬近四膝相對夢仙
低低說當年會試去後如此如此袖中取出詩來呈與徐方伯觀看徐方伯接詩在手一頭點頭一點計較答道
據着此詩尊聞保無他志舊夢必有奇驗但未知可在舟中且以出使尊官訪問嫁妻既難於啓函縱或尋着名
聲不雅莫若用計取之老大門下有一蒼頭極其巧黠差他去探听定有着落夢仙打恭道全仗老年伯神力周
全原來這蒼頭是徐方伯貼身服事的當下隨喚過來將就裡與他說知蒼頭將詩細細讀了凡徧低首想來一
想稟道小人有个道理在此了夢仙欣然問道有何妙策蒼頭道如今且慢說待小人做出便見夢仙即喚家人
先賞他三兩銀子蒼頭遂叩謝而出徐方伯也作別起身這蒼頭真个是

古押牙復出人間。崑崙奴再生塵世。

且說蒼頭讀熟了這八句詩，寫了一隻小船，船中擺着幾個酒罈，搖向鹽船邊，叫一聲賣酒，隨口就教出這八句詩來，分明是唱山歌一般。在鹽船幫中搖來搖去，一連弄了三四日，並沒些動靜。那鹽船上人千人，見他日日在此賣酒，又不見歌甚，所詩都笑道：「常言好曲子唱了三遍，也要口臭了。」蒼頭道：「好曲子唱三遍，好詩唱三千遍，何妨？」又有一舡上問道：「你賣甚麼酒？」蒼頭道：「我賣狀元紅。」舡上又問：「可賣菜？」蒼頭道：「我賣菜狀元。」舡上又問道：「如何賣？」狀元蒼頭道：「狀元是越五娘。」舡上又笑道：「滿口胡柴。」蒼頭道：「胡柴倒沒有，只有些胡揆。」些紅娘子與我只此半真半假，似醉似痴，又轉舡搖過，一鹽舡邊叫了一聲賣酒，便停棹輕歌這詩。舡上又有人問：「賣甚麼酒？」蒼頭道：「賣翡翠清。」舡上道：「若是渾的，便不要。」蒼頭道：「也不渾。」揚州新進士盧葦仙初選行人，沒有賍私，何渾之有。這兩句話還未完，只見那邊一隻大舡上，水窗開處，一個女人在艙門口，將手一招。蒼頭望見飛也似搖近舡旁。這女人便是盧葦仙的妻房李妙惠。原來謝啓自前年回歸臨川，因酒色過度，得了個病症，在家醫療，不能痊愈。後來虧一個醫與他，灸了養火半年，方得平復。這時總領婢妾到揚州盤帳，妙惠也欲回鄉訪問父親消息，隨着艾氏一齊同行。依舊母子各舟，路徑省城，眾鹽舡大半是謝啓的。為此也暫泊于此，不想湊巧，正遇盧葦仙到此尋覓。當下李妙惠化聲問蒼頭：「你是何人？」來此講這話。蒼頭說：「徐布政老爺，差我打听盧進士妻子李妙惠，喫了一驚，說盧葦仙已死京師，久了，何得還在？」蒼頭應道：「死的是商州盧葦仙，是舉人，不是進士。今是揚州盧葦仙，是盧南村的兒子李月坡的女婿，是進士，不是舉人。妙惠道：「如今盧進士在那裡？」蒼頭將手一指道：「遠遠那隻大舡，一座行人司牌額，便是盧葦仙原配李氏。昨日見你歌這首詩，只因船上耳目多，不得空際問你。今幸商人入城，其母亦往鄰舟事，在今宵，萬勿遲誤。」將手一揮，蒼頭轉棹如飛，回報盧葦仙。又驚又喜，賣與酒飯，畢竟讀書人聰明，想起鹽船高大，蒼頭船小，上下懸絕，都不好過船。自己座船移去相傍，必然驚動他。舡上人俱是不安，催起一隻八將快船，又選四個便捷水手，在舡相幫。捱至夜靜更深，教蒼頭小舡先行，觀探。禁舡隨後，蒼頭掉到船邊，妙惠已在艙口等候。兩下打個照會，船輕輕棹近船旁，也還上下相懸。水手連忙搭上跳板，打起扶手，說時遲那時快，妙惠一見舡到，即跨出艙門，舉足登跳，踏着扶手，跑下舡中。水手收起跳板，扶手依舊輕輕盪開，到

了河中央方纔一齊着加望着座船飛也似棹來。那鹽船上人正當睡熟更無一人知覺。這纔是折破玉龍飛彩鳳。掣開金鎖走蛟龍。

盧夢仙在座艙中。衰塌以待。水手來報奶奶已到。夢仙大喜。即起身迎入艙中。夫婦相見。分明似夢裡一樣悲喜交集。各訴衷情。自不消說。起夢仙賞蒼頭白金十兩。作書報謝徐方伯。方伯前來慰慶。這也不在話下。只有謝啓失了妙惠。差人訪察。纔知妙惠夫未死。中了甲科。出差至此。令人尋探着了。差人取去。方明白前日賣酒歌詩詐痴不顛的老兒。正是他所差之人。謝啓將這事述與艾氏。說不道此婦後來還該是詰命。夫人看起來有福分的骨氣。自是不同。彼時他不以死生易念。患難衰節。到今歸去。白璧無瑕。好不與丈夫爭氣。艾氏道。當日我見他言辭激烈。故此曲為保全。那時若是死了。你的是非至今也還不乾淨。又道。向來我托他管理這些財物。賬目臨去條分縷悉。封識宛然。絲毫不可。此亦常人所難。謝啓道。李氏在此。已住三年。他自己說。堅持節操。怕人還未信。兒子意欲去見盧進士。表白一番。一則顯他矢志貞烈。二則表母親保全恩義。三則也見兒子不壞。他行止。再把當時服事的使女二人送與。更見母親掛念之情。也博个仁厚之名。母親以為何如。艾氏點頭道。這也使得。謝啓隨即至盧夢仙船上來請見。從人將名帖送入艙中。夢仙看了。到喫一驚。對妙惠道。謝啓時來見我。是甚意思。妙惠道。他是富商。你是進士。恐有芥蒂于心。故來修好。然此人亦有可敬之處。我初至其家。止見兩次。自後遵母命。未嘗再齒及于我。且費他三年衣食。亦可稱仁孝矣。假使妙惠落於他人。安能得至今日。相見之間。莫把他忘。慢夢仙听了此話。即出接見。分賓主而坐。謝啓歷叙妙惠矢志不辱。并其母保全這些緣故。說小子冥陽于不知。望老大人矜恕。這一篇話。與妙惠自言一毫無二。愈見得精金百鍊。夢仙謝他母子厚德。謝啓又道。其母。憶念送兩個使女表情。夢仙堅卻不受。謝啓不好相強。遂作別起。身仍就領回。夢仙要去答拜。妙惠道。當年公公曾得其百金。禮幣我既不從。受之無名。供我三年。亦宜補還。如此方見恩義分明。去來清白。夢仙亦如其言。備下禮物。妙惠又具香帕玉花之類。寫書一封。致謝艾氏。夢仙到謝啓船上。相見禮畢。畧叙寒溫。即喚從人將禮物陳上。道其所以。謝啓如何肯受。夢仙不听。教從人連盒子放下。而別。謝啓又差人來。艾氏收受。復書致謝。其餘書皆璧還。夢仙又

差人送去。如此往覆幾番，謝辭推辭不過，只得收了。將來捨與鉄樹宮中修理廟宇。那時妙惠貞即之事，得布着城撫按三司都來拜問，欲要題請旌表。夢仙恐影其父逼嫁之短，再三阻止。話休煩絮。夢仙事完起身後，命妙惠思愈，父親久竊遠館，船到南京，寫書差人到鳳陽，通知歸家。此時夢仙情懷舒暢，一路從容緩行，觀看景致，非止一日。已至揚州，泊舡河下。他是欽差官，驛館中自有職事轎夫迎接。夢仙夫妻一齊上轎，方欲起身，本府新任太守卻是同年驛中傳報了，即來相拜。已至舡邊，夢仙分付家眷先回，自己復下船迎見。其時盧南村已知兒子回來，老夫妻都在門首觀望。只見轎役前呵簇擁，一乘大轎，來至門首，隣里并過往人都攢攏觀看。見轎轎道奶奶在裏邊，還不閃開。南村听了，不覺失聲，向着駱媽媽道：「兒子卻在江西娶親了，這事怎麼處。原來盧南村因賣了媳婦，自覺惶愧，及雷秀才來說，說家姻事。夢先未允，待到行後，也不管兒子肯不肯，竟自行聘，先娶來家。幸兒子回來，結親，以贖昔年逼嫁媳婦之罪。那家巴巴不得，招个進士女婿，所以一憑南村主張。今番見說轎內是奶奶，這件事可不又做錯了。為此驚訝起來了。正沒做理會，只見轎中走出來的，不是新娶的奶奶，却是當時賣去的媳婦。一發驚訝不已。妙惠拜見說：「媳婦不能奉侍，朝夕在念，不知公公婆婆一向安樂麼？」南村夫婦滿面羞慚，况兼心中有事，只說得一句多謝你記挂，這一向也好。更無暇問與兒子會合的事。連忙叫人去尋雷秀才來商議，須臾夢仙雷鳴夏復到。南村扯雷秀才到半邊，說如此如此。如今還是怎樣。雷鳴夏道：「既李夫人已歸，家裏的做二夫人便了。何難之有。隨對夢仙說：「知夢仙因妙惠受了這番挫折，不允，後有人和李妙惠金山壁上元韻以頌其操，詩云。」

一自當年折鳳凰。

異榜信傳同表字。

第三回

浩浩如天敦與倫。

跪乳羔羊知有母。

澤陽西下水茫茫。

賣鹽人有淡心腸。

王本立天涯求父

生身萱草及靈椿。

反哺烏鳥不忘親。

題殘魚素先將父。

方知完壁人間少。

當思鞠育恩無極。

至于犬馬皆能養。

人于緣何昧本因。

泣罷菱花未死即。

彤管增輝第幾章。

還記劬勞苦更辛。

入于緣何昧本因。

話說人當以孝道為根本。餘下都來是小節。所以古音賢聖首先講个孝字。比如今人讀得幾句書。識得幾個字。在人前賣弄。古人那一个行孝。是好兒子。那一个敬哥。是好兄弟。將日記故事上所載王祥卧冰孟宗哭竹。姜家一条布被田氏一樹梨花。長言短句。流水說出來。恰像鸚哥學念阿彌陀佛一般。好不入耳。及至輪到身上。反生照管不來。可見能言的儘不能行。反弗如不識字的到明白。知我其深。真不敢把父母輕慢。總之孝不孝。皆出自天性。原不在于讀書不讀書。如今且先說一个忘根本的讀書人。權做個話頭。明朝洪武年間。錢塘人吳敬夫。有子吳愷。官至方面。遠任蜀中。父子睽違。又無音耗。敬夫心中牽掛。乃作詩一首寄與兒子。其詩云。

劍閣凌雲鳥道邊。

路難闢說上青天。

山川萬里身如寄。

鴻雁三秋信不傳。

落葉打窗風似雨。

孤燈背壁夜如年。

老恆一掬鍾情淚。

幾度沾衣獨泫然。

此詩後四句。寫出老年孤獨。無人奉侍。這段思念光景。何等悽切。便是土木偶人。看到此處。也當感動。方知吳愷。會戀祿位。全不以老親為念。竟不想歸養。致使其父日夕懸望。憂念而亡。愷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珍誇。其妻之賢。並不念及於父。友人瞿祐聞之。正言誚責。羞得他置身無地。自此遂不齒於士林。此乃衣冠禽獸。老教習。奉勸為人子的。算要學他。侍在下另說一个生來不識父面的人。却念着生身重恩。不憚萬里程途。十年辛苦。到處訪尋。直至父子重逢。室家完聚。人只道是恩緣未斷。正不知乃。

孝心感格神天助。

好與人間做樣看。

說這北直隸文安縣。有一人姓王名珣。妻子張氏。妻兩口。家住郭外。廣化鄉中。守着祖父遺傳田地。山場。總來有百餘十畝。這百畝田地。若在南方。自耕自種。也算个温飽之家了。那北方地高土瘠。雨水又多。田中栽不得稻禾。只好種些。如小米。豆。麥之類。山場陸地。也不過植些梨。栗。桃。梅。桑。麻。蔬菜。此等人家。靠着天時。憑着人力。也儘好過活。怎奈文安縣。地近帝都。差役煩重。戶口日漸貧耗。王珣因有這幾畝田產。報充了里役。民間從來喚做累弯病。何以謂之累弯病。假如常年管辦本甲錢糧。甲內或有板荒田地。逃亡人丁。或有絕戶。產去粮存。俱是里長賠補。這常流苦尚可支持。若輪到見年。地方中或遇失火。失盜。人命。千連開濟。盤剝做夫。當夜事件多端。不勝

數計。俱要煩累。要煩累見年。然而一時風水緊急。事過即休。也只算做雲煙。若還不打緊。惟挨着經催年分。便是神仙。也要難眉。這經催乃是催辦十甲錢糧。若十甲拖欠不完。竟比經催。或存一兩甲不完。也還竟比經催。其間有那奸猾鄉霸。自己經催年分。逞兇肆惡。追逼各甲。依限輸納。及至別人經催。却持強不完。連累比限一年不完。累比一年。一月不完。累比一月。輕則止于杖責。重則加以枷杻。若或如令森嚴。上官督責。有司劾罰。那時三曰一比。或鎖押。或監追。分毫不完。却也不放。還有管糧衙官。要饋常例。縣總糧書。散家小甲。押差人等。各有舊規。催做牌票。雪片加交。差人个个如狼似虎。莫說雞犬不留。那怕你賣男鬻女。總是有田產的人。少不得燈盡油乾。依舊做逍遙百姓。所以喚做累官病。要知里甲一役。立法之初。原要推擇老成富厚人戶充當。以為一鄉表率。替國家催辦錢糧。鄉里敬重。遵依輸納。不敢後期。官府也優自委任。並不用差役下鄉騷擾。或有事到于公庭。必降顏傾聽。即有錯誤處。亦不過正言戒諭。為此百姓不苦于里役。官府不難于催科。那知相沿到後。日久弊生。將祖宗良法。美意。盡皆變壞。善之胥吏為奸。生事科擾。一役未完。役又興。差人疊至。索詐無窮。官府之視里役。已如奴隸。動轉便加杖責。佃戶也日漸頑梗。輸納不肯向前。里甲之視當役。亦如坑窰。已不能解脫。自此富室大家。盡思規避。百計脫免。那不中戶。無能營為的。却拿報充當。若一人力量不及。就令兩人合充。至于窮鄉下里。常有十人朋合。願充者。既高奸徒。遂得俟身就役。以致欺瞞良善。吞嚼鄉愚。串通吏胥。侵漁隱匿。拖欠無所不至。為此百姓日漸貧窮。錢糧日漸拖欠。良善若被報充。里役分明。犯了不赦之罪。上官官府敲撲下受。差役騷擾苦楚。受累千千萬萬。也說不盡。這王珣却是老實頭。沒材幹人。雖在壯年。只曉得巴巴結結經營。過活世務。一些不曉。如何當得起這個苦役。初報役時。心裏雖慌。並無門路擺脫。只得逆來順受。却不知甚麼頭腦。且喜甲下賠糧。賠下不多。又遇連年成熟。錢糧易完。全不費力。及輸到見年。又喜得地方太平。官府省事。差役稀少。雖用了些錢鈔。却不曾受甚棒責。也不見得苦處。他這道經催這役。也無過如此。遂不以為意。更有一件喜處。你道是甚喜。乃是娘子張氏新生了一個兒子。分晚之先。王珣曾夢一人。手執黃紙一幅。上有太原二字。送入家來。想起莫非是個識兆。何不就将來喚個乳名。但太字是祖父之名。為此遂名原兒。原來王珣子息。宮見遲。在先招過幾個女胎。又都不

育其年已是三十八歲。張氏三十五歲。纔生得這個兒子。真個喜從天降。親隣闔分作賀。到大大的費了好些歡喜錢。一日三。三日九。這孩子頃刻便已七八個月。日恰值十月開徵之際。這經催役事已到大抵賦役四方各別。假如江南蘇松嘉湖等府糧重。這徭里丁人等項便輕。其他糧少之地。徭役丁銀稍重。至于北直隸山陝等省。糧少又不起運。徭役丁銀等項最重。這文安縣。正是糧少役重的地方。那知王珣造化低其年。正逢年歲欠收。各甲里長道。一來他樸實可欺。二來藉口荒歉。不但糧米告求蠲免。連徭役丁銀等項也屯劉畧賴。俱不肯上納。官府只將經催嚴比。那糧官書又催徵。差人都認王珣是可擾之家。各色常例東道無不勒詐。雙倍況兼王珣生來未喫刑杖。不免僱人代比。每打三板。要錢若干。皂隸行杖。錢若干。徵比不多幾限。總計各項使用。已去了一大注銀。錢王珣思量這經催不知比到何時方纔完結。怎得許多銀錢僱替事到其間。也惜不得身命了。且自去比幾限。再作區處。心中雖如此躊躇。還痴心望眾人或者良心發現肯完也。未可知。誰想都是鉄打的心腸。任你責比。毫不動念。可憐別人享了田產之利。却官無辜人。將父母皮肉去挨那三寸濶半寸厚七八斤重的毛竹片。豈不罪過。王珣打了幾限。身中熬不得痛苦。仍舊雇人代比。前限纔過。後限又至。囊中幾兩本錢。用盡只得典當衣飾。盡了。沒處出豁。未免變了田產費了若干錢財。這錢糧還完不及五分。徵比一日緊一日。別鄉里甲中也有粗的。梭的。枷的。監禁的。這搬不堪之事。看看臨到頭上好生着忙。左思右想。猛然動了一個念頭。自嗟自歎。道。常言有子萬事足。我雖只養得一個兒子。尚在襁褓。幹得甚事。又道是因者累之頭。我有多少田地。却當這般差役。況又不曾為非作歹。無辜受這般刑責。不如撒却故鄉。別尋活計。只是割捨不得妻子。怎生是好。又轉一念。道。罷罷。拋棄妻子。也是命中注定。事已如此。也顧他不得了。但是娘子。知得這個緣故。必不容我出門也罷。只說有個糧戶。逃在京師。官府差人同去捕緝。教將行李收拾停當。明早起程。張氏認做真話。急忙整理行李。准備些乾糧小菜。王珣又分付。凡所有寒暑衣服。并鞋襪之類。盡都打疊在內。張氏道。你打張去幾時。却要這般全備。王珣道。出路的買賣。那裡論得定日子。萬一路上風雨不測。冷暖不時。不帶得將甚替換。儘可備而不用。張氏見說得有理。就依着他。取出長衣短襖。冬服春衫。連着被褥等件。把一個被囊。包裝得滿滿的。次日早起做飯。王珣飽食一食。將存

下幾兩田價。分一大半做盤纏。把一小半遞與張氏。說道：「娘子，我實對你說，我也不是去尋甚麼糧戶。只因累役苦楚難當，暫避他鄉。且去幾時，待別人頂替了這役，然後回來。存剩這幾畝田地，雖則不多，苦些熬還可將就。過日又指着孩兒道：「我一生只有這點嫡血，你須著意看顧。若養得大，後來還有個指望。張氏聽了，大驚失色。道：「這是我那裡說起，常言出外一里不如家裡，你從來不曾出路，又沒甚相識，可以投奔，冒冒失失的往那裡去？」王珣道：「我豈不知，居家好似出外，肯捨了你，逃奔他方，一來受不過無窮官棒，二來也沒這許多銀錢使費，無可奈何。纔想出這條路。張氏道：「據你說，錢糧已催完五分，那一半也易處了，如何到住出這個短見？」王珣道：「娘子，你且想，催完這五分，打多少板子，用多少東西，前尚如此，煩難後面怎能容易？況且比限日加嚴緊，那枷抄羈禁的，那一處沒有幾個，我還僥倖，不曾輪着，然而也只在目前目後了。為此只得背井離鄉，方纔身上輕鬆，眼前乾淨。張氏道：「你男子漢，躲過留下我女流之輩，拖着乳臭孩兒，反去撐立門戶，當役承差，豈不是笑話？」王珣道：「你不曉得，這道理自古家無男子漢，總有子息，未到十六歲成了，一應差徭俱免，況從來有例，若里長逃過，即拘甲首代役。這到不消過慮，只是早晚緊防門戶，小心火燭，你平身勤苦做家，自然省喫儉用，紡織是你本等，自不消分付我。此去本無着落，雖說東海裡缸頭有相會之日，畢竟是虛帳。從此夫婦之情，一筆都勾，你也不須記挂着我。或者天可憐憫，保佑兒子成人，娶妻完聚，生男育女，接紹王門宗祀足矣。又抱過兒子，遍體撫摩，說道：「我的兒，指望養大了，你幫做人家。老年有靠，那知今日孩兒亦無知便，與你分離，此後你的壽夭窮通，我都不能知了。就是我的死活存亡，你也無由曉得。說到此傷心之處，肝腸寸斷，禁不住兩行珠淚，撲簌簌亂下。張氏見丈夫說這許多斷頭話，不覺放聲大慟，哭倒在地。王珣恐怕走漏了消息，急把原兒放下，也不顧妻子，將行李背起，望外就走。張氏扒起身，隨後來扯他。王珣放開脚步，擔出大門，飛奔前往離了文安縣，取路投東，望著青齊一帶而去。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

當下張氏挽留不住丈夫，回身入內，哭得個不耐煩，方止。想起丈夫一時恨氣出門，難道真個撇下我母子，飄然長往，或者待經催役事完後，仍復歸來，也未可知。但只一件，若比限不到，必定差人來掣，怎生對付他，便好。躊

躑了一回。乃道丈夫原說里長逃避甲首代役。差人來時。尸犯這話與他講說。解得再打發个東道。權在甲首身上便了。料想不是甚麼侵匿錢糧。要掣婦女到官。過了兩日。果然差人來拘張氏。說起丈夫受比不過。這避的緣故。袖中摸出个紙包。遞與說些小酒錢。送你當茶。有事戶消去尋甲首。此後免勞下顧。這原是舊例。不是我家杜撰。你若不去。也弗干我事。差人不見男子。女人出頭。且又會說會講。奈何他不得。只得自去回官。官府喚鄰舍來問。知道王珣果真在逃。即掣甲下人戶頂當。自此遂脫了這役。親戚們聞得王珣遠出。都來問慰。張氏雖傷鄰舍。却是辛勤日夜紡織不停。又催人及時耕種。這錢畝田地。到盤運起。好些錢財。更喜懷中幼子。災晦少。容易長大。纔見行走。又會說話。只是挂念丈夫。終日盼望他鄉。那知絕無踪影。音信杳然。想道。看起这个光景。果然立意不遺了。你好沒志氣。好沒見識。既要避役。何不早與我商量。索性把田產盡都賣了。攜家而去。可不依舊夫妻完娶。父子團圓。却怎地理單身獨往。不知飄零那處。安否若何。死生難定。教我怎生放心得下。言念至此。心內想道。眼如淚落。嗚嗚而泣。原兒見了。也啼哭起來。張氏愛惜兒子。便止悲收淚。捧在懷中。撫慰又轉一念。道。幸得遺生下此子。不然教我孤單獨自到後。有甚結果。自寬自解。嗟歎不已。有詩為證。詩云。

寒閨憔悴憶分難

惆悵風前憶自悲

芳草天涯空極目

浮雲天堦沒歸期

話分兩頭。且說王珣當日驟然起這一念。畫了故鄉。奔投別地。原不曾定個處所。况避役不比逃罪。怕官府追捕。為此一路從容慢行。看不見了山光水色。聽不盡漁唱樵歌。其覺心胸開爽。目曠神怡。暗自喜悅。道我枉度了許多年紀。終日忙忙碌碌。只在六尺地上回轉。何曾見外邊光景。今日却因避役。反得觀玩一番。可不出于意外。又想我今脫了這苦累。樂得散誕幾年。就死也做个逍遙鬼。難道不強似那苦戀妻子。泡死在酒色財氣內的幾倍。這點念頭一起。萬緣俱淡。那裡還有个故鄉之想。因此隨意穿州。撞縣。問着勝塔。便留連兩日。逢僧問訊。遇佛拜瞻。毫無路途跋涉之苦。只有一件與致雖高。那身畔盤纏却是有限。喜得斷酒疏食。還多延了幾時。看看將竭。他也有些不介意。一日行至一个地方。這地方屬衛輝府。名曰輝縣。此縣帶山映水。果是古絕。

說不送萬井炊烟。觀不盡滿城闌闌。高陽里那數張王京兆。吁不分裏郭鼓琴。三鼓縣堂上。政簡刑清。宰官身

說法無量并井四門牌額中盤詰固守異鄉客投繯重來可知尊儒重道古來同奉佛齋僧天下有依縣治傍
山根訪名園尋古跡百千億兆縣治下緊列着申明亭十百阿羅山根前高建起夢覺寺

這夢覺古刹乃輝縣一个大叢林寺中法林上人道行清高僧徒學者甚眾王珣來到此地寓在旅店聞知有這
勝境即便到寺隨喜正值法林和尚升座講經你道所講何經講的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王珣雖不能

深解文理却原有些善根這經正講到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要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
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舍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空悶故曰密嚴國統眾德而大倍燦群昏而獨照故

曰圓覺其寔皆一心也王珣聽到此處心中若有所感想道經中意味無窮若道寔皆一心這句却是顯明我從
中只簡出常樂清淨四字便是修行之本我出門時原要尋个安身之處即傭工下賤若得安樂便足收成結果

才道今日聽講經中之語正合着我之初願這是我緣法合當安身此地樂此清淨無疑矣遂倒身拜禮三寶
不見大和尚及兩班首座又到廚房問管家是何人要請來相見又問都管是何人庫房是何人飯頭是何人淨

頭是何人眾僧看見遠方人細問眾執事必定是要到此出家的了俱走來問訊道居士遠來何意王珣答道弟
子情願到此出家眾僧道居士要出家所執何務王珣道我弟子是文安縣因庄小民從不知佛法不曉得所執

事務眾僧道既不執務你有多少田地送入常住公用王珣道寒家雖有薄田幾畝不過縣不能送到上刹收租
取僧道然則隨身帶得幾多銀兩好到本寺陪堂王珣道弟子為官私差役家業蕩盡空勞和尚問及眾僧道既

如此只選定一日條辦一頓素齋小食好與眾師兄弟弟會面王珣道弟子離家日久手無半文這也不能眾僧
齊道阿啣佛門雖則廣大那有白白裡兩個肩頭一雙空手到此投師問道的理內中又有一个道只說做和尚

的喫十方看這人到是要喫廿四方的莫要理他王珣本是質直的人見話不投機歎口氣道咳從來人說火涼
起于僧道果然不謬大和尚在法堂上講圓覺經眾沙彌只管在廚房下計論因產銀錢齋觀饅頭可不削了如

來的面皮眾僧被王珣搶白大家囉哩起來扯他出去王珣正與爭論間只聽得法堂講單鐘鼓長嘴響蓋接
法林下座走到香積厨前見王珣喧嚷問知緣故法林舉手搖一搖說眾僧開口便俗居士火性未除鏡舌的不

須燒香飯衣的。且自還宗王珣當下自去。愧急便五體投地叩首連連說道：弟子因避役離家到此，求一清淨，並無他故。一時不知進退，語言唐突。和尚慈悲憐憫，寬恕姑容則個。法林見他認罪悔過，將他來歷盤問一番。知是個老實庄家，乃道你既真心皈依，老僧怎好堅拒不納，退人道心。但你一來不識文理，二來與大眾們亂一番。若即列在師弟，師兄反不和睦，權且在寺暫執下役，打水燒火，待異日頓悟有門，另為剃度，佛門固無貴賤，悟道却有後先，須自努力，勿錯念頭。王珣領了老和尚法語叩首而起，向旅店中取了行李，安身關若日，供懺淚從此。

割斷世緣勤念佛，滌除俗慮學看經

安下王珣，再說張氏自從丈夫去後，不覺年來年往，又早四個年頭。原兒已昇六歲，一日忽地問着娘道：人家有了娘，定有爹，我家爹怎的不見？突然說出這話，張氏大是驚異，說道：你這小廝喫飯尚不知飢飽，曉得甚麼爹。甚麼娘，却來問我，這是誰教你的？原兒道：難道我是沒有爹的？張氏喝道：畜生，你沒有爹，身從何來？原兒道：既有爹，今在何處？張氏道：兒，我便說與你，你也未便省得你爹，只為差役苦楚，遠避他方。今已四年不歸矣。口中便說那淚珠兒早又掉下幾點。原兒又問娘：可知爹幾時歸來？張氏道：我的兒，娘住在家裡，你爹在他方，何由曉得？原兒把頭點一點，又道：不知爹何時歸來？張氏此際，又悲又喜，悲的是丈夫流落遠方，存亡未審，喜的是兒子小小年紀，却有孝心想着不識面的父親，後日必能成立。自此之後，原兒不時念着爹，恁地還不見歸。張氏聽了，便動一番感傷，淚幾分惆悵，話休煩絮。原兒長成到八歲上，張氏要教他去讀書，湊巧隣近有個白秀才，開館受徒。這白秀才原是飽學儒生，自道年踰五十，文字不時遂告了衣巾，隱居訓蒙。張氏親送兒子到館受業。白秀才要與他取個學名，張氏道：小犬乳名原兒，係拙夫所命，即此為名，以見不忘根本。白秀才道：大娘高見最當。且原即本也，以今印昔，當日取義，似有默契。張氏道：小兒生時，拙夫夢見太原兩字，因此遂以為名。白秀才道：太原乃王姓郡名，太者大也，原者本也，論語上說：本立而道生，以聖經合時而言，賢胤後日必當昌大蕃盛，合宜名原，以應夢兆。表字本立，以符經旨，名義兼美。後來必有徵驗。張氏聽他詳解出一班道理，雖不足信，也可暫解愁腸。說道：多謝

先生指教小人苟能成立便足夠了。何敢有他望。從此到減了幾分煩惱。只巴兒子讀書上進。假如為母的這般辛勤。這般期望。若兒子不學好不成器。也是枉然。喜得王原資性聰明。又有讀書舉止安詳。言笑不訥。先生或有事他出任。你眾學生跳躍頑嬉。他只是端坐不動。自開荒田大學之道。念起不上三年。把四書念完。已念到詩經小雅。蓼莪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了。其年恰當紅鸞星照命。驀地有一個人要聘他為婿。你道是何等樣人。這人姓段名子木。家住崇仁村中。就是王珣甲下人戶。王珣去後。里役是他承當。彼時原不多田地。因連年秋成大熟。家事日長。此人雖則在家出身。粗知文理。大有材幹。為人却又強硬。見官府說公事。件件出人同役的。到都懼他幾分。所以在役中。還不吃虧。段子木既承了這里長。王珣本戶丁糧少不得。是他催辦幾遍。到來看見王原資年紀尚幼。却是體貌端莊。禮度從容。不勝嘆異。想道不道王珣却生得這個好兒子。若我們有這一子。此生大事舉矣。原來段子木家雖小康。人便伶俐。却不曾做人掙不出个芽兒。止有一女。為此這般欣羨。又向妻子誇獎商量。要贅他為婿。央白秀才做媒。問其年紀。兩下正是同年。一發喜之不盡。自秀才將段子木之意。達知張氏。張氏道。寒家貧薄。何敢仰攀高門。既不棄嫌。有何不美。但止有此子。入贅却是不能。若肯出嫁。無不從命。自秀才把此言回覆段子木。本是宿世姻緣。慨然許允。張氏也不學世俗合婚問卜。擇吉日行禮納聘。締結兩姓之好。可見。

天緣有在何煩卜。

人事無愁不用疑。

且說王原資賢既美。更兼白秀才訓導有方。一面教他誦讀。一面就與他籠籠理講此書義。此際還認做書館中功課。尚不着意。到了十三四歲。學做文字。那時便留心學問。一日講到子游問孝。子夏問孝。乃問先生。道子游子夏乃孔門高弟。列在四科。難道不曉得孝字文理的。却又問于夫子。先生道。孝者人生百行之本。人人曉得。却人人行不得。何以見之。假如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乃有等庸愚之輩。不以父母遺體為重。嗜酒妄為。好勇鬪狠。或至亡身喪命。這是無賴之徒。不足為孝。又有一等貪財好色。但知顧戀妻子。反把父母落後。這也不足為孝。又有一等。日常奉養。雖則有酒有肉。只當做應答故事。心上全無一毫恭敬之意。故譬諸大馬。皆能有養。這也不足為孝。所以子游問這一端孝字。又有一等飲食儘能供奉。心上也知恭敬。或小有他事。關心便露。

出幾分不和順的顏色。這也不足為孝。子夏所以問這一端孝字。又有一等貪戀權位。不顧父母。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如吳起。母死不奔喪之類。這也不足為孝。遺有一等早年家計貧薄。該水藜藿。猶或不週。雖欲厚養。力不從心。及至後來。一旦富貴。食則珍羞羅列。衣則玉帛麗餘。然而父母已喪。不能得享一絲一縷。所以說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故昔皋魚有感。至於自刎。孝之一字。其道甚大。如何解說得盡。王原聽了先生講解孝字。許多道理。心中體會一番。默然感悟。想道。我今已一十四歲。喫飯也。知飢飽。着衣也。知寒暖。如何生身之父。尚且不識面。而母親雖言因避役他方。也不曾說個詳細。如今久不還家。未知是死是生。沒個着落。我為子的。于心何安。且我今讀書。終日講論着孝弟忠信。怎的一个父親。却生不識其面。死不知其處。與那母死不奔喪的。吳起何異。還講甚麼書。講甚麼孝。那日記故事上。戴漢時朱壽昌。嘗官尋母。誓不見母不復還。卒得其母而歸。難道朱壽昌便尋得母。我王原却尋不得。父須向母親問個明白。拚得窮徧天南地北。異域殊方。務要尋取回來。少盡我為子的一點念頭。定了主意。也不與先生說。知急忙還家。張氏見他。跟跟踏踏的歸來。面帶不樂之色。忙問道。你為何這般光景。莫非與那個學生合氣麼。王原道。兒子奉着母親言語。怎敢與人爭論。只為想着父親久不還家。不知當時的寔為甚麼。緣故出去。特回來請問母親。說個明白。張氏道。我的兒。向來因你年幼。不曾與你細說。你父止為有這祖遺幾畝田地。報充里役。輪當催催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因是受苦不過。萬地子身。遠避彼時。只道他暫去。便歸。那知竟成永別。王原道。既為田產當役。何不將來賣了。却免受此分離之苦。張氏道。當初也不料這役如此煩難。况沒了因產。如何過活。王原道。過活還是小事。天倫乃是大節。張氏道。總是命合當然。如今說也無用。只索由他罷了。你且安心去讀書。王原道。母親怎說這話。天下沒有無父的兒子。我又不是海上東方朔。空壽中大禹聖人。如何教我不知父親死生。下落。張氏道。這是你爹短見。全不商量。拋了我出去。却與你無干。王原道。當年父親撒下母親。雖是短見。然自盤古開天。所重只得天地君親師五个字。我今蒙師長講得這孝字明白。若我為子的。不去尋親。即是不孝。豈非天地間大罪人。兒意已決。明早則了母親。就行張氏笑道。你到那裡去。且慢言你沒處去尋。就教當面遇見你。也認不出是生身老子。王原道。正要請問母親。我爹還是怎生。個模樣。張氏道。你爹

身材不長不短。釜黑面皮微微。裡有幾莖鬚鬚。左額骨上有痣。大如黑豆。有一寸長。毫毛兩三根。左手小指。曲折如鈎。不能伸直。這便是你爹的模樣。但今出去許多年。海闊天空。知在何處。却要尋。可不是做夢。王原道。既有此記。認便容易。物色不論天涯海角。到處尋去。必有个着落。若尋不見。誓不還家。張氏道。好孝心。好志氣。只是你既曉得有爹。可知有娘麼。王原道。母親十月懷胎之苦。三年乳哺之勞。以至今日自頂及踵。無一不受之於母親。如何不曉得有娘。張氏道。可又來。莫說懷胎哺乳的勞苦。只你父親出門時。你纔週歲。我一則要支持門戶。二則要照管你這冤家。雖然脫卸。差役還恐坐喫山空。為此不惜身命。日夜辛勤。那寒暑風霜。晷眼早起的苦楚。噫。一千千萬。萬纏拏得住。這些薄產。與你爹爭了个體面。你道容易。就這般長大。麼你生來。雖沒甚大疾病。那小災。悔却不時。侵纏做娘的。常常戴着个愁帽兒。求醫問卜。賽願求神。不知費了多少錢。鈔擔了多少鬼胎。方得到學中讀書。這束修。尚是小事。又怕師長訓責。驚恐。同窗學生欺負。那一刻不挂在肝腸。你且想做娘的。如此擔憂受苦。活孤孀。守你到今。回頭一看。連影子只得四人。好不悽慘。你却要棄我而去。只怕情理上也說不過。還有一句話。父母總來一般。我現在此。你還未曾孝養一日。反要去尋不識面父親。這些道理。尚不明白。還講甚麼書。甚麼孝。尋父兩字。且須問起。我自見在此。王原聽娘說出許多苦楚。連忙跪下。眼中垂淚。說道。兒子不孝。母親責備得極。是但父母等子天地。有母無父。便是缺陷。若父親一日不歸。兒子心上一日不安。望母親曲允。則小張氏道。罷罷罷。龍生龍。鳳生鳳。有那不思家乞丐天涯的父親。定然生這不願母流落溝渠的兒子。你且起來。好夕待我。與你娶妻圓聚。一則完了我為母之事。二則我自有了媳婦。為伴。那時任憑你去。我也不來管你。王原無可奈何。只得答應。道。謹依嚴命。後日別當理會。起身走入書室中。悶坐了一回。隨手取過一本書來。行上標着漢書二字。揭開看時。却是漢高祖殺田橫。三十里祝歌。五百人蹈海的故事。大嘆一聲。說為臣的。死不忘君。為子的。生不尋父。却不相反。捲卷而起。雙膝跪倒階前。對天發誓道。我王原若終身尋父不着。情願刎頸而死。漂沈海洋。與田橫五百人精魂。查查冥冥。結為知己。設誓已畢。走起來。把墨磨濃。握筆醮飽。向壁上題詩一首。詩云。

生來不識有靈椿

四海何妨寄此身

只道有田堪度日

誰知無父反傷神

生憎吳起墳前草

死愛田橫海上魂

寄與段家新婦語

齊眉舉案新相親

王原不過十三四歲兒童還是個何曾想到做親只為張氏有完婚之後任憑出去的話所以詩中兩句結語如此是時天色已暮張氏點燈進來與他讀書擡頭看見壁上字跡淋漓墨痕尚濕即舉燈焰看教兒子逐句念過逐句解說王原念到結尾兩句低聲不語滿面通紅張氏道我養你的身難道不識你的心你只要新婦過門與我作伴方好去尋父可是麼但年紀還未且耐心等到十六歲出幼成了那時與你完親便是出外我也放心得下如今且莫提起王原見母親如此不敢再言唯唯而已心裡想這兩年怎能得過雖則如此說畢竟光陰如白駒過隙纔看楊柳舒芽又見梧桐落葉倏忽間春秋兩度王原已是十六歲張氏果不失信老早的央白先生到段家道違吉期定於小春之月段子木愛女愛婿毫無阻難備具粧奩嫁送雖則因庄人家依樣安排筵席邀請親翁大媒親族鄰舍大吹大擂花燭成婚若是別個做新郎的偏會籠頭沐浴剃髮修眉渾身上下色色俱新遍體薰香打扮俏麗見了新婦眉花眼笑粧出許多醜態那王原雖則母親一般有新衣與他穿着一來年紀小二來有事在心惟求姑息恩深那在夫妻情重當此喜事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酒席間全不啗管畧無禮節親戚們無不動念都道這孩子怎地好似木雕偶人他時金榜挂名尚不見得今夜洞房花燭恐還未必連丈人也是道女塔光景太弗如昔須與席終宴散王原進房寢息張氏已不得兒子就種花下子傳續後代那知新人是黃花閨女未便解衣新郎又為孝心未盡也只和衣而卧雖然見得成雙捉對却還是月下籠燈空挂虛明三朝廟見之後即便收拾出門尋父張氏打疊起行囊將出一大包散碎銀兩與他作盤費說道兒我不欲放你出去恐負了你這點孝心勉強依從此去以一年為期不論尋得着尋不着好夕回來這盤纏也只勾你一年之用你縱不記我十六年鞠育之苦也須念媳婦三日夫婦之情切莫學父親飄零在外王原道不瞞娘說此行兒子尚願不得母親豈能念到妻子回身分付段氏小娘子道你年紀雖則幼小却是王家家婦母親單生得我別無姑娘小叔自此婆婆把你當作女兒你待婆婆當作母親兩口兒同心合意便好過日我今出去尋父若尋得着歸期有日倘或尋不着願死天涯決不歸來千斤担子託付與你好生替我奉待莫生怠慢只此永訣更無他話這小

娘子纔得三朝的媳婦，一些頭腦不知，却做出別難的事來。比着趙五娘六十日夫妻也還差二十來倍。說又說不出話，又話不得，既承囑付，只得把頭點上兩點張氏聽了這些話，便啼哭起來，說你爹出去時說着許多不吉利的話，以致如此。你今番也這般胡言，分明是他前身了料，必沒甚好處。兀的不痛殺我也。王原道：死生自有天數，母親不必悲傷。一頭拜別一頭背上行囊，便走可憐張氏牽衣悲痛，說你爹出去今來一十五年，即使換我親面相逢，猶恐不似當年面目。何況你生來不認得他，面長面短，向來常與你說。左顧有惡大如黑豆，右上有毫毛。左手小指曲折不伸，只有這兩椿，便是的據。不知你可記得，然而也是有影無形，何從索摸。王原道：此事時刻在念，豈敢有忘。母親放子兒子去矣，保重保重，毅然就別，若不是生成這片尋父心腸。

險化做溫嶠絕裾 又安望吳起奔喪

王原出門走了幾步，想着白先生是個師長，如何不與他說一聲，重復轉身到館，將心事告知，求他早晚招顧家中。又央及致意，丈人段子木別過先生，徜徉上路，離了文安地方，去到涿鹿，轉望東行，真正踏地不知高低，逢人不辨生熟，假如古人有趙岐，藏在孫嵩複壁之中，又有個慶親亡命剪鬚變形，逃入林慮山，都還有個着落。這王珣踪跡無方，分明大海一針，何從撈摸。那王原只望東行，却是何故。原來他平日留心買了一本天下路程圖，把東南西北的道路都細細看熟，又博放了四方風土相宜一來，諒着父親是因庄出身，非去京師，一路地土苦寒，更兼近來時有邊警，決然不往西去。山西一路道路闊闊，山川險阻，也未必到彼。惟東去山東一路風氣與故鄉相仿，人情也都朴厚，多分避到這個所在。二來心裡立個意見，以為東方日出萬象，昭明普天，幽況暗昧之地，都蒙照耀，難道我一點思父的心跡，如昏如夢，沒有豁然的道理。所以只望東行，看官你道這個念頭，叫不得真真孝子，寔寔痴人。直問到人盡天通，方得雲開。見日後話，慢慢具說。王原隨地尋消問息，覓跡求踪，不則一日來到平原縣。正在城中訪問，忽聽得皂役叫呼，行人停步。王原也閃在旁邊，觀看只見儀仗鼓樂前導，中間擡着一座龍亭，幾位官員都是朝衣朝冠，乘馬後隨。馬步高低，搖動那珣聲叮叮噹噹，如鈇馬戰風。王原向人詢問，此是為何有曉得的，說道：知縣相公六年考滿，朝廷給賜誥命，王原道：父母可還在麼。其人答言：那第一騎馬上的不是

太老爺太夫人也在衙中。王原聽了，嘆口氣道：「咳，孝經上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官人讀書成名，父母得受皇封，正與孝經之言相合，亦可無恨矣。象我王原不要想有此一日，但求生見一面也還不能。豈不痛哉！傷感一番，又往他處日歷一方，時履一地，自出門來，已經兩番寒暑，毫無踪跡，轉到山東省城濟南府。這區處在太行右滄海，乃南北都會地方，廣大人民，蕃庶。王原先踏偏了城內，後至城外，行至城東，見有一所廟宇，擡頭看時，牌額上標着閔子騫祠。個大字，暗道：閔子乃聖門四科之首，大賢孝子。我今日尋父，正該拜求他一番，遂步入祠中，叩了十數個頭，把胸中之事，默禱一遍，懇求父親早得相會，禱罷出祠，思想當年閔子為父御車，乃有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語，著孝名于千載。我王原求父為御車，而不可得，真好恨也。一日行至長濟驛，只見驛前一簇驛馬車輛，驛中走出一個白胖老婦人來，上轎，隨從人也各上馬，簇擁而去。駟子門互相說道：「這老媽媽，真個好福相，可知生下這個穿蟒腰玉的兒子，今當接去，好不受用哩。內中一個道：「兒子拋別了三十多年，今方尋着，也不算做十分全福。王原聽了這話，近前把手拱一拱，說道：「借問列位老爺，轎中是那位官員的太奶奶，駟子答道：「小哥，俺們也不知他詳細，據他隨的說是司監李太監的母親。李太監是福建人，自願割掉了那話兒，送入宮中，至今已三十餘年，做到司禮監東華太監，十分富貴。因想着母親，特地遣人到福建尋訪着，迎接進京哩。王原聽罷，便放聲號哭，眾人齊問：「你這人為甚啼哭，莫非與李太監也有甚瓜葛麼？」王原含淚答道：「小子與他並無瓜葛，只為心中有事，不覺悲痛。小子姓王名原，父親名喚王詢，母親張氏，家住順天府文安縣城外廣化鄉。中父親當年生我，總得週歲，因避役走出一去不歸。小子特來尋訪，遠來見說李太監母子隔絕三十餘年，正與王原事體相同。他的母親便尋着了，我的父親不知還在那裡，觸類感傷，未免悽慘。我父親左額骨上有痣，大如黑豆，有毫毛兩三根，右手小指曲折如鈎，不能伸直。如此便是色認列位老爺中，可有知得些踪影的麼？」即或不知，乞借金口，與我傳播，使吾父聞知，前來認識，若得父子相逢，生死銜感，一頭說，還哭個不止，眾人聽了，有的便道：「好個孝子，難得難得，只是我這裡不曾見有這個人，你還往別處去尋，有的便道：「自來流落在外，定然沒結果。既出門年久不歸，多分不在，不如回去奉養母親罷。」王原聞言，愈加悲泣，眾人勸住。

又往他處看官你道這太監之母是真是假原來李太監從幼被人拐騙到京師賣與內宮便闖了教他讀書識字起來直做到司禮監兼筆身既富貴沒个至親想念其母遣人到故鄉訪求雖然尚在却是貧苦使人接取入京李監出迎舉眼一覷見其母容顏憔悴面目黧黑形如餓殍相似貧婆自己不勝羞慚向左右道此非吾母可另訪求其母將他生平月日身上有甚疤痕都說出來也只是不信為子的既不認母手下人有甚好意即忙扶出撒在長安街上可憐這老婆婆流落異鄉沿門乞乞不久死於道途李監醉後道出真言說我這般一个人不信有恁樣个娘使人解意復到福建却尋這白胖老婦人取入京去這婦人是誰此婦當年原是娼妓年長色衰擇人從良有人願娶他却不就他若願了人又不要再弗能偶湊因向一个起六壬數的術士問取終身那術士許他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候時老嫗如何肯信不道蹉跎歲月到底從人不成把昔年積越下幾兩風流錢慢慢的消磨將盡其年恰好六十臨頭遇巧李監所使要覓个人材出眾的老婦人假充其母正尋着了老嫗想起術士之言有驗欣然願往行至杭州有織造太監聞知奉承李監向軍門討个馬牌與來使一路驛遞起程夫馬相送直至京都李監見了便道這纔是我的母相向慟哭奉養隆厚十餘年而殺李監喪裝竟痛極盡人子之道後李監身死手下人方纔傳說出來遂做了笑話有詩為證

美儀假母甘供養

哀恸親娘忍棄捐

親生兒子猶如此

何怪傍人勢利看

按下散文再說王原行到兗州曲阜縣拜了孔陵又尋至鄒縣經過孟子廟前一邊是子思作中庸處有座碑石一邊是孟母斷機處有个扁額題着三遷兩字與子思作中庸碑兩相對峙王原未免又轉過念頭道孟母當年三遷教子得成大儒之名我娘教養我成人長立豈非一般苦心那書上說孟子葬母備極衣食棺木之美則其平日孝養可知吾母喫了千萬苦辛為子的求曾奉養一日為着尋父遠離父又尋不得母又不能養可不兩頭不着思想到此又是一場煩惱從來孝心感動天地可通如古時了公藤救父井中老鼠得收母骨皆歷歷有據偏有王原如此孝心尋父却終不能遇在山東地面盤旋轉折經歷之處却也不少怎見得那山東乃

全異分野虛危別區本為薛邵在春秋魯地之餘既屬齊封論土色少陽之下滋陽曲阜泗水夾鄒滕鉅野東

平魚台連汶上固知河濟之間山川環帶若閉膏肓之境地里廣沃博興高苑昌樂壽光棠陰沂水及臨淄陶益安諸過日烟東道諸雄號稱富術說不盡南北東西數得來春秋冬夏百年光景幾多跨十載風塵雲地過王原在齊魯地上十年飄泊并邑街衢無不穿到鄉村丘落盡數搜尋本來所帶零碎銀兩早早用完行囊也都齊訖單單存得身上幾件衣服況且纔離書館不要說覓庄家鋤頭犁耙本分生涯全然不曉就是醫卜星相江湖上說真貴假捏李戴說一切賺錢本事色色皆無到此流落在他州別縣沒奈何日則沿門乞食夜則古廟棲身或借宿人家簷下不時對天禱告求得見生父一面即死填溝壑亦所不惜可憐這白白清清一个好後生弄得鳥不三白不四三分似人七分象鬼認得的方信是孝子下稍不認得的只道是單因院的宗支真好苦也時值上冬天氣交單食缺學寐不忘騰騰合眼恰象在家時書房中讀書光景取過一本書來照樣是本漢書揭開一看却依先是因橫被殺三十里挽歌五百人蹈海這段故事醒來思想道因橫烈士我何敢比他難道不能象其生時富貴只比他死時慘毒不成且我又非謀士奪伯強求富貴的人定不到此結局只是因橫二字不得不放在心上何期事有湊巧一日尋訪到即墨縣這所在乃膠東樂土三百里海闊得人說東北去百里海中有一山名曰因橫島離岸只有二十五六里王原聽了這話一喜一懼所喜者因橫二字已符所夢或者於此地遇着父親也未可知所懼者資費已完進退兩難或該命盡于此又想起昔年曾設誓遺孀父不着情願自盡澤沈海洋與因橫五百人精魂相結今日來到此處已於前誓暗合多分是我命盡之地了好歹渡過島去訪求一番做個結局遂下山竟至海濱渡到因橫島原來隔岸看這山覺得山勢甚大至其地却見奇峯赤麗重重閣出頗是深邃轉了幾處徑道不覺落日銜山颺風大作又林過一個林子顯出一所神祠就近觀之廟宇傾頹松檉流弊也無榜額不知是何神道想來身子疲倦且權就廟中棲息一宵再作道理步將入去向神道拜了兩拜但見塵埃推積席地難容無可奈何只得將身臥在塵中却不過腹內空虛好生難忍復扒起身欲往村落中求食充充飲食遙空一望煙火斷絕鳥雀無聲也不見一個男女老少影子方在榜徨之際忽然現出一輪紅日正照當天見殿庭廊下一個頭陀炊飯將熟私喜道不該命絕天使這和尚在此煮飯便向前作揖叫聲老師父可憐我這

方人氏行路飢餓捨我一碗半碗充飢這和尚就把鉢盂洗一洗盛着飯遞過來說這長沙米飯味苦不甚入口我與你澆上些肉汁調和方好下咽王原接飯在手慌忙舉筋那和尚合掌念起咒來高聲道如來如來來得好好去得好忽地祠門軋的一聲响撒然京覺却是南柯一夢天色已明只見一個老人頭戴鸞冠手攜竹杖走將進來問道你是何人却在此王原道小子遠方人尋父到此昨因天晚權借一宿老者道遠方還是那裡姓名叫甚你父在外幾時了王原乃將姓名家鄉并訪父緣故一一說與老者聽了點頭道好孝子好孝子但你父去向沒些影響却從何處密摸老漢善能詳夢你可有甚夢兆待我與你詳一詳看可還尋得着王原道夜來剛得一夢心裡正是狐疑乞指教乃將所夢說出老者道說實喜賀喜日午者南方火位沙草根藥名附子調以肉汁肉膾也膾與會字義分音叶乃父子相會之兆可急去南方山寺求之還在此山也王原下拜道多謝指引若果能應夢決不忘大德連叩了三四個頭擡起眼來不見了老者驚異道原來是神明可憐我王原顯聖指迷復朝上叩了幾個頭離却土祠仍還舊路此時心裡有幾分喜歡連飢餓都忘了但想不知是何神明如此靈感行此前面詢問土人土人合言此乃昔日齊王回橫漢王得了天下齊王奔到此島中百姓深受其惠後被漢王逼去自盡于尸鄉島中人因感其德就名這島為田橫島奉為土神極是靈應王原道原來神明就是田橫暗想一發與前夢相合此去父親必有着落又問既如此靈應怎的廟宇恁樣傾頹地方上不為修葺土人道客官有所不知這廟宇當初原十分整齊香火也最盛連年為賦役煩重人民四散避徙地方上存不多幾戶又皆窮苦無力整齊所以日就損壞王原聽罷別了土人一頭走一頭歎道只道上有我爹避役遠出不想此處亦然若論四海之大幅員之廣不知可憐不困于役的所在隱恐怕也未必自言自語不顧脚步高低奔出島口依原渡過對岸因認定向南方山寺求之的話自此轉向南走口問山崖寺院去跟尋盡行復禱不覺又經月餘却由清源而上渡過淇水來到河南衛輝府輝縣境內訪問得有個夢覺寺是清淨叢林急忙就住時入隆冬行到半途大雪紛飛呵氣成冰王原冲寒冒雪強捱前去及趕至夢覺寺前已過黃昏其時初月停光朔風捲地古人有雪詩一首道得好

千山鳥飛絕

萬境人踪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王原雖則來此暮雪天寒寺中晚堂功課已畢鐘聲寂然約有定更天氣寺門緊閉只得坐在門口盤陀石上抱膝打盹嚴寒徹骨四肢都凍僵麻木且暮說十餘載風霜苦楚只這此一夜露眠水雪也虧他熬忍難道不是個孝子捱到天曉將雙手從面上直至足下細細揉摩一番方得血氣融通同生起死須臾和尚開門出來王原便起身作個揖道長老有滾水相求一碗盪寒那和尚把他上下仔細一看衣服雖然襤褸體貌却不像乞丐問道你是何人清早到此王原道小子文安人前來尋訪父親昨晚遇雪暫借山門下暫栖一宿和尚道阿彌陀佛這般天寒身上又單薄虧你捱這一夜倘然凍死了却怎麼好王原道為着父親便凍死也說不得和尚道好個孝子可敬可敬敢問老居士離家幾時了却來尋覓王原道老父避役出門今經二十六年彼時小子生纔週歲不曾識面到十六歲思念親恩方出門訪求在山東遍處走到蒙神人托夢指點說在南方山寺故爾特尋至此和尚聽了說道既有這片孝心自有神天相助且請入裡面待我與住持說知用些齋食等待當齋去罷王原道多謝長老只是攪擾不當和尚道佛門總是施主的飯糧若供養你這個孝子勝齋那若干不守戒律的僧人王原道小子尋父不得方切有愧怎敢當孝子二字原來法林老和尚因王珣初來時眾僧計論錢財削了面皮自此分付大眾凡四方貧難人來投齋不可拒却或願出家便與他披剃開此方便法門勝子看經念佛為此這管門僧便專留守王原入去當下引入了山門一路直至香積廚中飯頭僧一眼望見便道米纜下鍋討飯的花子早先到了快走出去住在山門口待早齋時把你喫便了管門僧道此位客官不是求乞之人乃尋親的孝子莫要囉唆回頭對王原道客官且在此梳洗待我去通知大和尚又叫道王老佛可將一盆熱湯來與這客官洗面王原前有人應聲曉得管門僧分付了轉身入內只見灶前走出一個道人舀了一盆熱湯捧過來說客官洗面王原舉目一觀看那道人鬚鬢皓然左顛骨有黑痣如豆兩三莖毫毛豎起正與母親所言相同急看右手小指却又屈曲如鉤心裡暗道這不是我父親是誰忙問道老香公可是文安人姓王麼老道人道正是客官從不相認如何曉得王原聽了連忙跪倒抱住放聲哭道爹爹你怎地撇却母親出來許多年數竟不想還家教我那一處不

尋到天幸今日在此相遇。王珣倒喫了一驚。道：「客官放手，我沒有甚麼兒子，你休認錯了。」雙手將他推開，要走。驚動兩廊僧眾，都奔來觀看。法林老和尚聽見管門僧報知此事，記得王珣是丈安人，當年避役到此，計算年數，却又相同，多分是其兒子。正走來要叫他認識，却見兒子早已抱住父親不放，哭道：「爹爹，如何便忘了你出門時，我還在那欄欄，乳名原兒，虧殺母親撫養成人，十六歲上娶了媳婦，即立誓前來尋訪爹爹，到今十二個年頭，走遍齊王地方，天教在田橫島得沙米飯之夢，神靈顯聖，指點到此方得父子相逢。怎說沒有兒子的話？」快同歸去，重整門風，莫使張氏母親懸懸挂念，說罷又哭。王珣聽了，却是夢中醒來一般，眼中淚珠直進，撫着王珣，含淚說道：「若恁地說起來，你真个是我兒子了。當年我出門時，你纔過一週，有甚知識，却想着我為父的，不憚十餘年辛苦，直尋到此地口中，便說心裡却道：『昔時為避差役，鬼地離家，既不得為好漢，撇下妻子，孤苦伶仃，撫養兒子成人。又累他東尋西覓，蓋飢寒方得相會，縱然妻子思量我，我何顏再見江東父老？况我世緣久斷，豈可反入熱鬧場中，不可不可，搵住雙淚，對王珣道：『你速速歸去，多多拜上母親，我實無顏相見。』」來在此清淨安樂，身心寬泰，已無意于塵俗。這幾根老骨頭，願埋此輝山塊土，我在九泉之下，當祝頌你母子雙全，兒孫興旺，道罷，擺脫王珣之手，便奔王珣向前，扯住高叫道：「爹爹不歸，豈負我十年尋訪？我亦無顏再見母親，并新娶三朝媳婦。」段氏生不如死，要性命何用？言訖，用頭向地上亂擣，鮮血迸流。法林和尚對王珣道：「昔年之出，既非丈夫，今日不歸，尤為薄倖。你身不足惜，這孝順兒子，不可辜負。天作之合，非人力也。老僧久絕筆硯，今遇此孝順之子，當日占一偈送你急歸，勿再留也。」隨口念出偈道：

豐年豈是好饒古。

我佛如來非偶爾。

昔日曾聞呂尚之。

明時罕見王君子。

借留衣鉢種前緣。

但笑懶牛鞭不起。

歸家日重法華經。

苦惱眾生今有此。

王珣得了此偈，方肯回心叩頭領命。又拈香拜禮了如來，復與大眾作別，隨着兒子，出了夢覺寺，離了輝縣，取路歸家。王珣尋到此處，費了十二年工夫，今番歸時，那消一月。王珣到家，見了張氏妻子，悲喜交集。段氏媳婦，參拜已畢，整治酒筵。夫妻子媳同飲，剝殘缸相逢如夢，二十六年光景，離合悲歡，着着是真。那時關動了辭金親戚。

親家段子木。先生白秀才齊來稱賀。王珣自學覺寺歸。文安縣年已六十四歲。王本立二十七歲。以後王本立生男六人。這六個兒子。又生十五個孫兒。其十五個孫子。又生曾孫二十有二。王珣夫婦壽登七壽。孫子孫孫。每歲問安也。記不真。排行數目。公是一笑而已。當初王珣避役。其後王本立尋父。却只道沒甚好結果。誰想望到此地位。看官你道王家恁般茂盛。為甚緣故。那王本立。

祇緣至孝通天地。贏得益新到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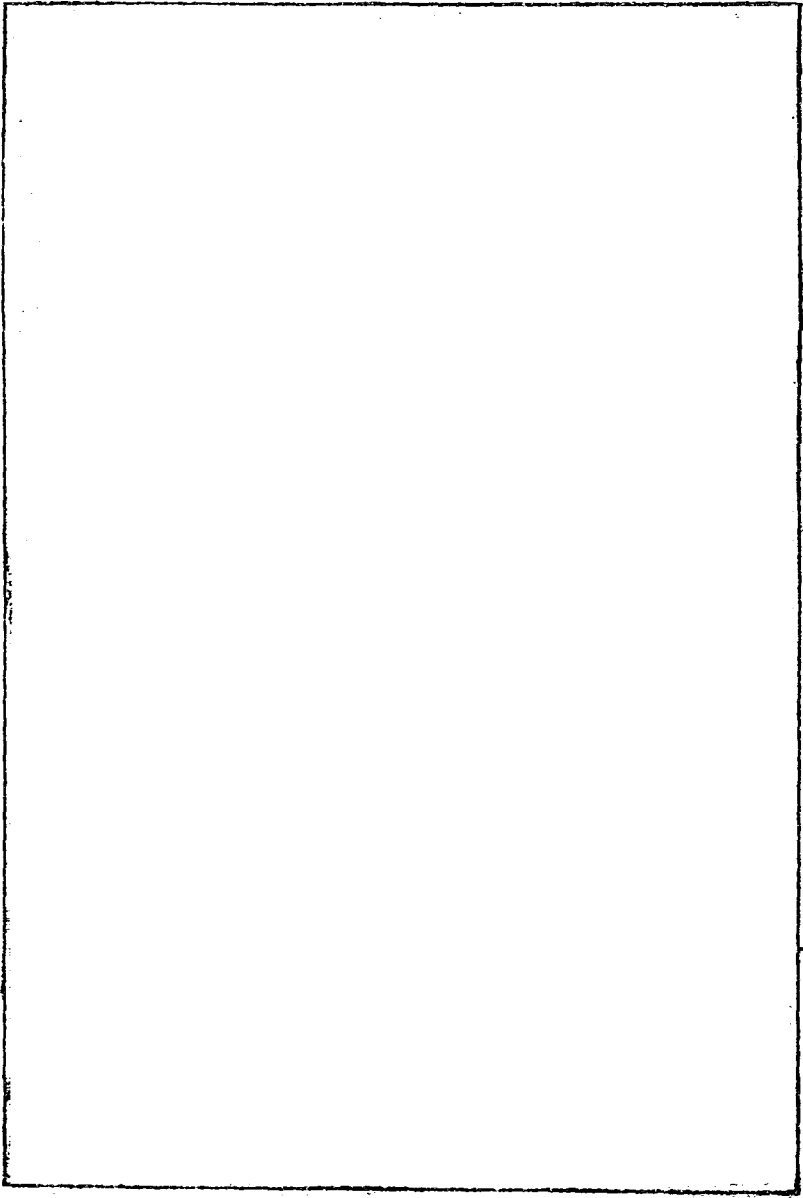
從此耕田讀書。蟬聯科甲。遠近相傳。說王孝子。孝感天。慶多福。多壽多男子。堯封三祝。翠在一眾。好教普天下不顧父母的。頑妻劣子。看个好樣。後人有詩為證。

避役王珣見識微。天生孝子作佳兒。在昔南方為樂地。

到今莎草屬屬翳。

田橫島上分明夢。千秋萬古文安縣。

勞魯庫中避逅時。子子孫孫世所奇。



駕爲諧卷之二

第四回 乞丐偏重說齋

天地茫茫一為棋

輸贏黑白認人移

石崇豪富休教羨

潘安姿容不可奇

萬事到頭方結局

半生行徑莫先知

請君服底留清白

勿亂人前定是非

話說人世百年總不脫貧富窮通四字然富的一生活到底窮的一生活到底却象換動不得無怪享榮華的受
人多少奉承受艱難的被人多少厭賤那受人奉承厭賤的雖一毫無羞恥懼怒之意那奉承厭賤人的却自以
為是撒出錦上添花井中下石掉那三寸舌不管人消受得起磨滅不過這是怎的說只因眼裡無珠把一切當
面風光撒撥了許多豪傑豈不可惜豈不可恨昔日有个王播未遇之時讀書木蘭寺中每日向和尚處投齋叢
林規矩小食以後日色中天火頭飯熟執事者撞鐘三聲眾僧齊到齋堂吃飯那木蘭寺和尚十分勢利看見王
播讀書未就頭中四角不全衣襟過身破碎縱然有豪氣三千吐不出光芒一寸終日隨着眾僧聽鐘聲上堂吃
飯眾僧無不厭賤更可恨那執事的和尚使下尖酸小計且待眾僧飯畢然後撞鐘王播听得鐘聲踉蹌走到維
內飯無餘糧盒中菜無半莖受此奚落只得忍耐未免含恨歸心淚隨羞下題詩兩句於壁上道

上堂已了各西東

慚愧開餐飯後鐘

瀉罷拂手而出後來一舉登科出鎮揚州重遊木蘭寺求和尚將碧紗籠罩着所題詩句各各執香跪伏在地叩
首而言說望老翁寬宏海量恕我輩賤賤有眼無珠不識好人那王播微微笑道君子不念舊惡何足介意見此
碧紗籠蓋之處隔開一看不覺世事關心長歎一聲隨喚左右取過筆硯又題兩句于後道

三十年來塵撲面

今朝方得碧紗籠

世情冷暖人面高低大率如此後人做傳奇的却借來粧在呂蒙正身上這也不在話下如今且說一个先時狼
狽後來富貴的女子莫說傍人不料他有這一段榮華便是他引鏡自照也看不起當年面目正是

時運未來來莫笑

因籠終有上天時

話說淮安府鹽城縣有一村莊人姓周排行第六。此人原有名有表，因做人沒撻惹，不曾立得品地，所以人口叫他周六。那周六生長射陽湖邊，朦朧村中所居，只有茅屋三間，却又並無牆壁，不過編些籬柵，蓋些土，便比別人家高。堂天廈一般，這朦朧村地本荒涼，左邊去是水右邊去也是水，若前若後無非荆棘草澤，盡無一片閒田，可以種菜種菜。就遇農忙插苗之時，也只看得周六又是閩兒不學好的，人縱或有搭空地，也未必肯去及時耕種人，便不肯問他。這日逢三伏，春命之根却不可少，你道他做甚生涯？度日專靠在澤中艾割蘆葦，織席營生，那席也可蓋屋，也可蓋船，觀倉糧，壁小人家房圍尖仗，件件用得，所以道路雖小，儘有賣處。即此便是一生衣食根本，却比富家大戶南庄田北庄庫取之不竭用之有餘一般作用。但是天性貪杯，耽飲每月村醪濁酒，却少不得趁得少吃得，多手頭沒一日寬轉，更可憐老婆先已死過，惟有一個女兒，小名長壽，那長壽女年已一十八歲，只因喪了母親，女工針指一些不曉，雖則如此說，就是其母在日，也不過是村庄阿媽，原不曉得描畫刺鳳織錦，纔學所以這長壽女只好替着周六劈蘆做席，你想習熟這樣生活，縱然臂如連綿，少不得裝漆上一層蛇腹，斷紋任你指似箭尖也美，做個搗鼓槌頭，更可憐生得一頭好髮，足有四五尺長，且又青細和柔，若此髮生在貴家富室深閨，女娘頭上，日日加上香油，三六九篦去塵垢，這烏雲綠髮，好不稱副粉面，按容可憐生在此女頭上，却是塵封及理，急忙忙直到夜靜更深，沒有一刻清閒，巴到天明，盥洗冷水，胡亂把臉上一抹，將一個半寸梳子，三梳兩揀梳成三寸長，歪歪不正，正不正一個插梳，豈是埋沒了一天風韻，又可惜生得一口牙齒，齊如螭蟻，細似魚鱗，雖不曾經檀香倒擦牙散，天生得粉花雪白，又不露出齒，跟遠有一梳好處，眉分兩道，春山飛注，一泓秋水，雖則面黃肌瘦，却是真直口方身材，疏正骨肉，停勻。這茶樣一個女兒，若是對鏡，晚妝搽脂，傅粉，穿上一件鮮衣，華服，緩步輕行，可不舍少年浪蕩子弟，步步回頭，單嫌兩隻金蓮，從來不曾束縛，兼之蓬頭垢面，滿身破碎，束縵西聯針線，參差托他弄得分明，似个烟薰柳樹，精態，能得過呂純陽一朝超度，更有一件年雖及笄，好像泥神木偶，閉着嘴，金口難言，除却劈蘆做席，只曉得煮衣吃飯，此外一愛人事，不懂常言，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到了這般年紀，少不得配个老公，婚姻雖則天緣，須是要當戶對，這周六行徑，有什麼高門大戶，與他成親，恰好有个漁翁

劉五生長北神堰中。正與大兒子弄頭親事。更着堰中昏老人做媒。兩家遂為姻眷。男家捕魚。女家織席。那有大盤大盒。閉名納米。湊成六禮之事。不過幾貫銅錢。作聘。雞塊肉。請昏老人吃杯白酒。袖裡來。袖裡去。絕不費半個閑錢。那周六獨有這樁事。十分正經。送來錢鈔。分文不敢妄用。將來都置解在女兒身上。荆釵裙布。就比大大妝奩。揀了一日子。便好過門。這方是田庄小。家禮數有何不可。正是。

花對花。柳對柳。破奩對折茗帚。編席女兒捕魚郎。配搭無差其匹。偶你不嫌。我不醜。草草成婚。禮數有新。即新婦拜雙親。阿翁阿媽。同點首。忙請親家快上船。水人推避前頭走。女婿當前拜。又人兩親相見。文謔謔。做親筵席。即排開。奉陪廣請諸親友。烏盆穩碗。亂縱橫。雜肉魚蝦。兼菜蔬。滿斟村醪。敬敬兵翁。趕月流星不離口。大家暢飲盡忘懷。連呼船頭飛浪酒。風捲殘雲頃刻間。杯盤狼藉。餘餘紅輪西墜。月將升。丈人醉倒如顛狗。船兒女笑喧天。一陣層層齊拍手。

周六親送女兒成親。吃得爛醉。劉五轉央船。直送歸家。這也不在話下。大凡婦女。縫紉補綴。原為本等。長壽女自小不曾學得。動不得手。至于捕魚。道路原要一般做作。怎奈此女早地上生長。扳不得舵。撒不得網。又搖不得櫓。已是不對腔板。况兼魚船底尖。又小又活。東歪西蕩。失手錯脚。跌在水中。滿身沾濕。又無別件衣裳替換。坐待日色方好晒乾。又遇天陰雨下。束手忍凍。寒顫咬牙。光景難看。劉五心上思想。周六不是善良。王願僕或想補有此差失。這場大口舌。如何當得起。一日偶同兒子入市賣魚。一路說此一件閑心事。假如劉五難如此說。兒子若憐愛老婆。遂有个商量。那知夫妻緣分淺薄。劉大已先嫌妻子沒用心。裡早懷下个離異之心。听了父親這話。分明火上添油。使道常言。龍配龍。鳳配鳳。鴛鴦對鴛鴦。烏鴉對烏鴉。我是打漁人。原該尋个漁戶。沒來由听看昏老人說合這頭親事。他是編席席的人。怎受得我們水面上風波。且又十个指頭。并做一處。單吃死飯。要他何用。不如請着原媒。并丈人一同回來。費些酒飯。明白與他說知。你女兒船上站不穩。恐有錯悞。反為不便。情願退但免改嫁。也得依然幫着丈人做活。養家。也得我家總是不來管你。如此可好麼。劉五點頭稱言有理。教兒子先歸船上。自己就到昏老人家。計議此事。那老人正在村中。沿門搖鐸。說道孝順父母。尊敬長上。遂不曾念到第

三句第豆被劉五一扯說道昏太公一向久遠失望今日有多少米了昏老人把袖子一提說盡在其中尚不滿一升之數劉五道一升米直不得好畝錢十五文天色晚了到我船上去吃酒談談何如昏老人道通得通得話猶未了只見前邊一夥人鴉飛鷄亂的看相打走近仔細一看却是周六賣蘆席與人做豆腐後生說了淡話幾字不成為此兩相角口遂至拳手相交旁邊一個老兒解勸就是後生之父昏老人從中挨身強勸把竹片橫一橫對那老者說你平昔不曾教道令郎所以令郎無端尚氣這是你老人家不是又對那後生說周六就住在射陽湖邊與這北坤堰原是鄉党一樣又不是他州外府來歷不明之人可以吃得虧的况且他賣蘆席你是做豆腐各人做自家生理何苦掉嘴弄舌以致相爭便是非為句當不可不可那後生與周六听罷兩家撒手昏老人就搖起鐸來高聲念道和睦鄉里教訓了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眾人听了一笑而散劉五見機緣湊巧說道周親家惱怒既解不如到小舟同昏阿翁閑坐片時飲酒談話周六重新拱手道那日厚情竟忘記謝得怎好又來相擾劉五道親家莫笑話口因小人家做事不合禮節就是令愛進門之後三朝滿月不曾屈親家少叙是為有罪周六听着此言滿面通紅說劉親家說也沒用自小女出嫁到今已過一月就是碗大盤盒也沒一個若如此說來一發教我置身無地昏老人搖手道莫說此話兩省雨有說話之閒不覺已到船邊上船坐下長壽女見了父親掉下兩行眼淚劉大見了文人在船艙板上作個撒網啞劉五妻子也向船頭道個萬福說親家公甚麼好風吹得到此我船上蘆席已破又被媳婦錯腳踏穿墮下水中親家公有緊密些的可帶幾扇與我劉五道閉話莫說且去盪酒煮魚與親家滿風那劉五已與兒子商量定要娶媳婦退歸所以飲酒之閒只敢說媳婦生長岸上在船上不便的話向着昏老人丟个眼色又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長壽女听到落水一節想起從前無家少着沒有替換受了寒凍不覺放聲大哭周六遠未曾開口昏老人終是做媒的善子說開說合便道不難不難我有個兩便之策在此只是各要依我到五道昏阿翁說的話好不好依昏老人道從來岸上人做不得水上人的道路水上人却做得岸上人的經紀此乃自然之理周六官畏偶之後止有長壽姐一人嫁到你家時時牽掛今已滿月何不且送媳婦還家只算做歸寧劉小官也到丈人家去學做蘆席一來可以幫扶丈人盡个半子之

孝二來你家船上應用處用盡取足用。周六官又不消劉阿媽費心。二今即年紀也不小了。依我就尋一個船上姐兒。朝暮種樹。到夜來涼。娶了這株。辦法學得處處有帮子。可不兩便。劉五道。此說甚好。就便到了你親家處。少不得送幾串錢。與他做。盧席本錢才好。為今之計。不若親家同舍。先歸。隔兩日。待我計較了錢鈔。親送兒子上門來。何如。周六听了。首教女婿來相帮。又帶得有平錢。喜上心來。暗自躊躇道。自從女兒嫁後。沒有帮子。越覺手頭急促。如若女婿回來。大有利益。乃扯个謊道。我又無弟。第二個兒女。做得人家。總來傳授女婿。便在我家去住也無妨。但盧席生意。做細比不得。親家船上。網網見錢。送算斟酌。莫要後悔。周六道。呵呀。我老人家說這話。差个。若其有時。連船上。越行錢。岸上也越得錢。若沒時。運算。說網船這業。就是開典舖。也要折本。趁我在此。今愛今日。就一齊回去。劉五道。齊阿公說得有理。况我見有兩個兒子。就作過繼。一个與親家公。也未為不可。齊老人拍手笑道。說得妙妙。快拏熱酒來。周六道。既如此。只得領命了。劉五即教兒子去喚隻小船相候。這周六見了酒杯。分就是性命。一壺不罷。雨壺不休。看看斜陽下山。水面霞光萬頃。兼之月上東隅。漁歌四起。欸乃聲傳。齊老人忙叫天色晚了。快些去罷。周六携了女兒。過船。齊老人一同送歸。行至射陽湖邊。月色漸高。周六已有九分醉意。要坐要立。指東畫西。險些撞入河去。何期已到屋下。整船上岸。船頭一至。周六翻筋斗。滾下水中。長壽女見父親落水。急叫救人。那船家與齊老人。自道手邊。脚慢。誰肯向前。及至喊起地。海打撈起來。已自三魂歸地。六魄朝天。叫喚不轉了。可憐。

泉下及添食酒鬼 人閉已少微善人

長壽姐。換死。恸哭了一番。到家中。觀着米粒全無。空空如也。自己身邊。又沒有分文。乃央齊老人。報知公姑丈夫。指望來資助。殮殮。正不知劉五父子。已不要他。只慮周六。做人無賴。撒費口舌。聞知溺死。正中下懷。那裡肯把錢鈔來收拾。齊老人。原與劉家一路。也竟沒回音。長壽姐。望他兩三日。不至。已知沒相干。央左鄰右舍。在屋角邊。掘个土坑。將父親埋了。奉問至北坤堰中。仍要到丈夫船上。那劉五望見他來。將船移往別處。路中。遇見了齊老人。央求尋覓丈夫。船隻。齊老人。將不要他的話。明回絕。又痛哭一場。可憐單身。獨自。如何過得日子。只得求乞于市。自射陽湖濱。以及北坤堰地方。村戶相連。炊煙不斷之處。無所不到。到處亦無有不捨粥捨飯。與他吃。較。

潤喉的。正當喧鬧之際。人叢中一個老者。將人來。將長壽女子細一看。大聲叫道。此是射陽湖姓周第六女兒。耶。何為至此。長壽女听得此聲。開眼一看。面貌甚熟。却想不起來。你道此老者是誰。原來此老者。也在射陽湖邊。姓嚴。號幾希。深通相法。善鑑淵微。以為麻衣道人善相他的相法。可與相並麻衣道人別號希夷。故此嚴老遠號幾希。自負近于希夷先生也。當初常與周六買蘆席。蓋一草庵。故認得長壽女兒。相他髮髻。玄眉目。齒牙。細身材。端雅。內有正骨。只是女兒家。不好揣得。所以脚有天根。背有三甲。腹有三壬。皆不見得。至于額上。有主骨。眼有守睛。真有益柱。女人具此男相。據此面部。三種以下。他具體三種。定然是个富貴女子。只嫌淚堂黑。氣插入耳根。面上浮塵。宣子髮際。合受貧苦。一番方得享榮華。當時周六口道。他是混話。語言附戲。侮了几句。嚴老大怒而去。自此以後。往來竟不知此女下落。這日偶過此村。看見眾人推集。攔開一看。正見此女。默坐街心。認得青年顏面。不覺喜聲。歎其此時。長壽女時運將到。氣宇開揚。嚴又復仔細一看。說道。周大姐。不要愁。不要愁。造化到。旁邊一人說道。正是造化到了。里田院司長要娶他去。做掌家娘子哩。眾人听了。齊笑起來。嚴老道你莫小觑了他。此女骨頭裡。實貴。有活命之分。若這百日內。仍復求乞。可將我這雨隻不辨玉石的眼珠。刺瞎了。眾人笑道。倘然不准。那裡來尋你。嚴老道。我不是無名少姓的。若是不驗。便到射陽湖陰間來。知庵。嚴幾希便是。道罷。分開眾人。大踏步去了。眾人方知此老者。是神相嚴幾希。自此互相傳說。遠近皆知。不想此神堰邊。有个富人。姓朱。名從龍。聞得這些緣故。他平昔曉得嚴老相法。神妙必無妄言。有心要提拔此女。一日于途中。遇見。遂問道。你終日求乞于市。須無了日。何不到我家。供給薪水。吃些現成。安樂茶飯。也免得出頭露面。長壽女道。尊官若肯見憐。可知好麼。即便棄去。鼓板。隨朱從龍。歸家入廚。不汲水。執爨。送飯。担茶。辛勤服役。他在市叫乞時。雖則口食不缺。却也風雨寒暑。朔暮奔馳。令到朱家。日晒不到。雨淋不着。雖有薪水之勞。却無風寒之苦。頓覺面上塵埃都盡。羊米漸生。一日朱從龍。生于書房中。見長壽女。捧茶而至。放在桌上。回身。便走。從龍道。何不少住。須臾語言。雖則如此。然顏已風魔。却有邪淫之念。長壽女變色。說道。洒掃有善。憐之童。久矣。綢有中柳之女。奴越石父。願辭姜相。而歸繅紵者。恨不知已也。謹謝高門。復為正婦。朱從龍。被此數言。不覺慚。退避。改顏說道。我憐汝是良家女子。墜落皂由。今在

我厨下原非長策。欲為汝擇一良配。非相戲也。長壽女不答。掩面而出。正是。

花枝無主任西東。羞共芳菲鬪豔紅。縱使花頭甘自老。肯教零亂逐春風。

話分兩頭。却說有一書生。姓吳名公佐。本貫湖廣廣濟人氏。這廣濟舊名新春。在淮楚之交。負山倚江。本多富家大族。公佐家世簪纓。倚才任放。落拓不羈。擊劍走馬。好酒使氣。至於一擲博蒲。不惜黃金千兩。又雅好名山勝水。背文遠遊。來至鹽城地方。浪蕩天涯。資盡。日窮。一日無可聊生。乃投入本城延慶寺。權為香火道人。可笑他本來。這家華公子。怎做得香積行童。打齋飯。請月米。懶得奔馳。挑佛像。背鐘鼓。強為努力。鋪地。獄。恁忙忙。折倒。幾油。請佛行香。生祭。祭收。藏。觀。布。監。監。長。壽。線。禮。所。當。應。書。押。小。香。錢。例。難。缺。少。道。場。未。敢。積。囤。米。先。入。磬。籠。書。食。給。過。浴。佛。錢。已。歸。纏。袋。裏。米。不。是。孫。陸。空。何。苦。甘。為。郭。捧。飯。

吳公佐在延慶寺。混了數月。一日在外。吃得爛醉。歸來。當家和尚。說了他幾句。公佐大怒。使出當年性氣。與和尚大鬧一場。走出寺門。想一思。我吳公佐。也是條漢子。暫時落魄。怎麼這禿駝之氣。不如且歸故鄉。再作道理。將身上幾件衣服。變賣。做了盤纏。一脚直走到廣濟。親友們都聞得他在鹽城延慶寺。做過香火道人。俱笑道。這个挑聖像。背齋飯桶的。不知放不下本處。那裡伽藍何方。檀越復流回來。想必積得些道場。使用齋糧。銅錢。要在本鄉本土。置几畝香火田。奉祀祖先。祭字。再不然。定是要討一个香火婆。與和尚養个佛子。佛孫。理你也笑。我也笑。把他做了話柄。父母叔伯。也都道他。不肖。並無一人。睬睬。吳公佐。原是命讀書。有血性的男子。那里當得起這般朝誦。心中又羞。又怒。却又自解道。蘇秦。不第。妻不下機。嫂不為炊。骨肉冰炭。自古皆然。豈獨我吳公佐。耶。男兒四海。豈堪家何人。故鄉生處好。立下這念。遂復翻身。仍到鹽城。當官好馬。不吃回頭草。料想延慶寺。自然不肯相留。決無再入之理。却到何處去好。難道吳公佐。便是這个結果。且隨意闖進去。也是天使其然。却遇着延慶寺。東房。借讀書。一个秀才。覆姓司空。名浩。曾見公佐。在寺做个香火。頗見面善。詢其來歷。公佐道出。凡句文。人話。語。司空浩。大以為奇。自想。不知。果是何等。樣人。便留到讀書處。坐下。盤問一番。公佐談吐。淵博。應答。如流。司空浩。不覺驚異。起敬。說道。足下。本是我輩中人。如此失身。此寺。執役。公佐笑道。抱閨。擊析。質春。灌園。古人之常。何足為怪。于是。

盡以愛情相告。司空浩就留他住下。乃與眾齋長說我輩雖在黽序。今見廣濟是元腹翁古陣。不覺放手退步。此兄客途窵落。何不留他居于學宮。晏舍凡一應書東往來。府縣公移。交到本厚者。悉托此兄代筆。免費我等心思。兼省學師委諭。可不兩便。眾人盡以為然。遂引公佐。見了學師。揀一齋舍。喚他居住。自此時共諸友盤桓。日親日近。凡文翰之期。花月之會。若吳公佐不在。滿座為之不歡。一日中秋佳節。眾友醵金。叙于前街劉孝廉園。亭賞月。酒設在馴鴛沼上。鴛文禽也。左右其翼。像野性。非人家池沼中可畜。那劉孝廉園。地時有此鳥。飛甚速。起一館于沼上。取名馴鴛。是夜對月飲酒。適兩隻鴛鴦從空飛下。司空浩道。月光明淨。文鳥嚶鳴。正好入味。五輩可取古人詩一句。中間要鳥月兩字。作一酒勇。眾友俱稱最妙。司空浩遂把盞說道。呼月杜鵑。喉舌冷。一友姓鄭名元龍。就接口道。子規枝上月三更。一友姓身名羅非沈。吟。吟。吟。乃言鴛鴦湖上。烟雨屢。司空浩道。請問再見此句。出在何刻。羅非道。下弟。豈不知二兄所詠。一出蘇子瞻。一出杜子美。但只言鳥月。並不及鴛鴦。所以特造此句。雖非古作。却有根據。鴛鴦湖在嘉興府南門外。烟雨屢。即在鴛鴦湖上。自我作古。却不好耶。三人各相讓。罰。烘堂不已。輪到吳公佐。微微冷笑。說大畧詞家。要顧名思義。今夕在馴鴛沼上詠詩。並無鴛字入題。所以該罰。此名不稱其義之一徵也。若我吳公佐。生來落地三十盂浪。遊踪至今。尚未有家。倘奉令詠及鴛鴦。却與此身名義。乖謬。情甘先罰。巨觥復詠一詩。見志。萬勿共為駭笑。以增詞壇話柄。眾友道。何敢就請吟。吳公佐持杯望月。吟出一詩。却是七言八句。詩云。

十載淮陰浪蕩遊。

射陽湖水碧於秋。

難逢漂母頻投飯。

却愧王孫未罷鉤。

燕于樓頭新月冷。

鴛鴦塚上野禽吟。

曉波雖有雙魚佩。

只恐冰人話不投。

以言罷眾友聲聲稱贊。司空浩道。吾兄捷才。撰成妙句。才子在此。安得無佳人哉。鄧元龍忽然叫道。有有有。吾當為吾兄作伎。再雅非道。元有何門。以作朱陳配。元龍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再雅非笑道。妙妙。賺財盡是我三友。詠當。並不消。其挂念。只是擇日。取吉。專待尊命。司空浩道。兩兄所言。誠為感念。何獨不令小弟知之。鄧元龍道。大耳不傳道。吾兄若知。定先要換一脚。媒人。吳兄客邊。冷淡。便不好與他。節省一些矣。三人大笑。正當歡笑之際。適

賴偷縣送中秋節禮與本縣公有帖到學。要作回啟。差人立候。公佐遂先辭去。去後司空浩問道。這兩兒所言。
 戲耶真耶。節元龍道。兄不聞北神堰朱從龍收得一馬婦乎。此婦乃射陽湖周六之女。出嫁與漁戶劉五之子。周
 女不諳漁家生業。兼之夫婦無緣。連連周六。六何期周六身死。此女無業。流落街衢。求乞有嚴。幾希相士。相他骨頭。
 裡骨後來。遠有好日。因此朱公收于厨下。供薪水之役。日漸改頭換面。從龍前與我言。欲待為之擇配。雖不比洪
 皓贖劉光世。蔡家女子却勝於曹孟德。再嫁文姬。今吳生客中離索。吾輩為渠安頓一所房屋。為他治些禮物。辦
 些酒筵。令此鰥夫曠女得遂于飛。也是好事。倘吳生後得此情。知道乞再根苗。恐成嬉笑。或棄之而去。在吳生不
 免薄倖之名。我輩不夫好義之舉。適纔老兒搗三問四。未免笑端。故此秘而不語。以意度之。或可。或否。正須老
 元一決。句空浩道。此事固無不可。但須先與吳元說。知方為全美。節再二人皆道。不可。若說知定。然不諳。這吳生
 是說大話的人。亦三分使氣。昔年在延慶寺中。若為奴僕。及歸鄉里。厥疾不容。到此無依。也是一精光赤漢。並無
 衣食。我等既拔他苦難之中。又完配曠怨之際。勿論感恩深處。量必為家燕好之私。盡盡全醜。況乞正之事。勝于
 淫奔。說合為親。並非野合。兵生成親之後。和好膠漆。固不必言。即或有改悔之心。我輩當以大義責之。只要破些
 錢鈔。教朱從龍厚些。校查。聞那女子飲食已復漸成模樣。吳生見財自喜。不覺一錢得却一房家。小有何不樂。司
 空浩道。既如此。我們同去朱家。走遭與他斟一番。元龍稱言有理。當晚席散。次日三人步到朱家。那朱從龍雖
 豐裕。却少文士。往來近時。方與節元龍相交。今見又同兩個秀才來拜。不勝殷勤款待。筵坐已畢。問來意。三人
 具以前情相告。朱從龍欣然道。在下收留此女兒。他有些志氣。愛護勝于親生。方欲與他擇配。不道三位先生有
 此表舉。自古道。見義不為無勇也。在下當薄治絲盒。以嫁此女。其外房戶酒饌之費。三位先生。分為治辦。決不食
 言也。吳輩厥事。以成士林一段佳話。三人聞言大喜。即欲相別。從龍留住。大祭酒席。盡歡而散。明日三人來對吳
 公說道。佳人有在。佳期不遠。但求老元擇一聘日。并定婚期。弟輩當與吾兄速成此事。吳公佐道。天下那有不費
 一錢。倩人成婚之事。節元龍道。昔阮宣子四十無家。王大將軍致錢為婚。古來曾有行之者。元亦何必多謙。公佐
 且說是何等樣人家。有多少年紀。人物若何。使小弟知得。也好放心。元龍笑道。老元不必細問。臨期便知。我三人

必不相悞。任你絕妙便了。但求成婚。當以天緣自安。爲好終身。新婦不作朱買臣之妻。老兒勿效黃允重婚之事。傷害天理。滅絕人倫。則吾輩弟兄永世有光矣。吳公佐道。三兒既有此等美情。小弟若負義志。思其生世。世永墮豬狗胎中。言罷叩頭。向天設此誓願。三人見他如此賭誓。料無他意。急即來回覆朱從龍。從龍喚過長壽女。說知就理。長壽女臉色漲紅。便不言。從龍言。汝既爲大家所棄。在此亦非終身可了。若此長姻不就。嚴發希之言。反不驗矣。長壽女听了。纔點頭拜謝。從龍又分付家人。勿得預先走漏消息。鄧元龍三人各出資財。賃起房舍。買辦床帳家仗。一面教公佐選擇吉期。正是凶事不厭進。吉事不厭近。遂定九月初二日行聘。十二日天德黃道。不將日成親。這聘禮也不過鄧元龍三人袖裡來。袖裡去。所以外人並不知得到成婚。這晚三友已治具酒席。朱從龍親送此女來至。大家歡呼暢飲。夜闌方別。三友復珍重長生。好作新郎。公佐唯唯微笑。這段因緣。果出意外。

周氏女。自漁蓑卧月。海棠紅。拋在瀟瀟。猶留却十分顏色。吳家兒。向書裡呼真。白元君。染成被褥。梅拚着一滴波濤。

大抵豪邁之人。當富足時。擲千金而不顧。及至窘迫。便是一文錢也是好的。譬如吳公佐。本來是富家公子。昔年何等揮霍。到此飄零異鄉。窮愁落魄。熬得了這房妻室。且又安容。鴉鵲動止安詳。又有好以資糧。喜出望外。初意。只道是朱從龍家養女。並不知此女昔時行徑。及至成婚之後。那壘中人當做一件新聞。三三兩兩的傳說。公佐聞得。大以爲怪。細細訪問。方知就裡。因想自家是個男子漢。到沒奈何時。只得權借僧寺。栖止。何況此女爲夫家所棄。無所歸依。至于淪落。亦不足異。轉了這念。毫無介意。那司寇鄧再三友。打听消息。並無片言。喜之不勝。吳公佐本來資性通達。文章詩賦。以外酷好的。是呼盧局博。只因一向窮苦。謀食不暇。那有銀錢下場博賭。到此了這些。被資用有餘。更兼家有賢妻。又是吃過辛苦的。自會作家。不勞內顧。不覺舊時豪態。復發。逢場作戲。擲色扯牌。無有不去。不想却遇著一个大賭客。這賭客是何等樣人。乃是鈴轄萬明之子。小名尊哥。那尊哥生來不讀半行書。只把黃金買身貴。見了丈人。秀才便如仇敵。遇着吳公佐。這般好賭之人。却是如魚得水。尊哥自恃精粗胆壯。與公佐對博下錢一注。也是其公佐運該發財。尊哥無策不成。反輸一帖。到公佐手中。呼公便公。呼六便

六分明神翰鬼運一般到手擒來尊哥今日不勝再約明日明日不勝再約後日不數日開連輸下幾千萬。尊哥世襲官衙雖不加貧公佐白手得錢積累巨萬從此開起典庫那典庫生理取息一分遠且有限惟稱實業裝買放月利上加利取費無算不五年間遂成鹽城大戶聲達廣濟致鄉當初公佐落魄歸家之日親族中那人不把他嘲誚至于父母雖是個親生兒子惟恐逐之不去今番廣濟縣中是親非親是友非友惟恐招怨不來那吳公佐葉落歸根思遠廣濟長壽祖又無三党之親在射陽湖濱並無眷戀只有父親尚埋淺土備起衣衾棺槨重新殯葬墓築墳墓并遷其母一齊合葬又買下幾畝田產給與墳丁以供祭掃葬事已完收拾起身同歸廣濟可敬那吳公佐非薄倖之人大張筵席請司空浩鄧元龍丹雘非三友痛飲一日各贈銀兩以酬昔日成婚之用又同妻子到朱從龍家拜謝養育轉嫁之恩惟有嚴幾希已死到其墳墓沃酒奠祭而別諸事既畢歸到廣濟喜得雙親未老浙思一舉登科埋頭兩年使遊廣濟學宮三入棘闈兩預貢籍科貢原是正堂藉此資格出為雲南楚雄府南安州知州政簡訟清一州太治可見家道富饒的人免得貪酷致損廉節三年考滿父母受封周氏女封為端人衣錦還鄉並不比舊時行徑被人譏笑那吳公佐出身富貴之家容易革去延慶寺香火面目像周氏從父織簾席起身至于漁戶退歸沿門乞食衣衫藍縷既無一寸光鮮面目灰頽那見半斤精米無端身入朱家飽食暖衣及至出配長生資財充裕女工針指無有不精身體髮膚倍增恭膩坐一如花植雕欄步一步似柳播誘圍却是為何從衣食養人勝于莊嚴佛相至若身居閨閣封出朝廷仗頭一想總成一夢奉勸世人大開眼界莫要一味趨炎附勢不肯濟難扶危倘後來人定天移可不漸報無地說便是這等說恐怕跳不出美涼腔子何怪蘇秦不第而歸王播聞鐘而食不為妻嫂所笑聞黎所唾哉自古道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百年之內飢寒天折也不可知就是百年之內榮華壽考也不可定只要人曉得難過的是眼前光陰未定的是將來結局在自己不可輕易放過在他人莫要輕易看人若不信時但看周氏女始初乞馬市中後來官路紫封即是梅棣

詩

湛湛青天點點雲 從頭到底百年身 也難富貴將君意 且莫貧窮把自嗔
 久盡梅花須看蕊 雪消楊柳自逢春 去開男子他家事 且看周娘一女人

第五回 感恩鬼三古傳題旨

十里松音將子山。暮烟收盡梵宮寬。夜深月照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

一派石泉流沈澗。數庭霜竹顛琅玕。大鵬洵有搏風便。還許鷓鴣附羽翰。

此詩乃郊正夫教兒子就學于王荆公。把這詩引見。并勉兒子奮志讀書的意思。然讀書不過為着功名兩字。却不知讀是書。盡其在我。功名自有天命。假如人根器淺薄。稟性又懶惰。動不動想到某年上登科。某年上發甲。滿口胡柴。不知分量。此等妄人。自不必說起。還有一等天生好資性。又好才學。准准的十年聽下。鉄硯穿磨。若問到一舉登科。盡付與東流之水。此是為何大抵發達的人。一來是祖宗陰德。二來要自己功夫。有德者。天必有報。有學者。天又惜其苦心。報以今生富貴。縱之有不定數。一毫勉強不得。寫得出手。纔見學問。到得己身。纔是功名。決不可畫餅充饑。徒成話柄。正是

富貴未來休妄覲。功名到手始為真。鷓鴣欲奮圖南翮。徒被時人笑破唇。

話說宋孝宗淳熙年間有一書生。姓仰名鄰瞻。父親仰望。是富陽縣中人。家媽媽曹氏。兩口兒。生平好善。在今人說好善。不過是造佛齋僧。但不知佛生于西天竺國。那要人梅檀粧塑。若是雲遊僧道。龍蛇混雜。還有飲酒會淫。劫財害命。勝于強盜十倍者。一般結夥遊方。難道齋了這樣和尚。便叫做行善。所以會修行者。救人饑寒。解人等怨。隱諱人過失。過窮人死。不能殮者。拾棺木。或見荒郊野水。死骸暴露。收撈埋葬。又次一等修建橋梁。補葺道路。這都是現在好事。仰家兩口。老頭行了三十年善事。家計日漸貧寒。只這一個讀書兒子。早暮攻書。年到三四十歲。依然一領青衫。賴有結髮妻子姚氏。績麻織布。克盡女功。然除了讀書的喫死飯。一家之中。出氣多。進氣少。單靠着書已。番身。傳一日。甘來苦盡。那知時運不倒。窮一日。雖不懊悔。幾十年空行方便。然到得事體艱難。未免生出許多咕噪。仰鄰瞻從此厭苦。家中兄雜。寄居報恩寺中讀書。古來佛在西天憐慢國之極邊極際。國名安樂。本與中國不通。漢明帝時。西僧二人。以白馬駝經四十二卷來進明帝。緘子蘭台石室。自此廣興佛法。至于梁武帝。尤極尊崇。禰處都是招提。顯。若梁武帝姓蕭。所以凡有佛有僧之處。皆名蕭字。仰鄰瞻本是善門子弟。見此情

淨法門。朝鐘暮鼓。誦經念佛。分明離了火坑。來到清涼世界。深喜其幽寂。又與主僧所虛和尚甚悅得來。因此也絕戒葷糲。隨僧茶飯。只多了幾莖頭髮。卻便是一個不剃頭的大知識。自早春到寺。倏忽便是六月。一日正當赤日當空。流火鑠金之際。仰鄰瞻自覺得聖賢對面。徹骨清涼。偶乘須臾空隙。縱筆題下古風一篇。題曰六月吟古風云。

曠輪獵野枯杉松。火焚泰華雲如峰。天地鑪中赤烟起。江湖腹沫烹魚龍。狗沫烹魚龍。狎極渴獸唇焦斷。破瓶無聲落暗漢。飢民逃生不逃熱。血逆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宮徹羅綺。渴將水壺吞貝齒。炎風隔斷真珠簾。池口金龍吐寒水。象床珍簟凝流波。瓊樓待月微酣歌。王孫晝夜縱娛樂。不知苦熱還如何。

吟罷恰當月逢三更分外清光。夜氣既升。炎威稍減。忽然牆外有女人聲音。說道熱猶自可。只過世的人真好苦也。隨又吟道。

淮右東甌路渺茫。遊魂依舊各他方。此中十載身前概。何處三生夢裡香。 腋氣欲除荒草破。麥舟將去夜台涼。莫言伴讀無隣火。泣斷啼鵲刻漏長。

鄰瞻听了大驚道。這語言詩句。分明是鬼。真好奇怪。話聲未了。所虛和尚叩門送茶。說官人今日熱否。鄰瞻道。熱自不消說。起還有一樁怪事。和尚道。有何怪事。鄰瞻道。過來玩月。忽听得牆外有一女人聲音。說熱猶自可。只過世的人不見天日。真好苦也。說罷又吟詩八句。這可不是怪事。因將鬼詩念與他听。和尚道。此乃古廊下棺中鬼魂所作也。此鬼時有聲响。然不作祟禍人。官人休得驚恐。鄰瞻道。這棺中究何人。曰。先年淮安進士伊爾耕。往溫州赴任。路經富陽。何期小姐暴死舟中。權將此柩寄于本寺西廊之下。及伊爾耕歷官東甌。全家疫病而死。致此女十年無人收葬。每到風清月白之夜。或吟詩。或怨嘆。悽慘異常。但不曾有成篇詩句。想必見官人是才子。故此特地出頭。今細詳詩中之意。却是求人埋墓。官人是善門子弟。何不發此心愿。以慰旅魂。鄰瞻道。此願亦易。我若得寸進。便當營一窆。以安其靈。只是我這功名心愿。何時償得。和尚道。人有善念。天必從之。橋梓積德。累仁。程自然遠大。但在遲速之間耳。何愁此願不遂。兩人茶罷。各自就寢。詩云。

梵鐘聲斷野煙空。

旅魄哀吟猶暮風。

肯惜佳城藏玉骨。

不教重泣月明中。

是年正當負舉。那知貢舉官乃龍圖學士汪藻起。這汪藻起當年未發跡時。與端州高安人鄭無同。在國學相好。兩人結為八拜之交。約定日後。有果好處。同享富貴。何期雙雙同進試場。藻起登科。無同落第。雖則故人情重。須位隔雲泥。各人幹各人的事。藻起頗有文名。得授館職。一日對鄭無同道。以兄之才。必非小就。我雖叨在宦途。要舉薦你同遊大人之門。不過順風吹火。不為難事。但良材濁用。甚是可惜。兄但放心入山讀書。一應盤費。惟在於我。且待賓之日。或我執筆文衡。或在文場提調。或內簾總裁。凡可用力之處。便來相約。自有話說。鄭無同道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吾兄隨在垂念故人。足徵高誼。但願此日兄弟。他年轉為師生。這便弟之僥倖了。自此鄭無同歸高安讀書。汪藻起在仕途作官。歷官至龍圖學士。那時南北請汪藻起充使臣往賀金主千秋。還朝便道歸家。召知貢舉。藻起要踐那二十年朋情宿約。密遣人約鄭無同至富陽報恩寺相會。原來藻起當年曾厲在報恩寺看書。有願後日有幸登科。至典選文衡。當于寺中建立文昌帝君寶閣。今日果遂其願。子貢舉命下之前。先到報恩寺來開疏建閣。鄭無同得了消息。即從高安來候見。藻起可知宋朝關防尚寬。一個應舉秀才。與大座師兩相。恩寺來開疏建閣。鄭無同得了消息。即從高安來候見。藻起可知宋朝關防尚寬。一個應舉秀才。與大座師兩相。實至全無迴避。鄭無同星夜趕至報恩寺。見了汪藻起。藻起留住小飯。听虛和尚原是舊日相知。亦得預坐酒罷。藻起令听虛暫避。携了無同之手。各處觀看。自殿上走到西廊。正是伊小姐停柩之處。四顧一看。並無耳目。藻起低聲對無同道。二十年陳話不覺始遂初心。可将程文易義。冒中送用三个古字。以此為眼。切勿差誤。無同領諾作謝。隨即相別。都各起身。藻起開船。往上江驛起發。無同另將小船前後而行。即此同學弟兄。一個官到主文。一個尚為科舉。應試。真。正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後。人曾有詩。說汪藻起鄭無同故事。詩云。

二十年前此弟兄。

一般燈火一般紅。

憑將明遠樓頭月。

照彼麻衣待至公。

當時仰鄰瞻。因汪藻起停郵于此。人叢喧鬧。暫歸家中。待到去後。方纔至寺。笑一聲道。我家老座師將到臨安矣。不知可有福分。招得我這好門生。到了晚間。點燈觀書。須臾神思昏倦。便思起來散步。只見一座院宇。卻象閨闈一般。中有一少年女子。淡粧靚服。舉手對鄰瞻。道。妾與君子忝辱比鄰。君政書史。妾事女紅。但君子不曉得我。

房中針指我欲曉得君子文案間翰墨大抵別君臣春秋辨夷夏壁經首二載終八誥毛詩連四始分六義周易上無論八卦中分出六十四卦只要題冒中守定三个古字自眼此是通場舉子不能想到須切記之要在淮安長遊東越錢塘一滴水冰衡歸帆蕭寺十年秋全無魚腹雖龍眠居士荒蕪南北山頭祭西上文王未掩羽毛殘路倘先君有再返之魂自當結草即賤妾有通靈之路更勝啣環言之痛心不覺淚下方在悽慘之時只見一青衣人報道老爺老夫人從蘭溪下來將次船到桐廬鄰驛回頭一看不覺驚醒却是南柯一夢思想夢中之意分明是西廡下棺中女子顯靈只是其中意味好生難解詩云

一杯方許立安魄 三古先從夢裡傳

始信積金輸積德

陰功端的可通天

且說鄭無同領了汪藻起密語未曾考試先把一个省元瑜在荷包裏到得臨安帝鄉風土十分富貴兼且名山勝水天下所無酒樓妓館隨地皆是無同意氣洋洋迷戀花酒今日游湖明日看潮弄得形銷氣弱家僮阻勸反加打罵有幾個同筆硯的朋友見他淫縱無度亦苦口規諫也只是不聽從來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自此再沒一人睬他恣意放肆及到臨場以宿酒過虛兼冒傷寒霎時頭疼身熱霍亂吐瀉百病攢身口發謔語嚇到家人門手忙脚亂求神問卜延醫贈藥眼見得不能入試了錯過頭場到二場三場縱然身子健旺也是無用可惜汪師二十年一點熟場不覺冰消瓦解却不知程文易義中連連下三个古字的人在那裡了這方是

狀元禱在荷包裡 又被東師剪得多

却說仰鄰曉得了西廡女兒之夢牢記于心看看試期將近也收拾書囊至臨安候試到二月初九頭場有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易題仰鄰曉悟到夢中所言周易上無論八卦中分出六十四卦只要題冒中守定三个古字作眼方直揮道

陰數為一偶也陰性為坤順也以地道明坤義而首言元以陽剛先陰順而繼言象求其地類而以行地之物當之則牝馬之貞求其陰不兼陽而以減乾之半應之則朋得西南之吉古伏羲以所画之奇偶俾之文王古文王以元亨利貞所係之詞為象者俾之周公古周公以所係詞斷吉凶者為爻以足伏羲文王之義固仰乾

則坤德不彰而厚德載物此所以為地勢也。

汪藻起閣到此卷見連用三个古字為晉通場未見有文勢亦開爽簡勁定然是鄭無同無疑。隨批上上表放於前列及至臨期折號一看乃是當陽仰鄭瞻並非高安鄭無同汪藻起以為奇怪此時各經房分考官及大提調內外監場官眾目咸在一時改換不得是科狀元乃崑山衛溼放榜之後大宴瓊林六街三市爭看新進士遊街喧填道路揜擠不上車車剩這個有關節無福分的鄭無同獨在下處納悶與別个下第不同瓊林宴罷各進士除了公泰還有私謁仰鄭瞻會過同年之後獨自來拜見座師汪藻起因這三个古字疑惑在心便問道功名雖有定數文義出自心胸易義地執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祇言坤義可也何必并及乾卦鄭瞻道無乾不成坤亦非支語藻起又道然則從古到今並無兩個伏羲文王周公但言伏羲文王周公可矣何必迭用三个古字我還要問這意思明白鄰瞻道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之語原出自夢中明得門生三古字正與相同因將當陽蕭寺夢中之事述了一遍藻起大是驚駭方嘆幽明異路感通如此無怪乎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也方在聚話間忽地人來報高安下第秀才鄭無同要見說聲未了草已直走到所上一个是下第故人一个是新中門生齊貴不同炎涼各判當時汪藻起只該三言兩語而散不令停留聚話惹出一場大是非來。

方知語是針和線。從頭釣出是非來。

此時汪藻起只因事體怪異既欺仰鄭瞻得此奇夢又怪鄭無同這等命窮到手功名却被人平白取去說便如此也只該在自己心上轉過念頭罷了又不貪附着鄭無同耳上說如此如此若是鄭無同是有意思的人只合付之于命他本性生來躁急又遇着失意時眼紅心熱聞此言愈如肝經火旺憤氣填胸說道如此說來老座師中了个夢缺門生了想必當初乃尊堂在夢中交感得了胎元夢年夢月夢日夢時生下來即有夢連生下又請得好夢書做得好夢文章夢策論如今中得好夢進士他年直做到夢尚書夢和制誥日後夢致仕歸田少不黃梁一夢夢中遊過了十八重地獄這方是夢缺結果仰鄭瞻听得他胡言亂道又好笑又好惱欲待抵對他幾句又碍着座主高皮想一想起是我得時人該讓失時人伴作一笑而別其時汪藻起也怪鄭無同出言狂妄無

奈自己關防不密，嘆一聲：「惡人做不得，好人更做不得。」把個鄭無同冷淡了出去。鄭無同一發大恨道：「世情如此惡薄，有了得意門生，就棄下弟故人。氣惱不過，偏要與這孽緣歪廝調弄他，個不利市。打得仰鄰瞻釋，禍之後，即告假歸家，無同也就赶到富陽，鄰瞻衣錦還鄉，見過父母，就到報恩寺，備起祭禮，至西廊下伊小姐柩前，祭奠過了。與听虛和尚商量，即于寺旁築起墳塋安葬，以報其德。選下吉日，良時，請堪輿先生，定方向，開金井，將小姐棺木抬到墳前，鄰瞻身主葬事，暫服素衣，執紼引道，听虛邀請僧眾，誦經度亡。鄭無同祭，聽得了，買起紙錢祭品，吃个半醉，嘻笑而來，恰好棺方入土，無同設下祭禮，焚起紙錢，又不禮拜，只哭聲。伊小姐：「你何不扶持我鄭無同三个古字，中了進士，情願替你題請欽賜諭葬，代三年相麻重孝，怎如今日這般冷淡，可惜那尋錯了人也。」說罷，又呵呵大笑。眾人認他是癡，却又衣冠濟濟，認他是不癡，却又言語不倫，正不知甚麼緣故。只有仰鄰瞻，心裏明白，曉得故意來奉鬧。走過一邊，不去睬他。鄭無同見没人招架，便問道：「客遠來，如何不見陪賓的相接？今日何人主喪？何人為孝子？何人為義夫？」此時，真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連仰鄰瞻沒了主意，听虛只得上前問訊道：「尊相面善，可是向日與汪座主在小房同飲酒的鄭相公麼？」鄭無同道：「然也。若没汪座主，怎中得仰夢鯤？听虛道：「尊相出言畧少次序，鄭無同道：「次序，我就與你比个拳勢。」言未了，擎拳望仰鄰瞻面上打去。听虛向前攔阻，說：「尊相此是何意？鄭無同道：「我偏怪他主喪不挂孝。听虛道：「仰命亦無挂孝之理。鄭無同道：「既無挂孝之理，便不該主喪。听虛道：「若如此，反覺尊相欠通了。這伊小姐的屍棺，十年暴露，無人收葬，仰爺在小房讀書，聞知其故，發願若得成名，即便墓葬。此不過是陰功善事，原不該着孝服。在先文王，澤其枯骨，過死屍，就理那裡，掛得許多孝。鄭無同听了這話，怒氣愈加，便罵道：「賊禿，誰要你攀今吊古，弄嘴掉舌，偏護孽緣進士。」劈面一个巴掌，打得這和尚耳鳴眼暗。听虛也怒從心起，說你是外方下第秀才，卻到這東來，放肆亂打平人，隨手一把，就揪住鄭無同中髮，放出少林幫襯，攆着大拳，當心便捶。仰鄰瞻恐弄出事來，只得橫身解勸，折開，常着笑對鄭無同道：「主喪的固不成禮，送葬的也覺多事。大家認一不是何如？」無同本要夾高，惱仰鄰瞻，不期反受了這場侮慢，自覺乏趣，一整衣冠，大罵道：「禿賊，有了大幫手，敢欺負我下第舉子。難道輕輕放過你不成？若不弄你發配到遠惡軍州，我也不姓。」

做鄭一頭搖搖擺擺大踏步而去。喚船隻復到臨安想着仰鄰瞻是個進士別事也扳他不到就把科場關節上他一疏只是汪藻起一片美情我自命薄不能入場如何反去連累他又想仰鄰瞻若不用三個古得串到也罷了偏是他偷了關節公然登第何等榮耀我雖命窮怎生氣得過又想這關節却是鬼魂所傳知如何做得證佐千思萬想難以措詞欲待歇手又放不落听虛和尚尋思幾遍嘆一聲道破加之罪何患無詞就在燈下吃了幾遍悶酒磨起墨來草上一疏疏云

陛下龍飛藩邸先知稼穡之艱難鑿烙重瞳更切文衡之鄭重第春秋為腐爛朝報科目非湊集但言竊有新科進士仰鄰瞻幼稱儒學長附明經題本全牛學疏半豹文言累句大玷賢書即其易冒中所云古仗義古文王古周公古是必有今請求其對假如陰有數陰有性陰有義言陰復又言陽何辨于題况當皇上中興隆業手足乾坤離焰當陽正方魁消亡之日乃言旨出蕭寺女鬼顯受臚唱之傳宣陰瘞成宗之旅觀鑿破先陵有傷國脉兼信妖僧听虛左道邪術結為死黨妄談禍福誣藝祖于小兒致有陳橋之變謗太宗而疑于斧影託生兀术之穴上訕祖宗下亂國是關係匪輕臣何敢隱

疏上批下聖旨道據下第舉人鄭無同所奏仰鄰瞻易義看禮部最勘文理有無穿鑿悖戾及所鑿破山地處屬何陵妖僧所傳誣誘有何實據會同法司嚴提諸犯及主文官鞠審奏報當時本下法司行文拘仰鄰瞻鄭無同听虛和尚一干人眾到案任你汪藻起是南省老座師少不得青衣小帽同在秋曹衙門門揖跪下問官一一詳審鄭無同只將仰鄰瞻易義中辨並不敢說到汪藻起當陽寺中私囑的言語可知事無根據辨端自多審到听虛和尚听虛將仰鄰瞻讀書時鬼魂吟詩發心許其葬埋前後之事從實細說一遍其他妖惑誣誘等事無影無踪所莫之地又非先朝陵寢鄭無同理虧詞道硬賴不過問官已知虛詞誑奏隨從實定了審詞汪藻起終念無同昔年交誼反與他極力周全問官乃從輕擬罪禮部已將易義詳閱並無有碍即會稿合誼覆奏疏云

鄭無同以下第伎心致怨已進之仰鄰瞻此未入官而如本理外之所無其于易義三古字義理通達無悖何得借以發端陰統于陽而本于乾亦非題外生枝以此言而指摘則榜盡關史議矣又勸得鄭瞻讀書僧無

偶見無主墓，棺計以進身，為之寃寃，亦善果也。不食其，果于登第後受之。斯誠仁者之事，似有風俗有禪，乃誣人者，執此為通報關節，尤可異也。果如無同之言，必起枯骨，而質于庭，亦聖世法曹之所不及者。况昔呂蒙嘗于孫策之座，夢侯義文王周公與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以夢合夢，自古有之。富陽向無陵寢，襲傷國脉，何人見之，先朝典故，金匱未聞，听虛以乞食僧，何從見解，執以為論，誣妄可知，而乃敢以無根傳謗，聲動聖听，下及主文臣汪藻，起囚首訟庭，則無同欺罔朝廷，累辱大臣，罪奚追哉。姑念下第貧漸，小嫌致累，流徙薄譴，懲戒將來，听虛以不平之憤，為鄰瞻助一臂之力，菩提大戒，乃若此乎，亦宜杖儆，其汪藻起，招舊供職，仰鄰瞻以次選用，庶善者勸，而惡者懲，國法伸而詳請服臣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聖旨一如所奏，鄭無同流徙邊方，汪藻起復為大端卿之官，听虛納贖杖，仰鄰瞻除授庐陵縣令，領了憑話，回到家中，收拾起身，仰望老夫妻一生好善，得此兒子成名，心滿意足，又對鄰瞻道：「你今科名全虧伊小姐託夢，既葬其身，雖足報之，我還念他的父母一家死在官所，如何無一些音信，想來十年前故官靈柩，定有着落，為今之計，你自同媳婦往庐陵上任，我便到温州訪求，倘得其實，願與他家扶柩歸之淮南，方盡我一生為善之念。」鄰瞻道：「兒子雖有是心，因向來為此幾本毛頭書，拋撇了父母，今幸得一官，正奉侍任所，少盡子情，怎的及要食風宿水，跋涉遠道，况兒子忝中進士，做了縣令，已自有人使喚，只消差一役人，前往足辦此事，我與爹娘回到庐陵，却不兩便，仰望道：「恐使人未必盡心，還須親去商量未決，恰好湊巧有一淮安伊姓人到報恩寺中，尋問伊小姐之柩，原來淮安連歲水灾旱荒，以致人民飄散，致此十年之後，田禾豐稔，百姓漸漸復業，那來人是伊爾耕嫡親姪兒，名喚伊蒲，雖知叔父合家死于任所，彼時年幼，飢荒出門不得，今幸長成，飽支吾盤費，一路直至東甌地方，訪問得嫡叔棺材，俱埋在西郭淺土，根尋的實，赴府縣告一紙請，故官屍柩還鄉，府縣官不勝樂助，申文上司，各各助喪，方行扶柩上道，轉到富陽，來載小姐棺材，故有此信，仰鄰瞻聞知大喜，便請伊蒲到家，叙其緣故，說道：「足下念叔父遠棺不憚勞苦，猶子比兒，于今見之，寺中所停令姐之柩，暴露十年，學生有願埋葬，今已松柏成列矣，不揣欲將令叔父母靈柩同葬于此，弗特父子骨肉同在一處，即在兄長完此一念，輕身歸家，可又有多少盤費，伊

滿聽說磕頭拜下去道難得老先生這片好心伏願壽享千秋官居台閣鄰瞻扶起留入書房小飯同到小姐坊上相視果然松柏滿堂即請起地理先生開土砌墻鄰瞻依舊白衣冠躬身躬送安奠已畢伊蒲復到鄰瞻家中請仰望老夫妻出來拜見又留住了一日作別而去仰望遂了所願不勝喜歡那時鄰瞻奉着父母妻子前往江西到任從此政簡刑清一廉如水各上司荐舉推為御史之職一路官星高照直做到樞密使生有二子俱弱冠登科鄰瞻致政歸鄉仰望夫婦各百歲上壽無疾而逝方信自來作善作惡必有報應只是來早來遲到頭方見奉勸作惡的不要使過念頭作善的不要錯過善因須知頭頂上這個大算盤真算得滴水不漏各宜猛省後人聞此故事曾留一詩勸世詩云

富陽蕭寺晚烟中

記得當年到梵宮

一夜青燈憐白骨

千秋黄土蓋殘紅

用情易義傳三古

屬耳垣牆別一通

只此善根叨甲第

却教羞殺報無同

第六回

貪婪漢六院書風流

志士不敢道

肚之成禍胎

小人無重墊

假爾作佛媒

解釋秋腸結

能分睡眼開

朱門狼虎性

一半逐君回

這首詩乃羅隱秀才詠孔方兄之作未聯專指着坐公堂的官人而言說任你兇如狼虎若孔方兄到了面前便可回得他的怒氣博得他的喜顏解禍為福吹捧嘔揚無不應效所以貪酷之輩盡面皮心高張虐威使人懼怕然後恣其攫取遺之者無不魚爛觸之者無不齧粉此乃古今通病上下皆然你也不笑不得我也說不得你聞有廉潔自好之人反為眾忌不說是飾情矯行定指是吊譽沽名群口擠排每每是非顛倒沈淪不顯故俗語說大官貪要錢不如草歸田小官不索錢兒女無姻緣可見貪婪的落得當官清廉的枉受貧窮困有這些榜樣所以見了錢財連性命都不顧雖然被人嘲笑鄙薄也略無慙色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這兩句便是行實然雖如此財乃養命之源原不可少若一味橫着腸子嚼骨吸髓果然不可若如古時范史雲曾官來無令甘旨嘗着塵甌釜魚又如庠序升位至待中身死之日其子即衣不蔽體這又覺得大苦依在下所見也不禁人貪

是取之有道莫要傷了廉恥。也不禁人酷。只是打之有方。莫要傷了大理書上說放於利而行。遠者不貪的好話。愛人者人恆愛之。這是不酷的好話。又道是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先聖先賢。那一个不勸人為善。那一个不勸人行善。方便得好笑世間。識得行不得的毛病。補坐在上一等人。任你說得苦。做舊穿也。只當做飄風過耳。若不是果報分明。這使一帆風的正好。差前奔去。如何得個轉頭日子。在下如今把一端貪財的故事。說一回。也儘可喚醒迷入。詩云。

財帛人人所愛。

風流個人相貪。

只是勾銷廉恥。

千秋笑柄難言。

話說宋時一个官人。姓吾。名愛陶。本貫西和人氏。愛陶原名愛鼎。因見了陶朱公致富奇書。心中喜悅。自道陶朱公。即是范蠡當年。輔越滅吳。功成名就。載着西子。泛舟五湖。更名陶朱公。經營貨殖。復為富人。此乃古今來第一流人物。我的才學智術。頗與他相仿。後日功名成就。也學他風流瀟灑。做個陶朱公的後身。有何不可。因此遂改名愛陶。這西和在古雍州界內。天文辰亢分野。本西羌地面。秦時屬臨洮。魏改為岷州。至宋又改名西和。真正山川險阻。西陲要害之地。古詩說。山東宰相山西將。這西和果是人又稀少。惟有吾愛陶從小出入頭地。讀書過目不忘。見了人的東西。却也不過目不忘。不趁發到手。不止自幼在書館中。墨頭紙角。取得一些。也是好的。至自己的東西。却又分毫不捨得與人。更兼秉性又狠又躁。同窗中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揪髮扯胸。揮磚擲瓦。不占一分便宜。不肯罷休。這是胞胎中帶來兇惡貪鄙的心性。便是天也奈何他不得。吾愛陶出身之地。名曰九家村。村中只有九姓人家。因此取名。這九姓人。丁甚眾。從來不曾出一個秀才。到吾愛陶破天荒。做了此村的開山秀才。不久又補廩食糧。這邊方去處。沒甚科目。做了一個秀才。分明是狀元及第。好不放肆。在閭里間。兜攬公事。武斷鄉曲。理上取不得的財。他偏生要取。理上做不得的事。他偏生要做。合村大受其害。却又無處訴苦。吾愛陶自恃文才。聯科及第。分明似甕中取蠶。那他在西和便推為第一。若論關西各郡縣的高才。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却又數他不着了。所以一連走過十數科。這領監彭瑤辭他不得。這九家村中人。每逢吾愛陶鄉試。場之時。都到土穀祠城隍廟。又寫帝君座前。祝告。只求他榜上無名。到掛榜之後。不見報錄人。到村中。大家歡喜。各有就近送出。

分金買豬頭三牲拜謝神道。吾愛陶不能得中，把這股若銳之氣銷磨盡了，那時只巴本分。成官前程也當盡風一度，他自髫年入泮，直至五十之外，方纔得貢出學門，府縣俱送旗匾，門庭好生熱鬧。吾愛陶便開門，增色村中人却个个不喜，惟恐他來搖擾。吾愛陶到也公道，將滿村大小人家，分為上中下三等，編成簿籍，備役名數。使人傳話道：「一則俸俸，真舉拜一拜鄉黨。」則上京缺少盤纏，每家要備銀兩，等待做官時加利奉還。有不願者可於簿上注「不與」二字。村農怕事，只要賣靜永安，那人敢與他作硬？大家小戶都來餽送，內中或有賦性輕重，銀色高低不一，盡要補足。吾愛陶先在鄉里中白搭了一大法銀子，意氣揚揚，帶了僕人進京。廷試將滿，神便覽細細一查，凡則中人現任京官的，不論爵位大小，俱備個着門生的帖兒，拜謁要求薦揚。着廟希冀廷試拔在前，列後來人心不同，有等怪人奔競，又有等愛人奉承。吾愛陶廣種推收，少不得硬着幾個不要愛名，真收門生的相知，互相推引。廷試果然高等，得授江州儒學訓導。做了年餘，適值開科，取去吾愛陶，遂應善治財賦。公私俱使科中式，改官荆湖路條例司監稅提舉，前去赴任。一面迎取家小，原來他的正室無出有人，偏居生貴兒女，兩人兒子取名吾省，年已十歲，女兒纔六八歲。這提舉衙門駐扎荆州城外，吾愛陶三朝行香，後便自己起皇滿下一通告示張掛衙前，其示云：

本司生長西鄉，備由承乏，分攤重地，賢賢之貽，固切於心。但職司國課，其所以不遺尺寸者，亦將以盡瘁濟其成法，不得不與商民更新之况，律之所在，既設大意，不論人情，賢之所在，既費昇平，安棄錫銖，除不由官路私自偷闖者，將一半入官外，其餘凡屬舡載步担大小等貨，盡行報官從十抽一，如有不奉明示者，列單呈請將示。

出了這張告示，又喚各鋪家吩咐道：「自來開津解官最多，本司運督曉得，你們各要小心奉公，不許與客商通同隱匿，以夕報少欺罔。官府若察訪出來，定當盡法處治，即鋪家見了這張告示，又聽了這番說話，都是个苛刻生事的官府，果然不敢作弊。凡客商投單從官，受兩還要沒有查數，若遇大貨，商人吹毛求疵，尋釁尋頭，外加罰納下稅銀，每日送入私衙，逐封親自驗拆，絲毫沒得零落。舊例吏書衙皂都有賞賜，概呈呈送，上公也不肯

始發又想各處河港空船多從此轉關必有遺漏乃將河港口橋梁盡行截斷皆要打從關前經過一日早堂啟
 關其幾隻小豬船隨着眾貨船過去吾愛陶唱道這其湯稅的交過來鋪家裏說取小豬的原不起稅吾愛陶道
 胡說若俱如此不起稅國課何來販猪的再三稟稱此是舊例豁免衙前五碑可據請去那查有便如明白吾愛
 陶道我今新例到不作准着甚麼舊碑吩咐每猪十口抽一口送入公衙情願者倍刑販猪的無可奈何心裏吞
 聲照數輸納剛放過小豬船背後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吾愛陶叫關官看是何船關官看了一看果獲是本地
 民船船中止有兩女幾盒禮物並無別貨吾愛陶道婦女便與貨物相同如何不投稅鋪家稟道自來人載
 船沒有此例吾愛陶道小豬船也抽分了如何人載船不納稅難道人到不如畜牲麼況且四處掠販人口的甚
 多本司勢不能細細覺察自今人載船不論男女每人要銀納五分十五歲以下小厮了頭止納三分若近地鄉
 農裝載水穀草麥不論運租完糧盡要報稅其餘販賣雞鴨魚鮮果品小菜並山柴稻草之類俱十抽其一市中
 肩挑步荷諸色食物牲畜者悉如此例過往人有行李的除夾帶貨物不先報稅搜出一半入官外餘無貨者每
 人亦納銀五分衙役鋪家或有容隱訪出重責三十枷號一月仍倍罰抵補這人主意一出遠近喧傳無不駭異
 做買賣的那一个不叫苦連天有幾位老鄉紳見其行事可笑齊來教訓他幾句說抽分自有舊制不該任意
 增改倘商民傳之四方有駭觀聽這還猶可若聞之京師照樣在老先生亦有財賦查得抽分制不該任意
 領命及至送別後却笑道一个做官一个立法論甚麼舊制新制說說說不得地方官之事為此愈加苛刻
 弗論鄉宦舉監生員過往船隻除却當今要緊人餘外都一例施行任你送名帖討關全然不睬親自請見也不
 相接便是罵他幾句也只當不聽見氣得鄉紳們奈何他不得只把肚子揉一揉罷了一日正出衙門散關鄉紳
 里人担着一批水草叫皂役喚過來問道這水草一批有多少斤數可曾投稅鄉里人會說水草是猪得自來無
 稅吾愛陶道同是物料怎他無稅即喚鋪家將秤來每一百斤抽十斤送入衙中喂猪一日坐在堂上望見一人
 背着木桶過去只道是挑袖帛箱子的急叫拿進來看時乃是討益飯的道人背着一隻齋飯桶也叫十碗中抽
 一碗送私衙與小厮們做點心便是打漁的網船經過少不得也要抽些蝦魚鹹鮑來喂飯飯桶只有三斤討來

的渾酒渾菜錢裏剝飯不好抽分來受用真不算及秋毫點水不漏外邊商民水陸兩道已算無遺利那時却算到本衙門舖家及書役人等積手盤踞俱做下上萬家事且量此皆侵蝕國課落得取些受用先從史書搜索過失杖責監禁或拶夾枷號這班人平昔錦衣玉食嬌養得嫩森森的皮肉如何喫得恁般痛苦曉得本官專為孔方兄上起見急急送金銀買命若不滿意也還不饒不但在監稅衙門討衣飯的不能脫白便是附近居民在本司稍有干涉的也都不免為此地方上將吾愛陶改做吾愛錢又喚做吾剝皮又有好事的投下匿名帖要聚集商民放火驅逐吾愛陶知得心中有幾分害怕一面察訪倡首之人一面召募幾十名士兵防護每名日與工食五分這工食原不出自己財凡商人投稅驗放少不得給單執照吾愛陶將這單發與士兵着單上貨稅多寡要發單錢若干以抵工食那班人執了這個把柄勒詐商人滿意方休合分司的役從公看這士兵其恩重做了吾愛陶心腹耳目在地方上生事害民沒造化的撞着吾愛陶勝遭瘟遭劫那怨聲載道傳遍四方江湖上各面賭誓便說若有欺心必然遭遇吾剝皮發這誓願分明比說天雷殛死翻江落海一般重大好不怕人了但路當街要貨物出入川湖的定由此經過沒處躲閃只得要受奉毒詩云

揭澤焚山刮地搜。

喪家蒙面不知羞。

肥家利己銷元氣。

流毒蒼生是此儔。

却說有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蘇杭收買了幾千金線羅納緞前往川中去發賣來到荊州如例納稅那班民壯見貨物甚多要汪商發單銀十兩從來做客的一個錢也要算計只有鈔稅是朝廷設立沒奈何忍痛輸的聽說要甚發單銀十兩分明要他性命如何肯出說道我說做客的不便是近日從北新許要各稅司經過也從無此例眾民壯道這是我家老爺的新例除非不過關便罷若要過關少一毫也不放旁邊一個客人道若說許聖新任提舉比着此處真个不差地速前日有个客人一隻小船裝了此布疋一時貪小不去投稅徑從張家橋轉關被這班喫白食的光棍上船搜出一窩蜂趕來打的打搶的搶頃刻搬人聲響連身上衣服也剝个乾淨那客人情急了叫苦叫冤要死要活何期提舉在船中拜客回來座船正打從橋邊經過聽見叫冤差人擊進衙門審問道小船偷過港門雖所載有限但漏稅也該責罰將客人打了十五个板子向眾光棍說既然提舉有據如何

不置官懲治私自打搶其罪甚于漏稅一弊五十個大毛板大枷枷號三月又對客人說做客商怎不知法度自取罪戾姑念貨物不多既已受責盡行還還此後再不可如此行險僥倖了這樣好話分明父母教訓子孫何等仁慈為此客商們那一個不稱頌他廉明倘若在此處犯出少不得打個臭死刺還你性命便是道化了等邊客商們聽見齊道果然果然正是若無高山怎顯平地那班土兵時起眼白說的道據你這般比方我家命是不好的了那客人自悔失言也不答應轉身走了脫了是非法商合該晦氣接道堂堂官鍾在寺裡靜養在外邊又道路上行人是碑好多少不得有人傳說如何禁得人的口嘴這話一發激惱了土兵劈臉就打罵道賊官發單錢又不兌出來放什麼冷屁汪商是大本錢的富翁從不曾受這般恥辱一時怒起也罵道破頭的奴才我正項稅銀已完如何又勒住監單索詐錢財及打人有這樣沒天理的事若能我拚這幾兩銀子本錢盤你做一場回身便走欲待奔回船去那土兵揪轉來又是兩拳罵道蠻因你罵那個且見我們命去汪商叫喊地方救命眾人見是土兵行兇誰敢近前被這班人拖入衙門吾愛陶方出堂救關眾人跪倒稟說汪商船中貨物甚多所報尚有隱匿且又指稱老爺新例苛刻百般害罵吾愛陶聞言拍案大罵道有這等事快發他的貨物起來查驗汪商再三稟說勒指打罵情由誰來聽你須臾問貨物盡都抬到堂上逐一驗看不道果然少報了兩箱吾愛陶喝教竿下打了五十毛板連原報舖家也打二十板打罷吾愛陶道漏稅例該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剪子來分取從來入官貨物每十件官取五件這教做一半入官吾愛陶新例不論綾羅綉緞布疋絨緞每疋平分半入官半足歸商可惜幾千金貨物盡都剪破總然鐵錦迴文也只當做半片錢靈法商扶痛而出如初恨後來付之一笑歎口氣道罷罷天成人敗時也運也命也數也遂將此一半殘緞破緞堆在衙門前買錢担稻草週圍圍住放上一把火燒得烟塵飛起火燄冲天此時吾愛陶已是退堂道衙門前失火火急忙升堂知得是法商將錢貨燒燬氣得双鬚沖冠說道這廝故意羞辱咱家朕即差土兵快些拿來一面吩咐地方撲滅了火燒不盡的緞緞往憑取去眾人會者小利頃刻間大桶小杓掙得水潑得烟消火熄吾愛陶又喚地方吩咐眾人不可許亂取可送入堂上親自分給這句話轉出來時那爐餘之物已搶乾淨反去擒拿汪商那知他放了火即使登舟復回舊路順風

揚帆向着下流直溜。也不知丟多少路了。差人覆獲。吾愛陶反覺沒趣。恨而退。當時汪商若肯吃虧這十兩銀子。何至斷送了萬金貨物。豈非為小失大。所以說。

喫一分虧無量福。失便宜處是便宜。

其時有人王大郎所居與稅課衙門只隔一垣。以後猶造酒為業。家事富饒。生有子長子招兒。年十七歲。次子留兒。十三歲。家人伴當三四人。一家安居樂業。只是王大郎秉性。兇勇暴出。言無忌。地方鄰里。親戚。厭怪他的多。喜他的少。當日着見汪商之事。懷抱不平。越口說道。我若遇此屈事。那里忍得過。消一把快刀。糊他幾個窟籠。這話何期。又被土兵們聽聞。也是合當有事。王大郎適與兒子定親。請着親戚們喫喜酒。夜深未散。不想有个摸黑的小人。閃入屋裡。却下不得手。便從空處。打個壁洞。鑽過。分司衙門。曉開門。直入臥室。吾愛陶朦朧中。聽得開箱籠之聲。一時發覺。叫聲不好了。有賊在此。其時以為錢財。那願性命。精赤的跳下床。捉賊。夫人在後房也。驚醒了。呼叫家人起來。吾愛陶進賊出房。見門戶盡開。口中大叫。小廝快來。擊賊。這賊被趕得急。掣轉身。挺刀就刺。吾愛陶命不該死。恰像看見的。將身望後一仰。那刀尖已闖着額角。削去了一片皮肉。便不敢近前。一時家人們點起燈燭。火把齊到。四面追尋。原來從開壁打洞過來的。急出堂間了。王大郎姓名。差土兵到其家。擊賊。這王大郎合家剛剛睡。雖聞分司喊叫捉賊。却不知在自家屋裏過去的。為此不管他開帳。直到土兵敲門。方纔起身開門。前前後後。搜尋並不見賊的影子。土兵回報說。王大郎家門戶不開。賊却不見。吾愛陶道。門戶既開。賊却從那裡去。便疑心。即是此人。就教喚王大郎來。見在燭光下。仔細一認。彷彿與過來賊人相似。問道。你家門戶未開。如何賊却不見。這是怎麼說。王大郎道。今日小人家裡。有此事。體夜深方睡。及至老翁差人來尋賊。纔知從小人家裡。掘入街中。賊之去來。却不曉得。吾愛陶道。賊從你家去。門戶不開。說不曉得。所偷東西。還是小事。但持刀糊傷本司。其意不良。所關非小。這賊須要在你身上捕還。王大郎道。小人那裡去追尋。還是老爺着捕人。挨緝。吾愛陶道。胡說。出入由你家中。尚推不知。教捕人何處挨緝。吩咐土兵押着。在他身上要人。原來那賊當時心慌意。錯走入後園。見一株大銀杏樹。綠陰稠密。狼命爬上去。直到樹頂。縮做一堆。分明像個鵝。果家人

執火到處搜尋。但只照下。却不照上。為此尋他不著。等到兩邊搜索已過。然後下樹。仍鑽過王家。其時王太郎已被擊去。前後門戶洞開。悄悄的溜出大門。所以不知賊的來踪去跡。反害了王太郎一家性命。正是

神龜竟不爛。胎禍到枯桑。

吾愛陶查點了所失銀物。寫下一單。清晨出衙喚地方人問王太郎。即有其家事。平日所為若何。家中還有何人。地方人回說。有十全家私。做人雖則強硬。原守本分。有二子年紀尚小。家人到有三四个。吾愛陶聞說家事。心裏就動了貪心。乃道。着他不是个良善之人。大有可疑。隨喚土兵問。可曾獲賊。那知這班土兵。曉得王太郎是个小財。主要賺他錢。王太郎從來具硬。又自道于心無愧。一文錢一滴酒。也不肯破。眾人心中懷恨。想起前日為汪商的事。他嘗說只消一把快刀。搗幾人窟窿的話。如今本官被傷額上。正與其言相合。不是他做賊。是誰為此。竟帶入衙裏。將前情。告知王太郎。這兩句話。眾耳共聞。却賴不得。雖然有口難辨。吾愛陶聽了。正是火上添油。更無疑惑。大叫道。我道門又不開。賊從何處去。自然就是他。且問你在此。又不曾難為地方百姓。有甚冤仇。你卻來行刺。王太郎高聲稱冤。訴辨。那裡作准。只得做賊行刺兩款。但憑認那一件罪。鳴教夾起來。皂役一聲答應。向前拖翻套上夾棍。兩邊儘力一收。王太郎便昏了去。皂隸一把頭髮揪起。漸漸醒轉。吾愛陶道。賊物藏在何處。快些招來。王太郎睜圓雙眼。叫道。你誣陷平人做賊。拾甚麼。吾愛陶愈罵道。賊奴。你便說你不成。喝叫。敲一百榔頭。皂隸一五一十打罷。又問如今可招。王太郎嘆道。就夾死也。決不屈服。吾愛陶道。你這賊子。教得刑起。不肯招。教且放了夾棍。喚土兵吩咐道。我想賊物必還在家。可押他去。眼同搜捕。又回顧皂隸。討過一冊白簿。十數張封皮。交與土兵。說他家所有。不論重什物。錢財細軟。一一明白登記封好。雖一絲一粟。不許擅動。并帶他妻兒家人來見。王太郎兩脚已是夾傷。身不由主。土兵扶將出去。兒子家人却在衙前。捧着背。至家裡。合門叫冤。叫屈。土兵將前後門鎖起。從內至外。搬天揭地。倒籠翻箱的搜尋。便是老鼠洞。糞坑中。猪圈裡。沒一處不到。並無賊物。止把他家中所有。盡數點驗。登簿封鎖。停當一條索子。將王太郎妻子楊氏。長子招兒。並三个家人。一个酒太。一个帮做生意。姓王的夥計。盡都縛去。空了一个了頭。两个家人。婦。次子留兒。因去尋親。感商量亮。

不在家亦得脫免。此時天已抵暮，吾愛陶晚衙未退堂。上堂下燈燭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土匪帶一十人進見，回纈說脏物搜尋不出，將簿子呈上。吾愛陶揭開一看，所載財帛衣飾器皿酒米之類甚多，說道：他不過是個屠戶，怎有許多東西？豈是大盜竄家？將簿子閣過，喚楊氏等問道：你丈夫盜我的銀物，藏在何處？快些招了。免受刑苦。楊氏等齊聲俱稱：不曾做賊。那得有贓？吾愛陶道：如此說來，到是圖賴你了。嗚呼！將楊氏撈起，王天即父子家人等一齊盡上夾棍夾的夾，拶的拶，號冤痛楚之聲，震徹內外，好不悽慘。拾兒和家人們都苦痛不過，隨口亂指，寄在鄰家的，藏在親戚家的，說着那處便押去起贓，可憐將幾家良善平民都掃乾淨。那裡有甚贓物，嚴刑拷問了幾日，終無着落。王天即已知不免一死，大聲喊叫道：吾愛陶你在此虐害商民也無數了。今日又誣陷殺我一家，我生前決爭你不過，少不得到陰司裡和你辨論是非。吾愛陶大怒，拍案道：賊子，你竊入公衙，盜了東西，又刺我一刀，反說誣陷，要到陰司對證，難進陰司條律。許容你做賊殺人的，應你且在陽間裡招了贓物，然後送你到陰司，須冤喚土兵吩咐道：我曉得賊骨頭不怕夾拶，你明日到府中喚幾名積年老捕盜來，他們自有條條款款，曉兒拔極許多吊法，務要究出真贓，好定他的罪名。這纔是。

前生積下此生冤。

今世還還前世債。

這捕人乃森羅殿前的追命鬼，心腸比鋼鐵還硬。奉了這個差使，將八個人帶到空關公所，分做四處吊拷。着所招相同的便是實情。王天即夫妻在一處，拾兒王夥計在一處，三個家人和酒木工，又分做兩處。凡捕人綑帶盜賊，初上吊即招到還，落得便宜。若不招時，從上至下，偏身這一頓棍棒，打得好不苦憐。任你鋼筋鉄骨的漢子，到此也打做一個糞靶，所以無辜冤屈的人，不肯招承，往往送了性命。當下拾兒連日已被夾傷，還認得起這般毒打，一口氣收不來，却便寂然無聲。捕人連忙放下，叫喚不醒了。飛至衙門，傳柳報知吾愛陶，發出一幅硃單道：張拾兒雖死，眾犯還着嚴拷，毋得借此玩法取罪。特諭。

捕人接這單着，將各般吊法逐件施行。王天即任憑吊打，只是叫着吾愛陶名字，罵不絕口。捕人雖明白是冤枉，無奈官府主意，不得不如此。惟念楊氏是女人，略略用情。此外一毫不敢放鬆。到第二日夜間，三個家人並王

夥計酒太工五命齊休。這些事不待捕人去稟，自有土兵察聽，傳報吾愛陶曉得。王大哥嘗罵一發切齒痛恨。第三日出堂，喚捕人吩咐道：「可曉得麼？」王大哥今日已不在陽世了。你們好與我用情。捕人答應曉得。來對王大哥道：「大郎，你須緊記着。明年今日，今時是你的死忌。此乃上命差遣，莫怨我們。」王大哥道：「咳！我自去尋吾愛陶，怎想着列位總是要死的了。勞你們快些罷。」又叫聲道：「娘子，我今去了，你須掙扎着。楊氏聽見放聲號哭，說大郎此乃前世冤業，我少不得即刻也來了。」王大哥又叫道：「招兒，招兒，不能見你一面，未知可留得性命。只怕在黃泉相會，是大分了。想到此，不覺淚幾點，眼淚捕人道：「大郎，好教你知得，令即前晚先在前路相候，尊使五个人，昨夜也趕上去了。你只管放心，和他們作伴同行。」王大哥聽得兒子和眾人俱先死了一時，眼中血淚泉湧，咽喉氣塞，強要吐半个字，也不能。眾人急忙下手，將繩子套在頸項，緊繫扣住，須臾了帳，可憐三日之間，無辜七命，死得不如狗彘，正是：

曹閻暴政同於虎，不道嚴刑却為錢。
三日無辜傷七命，游魂何處去伸冤。

當下捕人即去稟說。王大哥已死，吾愛陶道：「果然死了。捕人道：「實是死了。吾愛陶喚過土兵道：「可將這賊子埋于關南，他兒子埋于關北，使他在陰司也父南子北。這五个屍首總埋在五里之外，也教他不相望見。」土兵稟說。王大哥自有家財，可要買具棺木。吾愛陶道：「此等凶賊，不把來喂猪狗足矣。那許他棺木？」又向捕人道：「那婆娘還要用心吊拷，必要贖物着落。」捕人道：「這婦人還道從容緩處。吾愛陶道：「盜情如何緩得？」捕人道：「他一家男子，三日俱死。若再嚴追，這婦人倘亦有不測。」上司聞之，恐或不便，吾愛陶道：「他來英竊國課行刺職官，難道不要究治的？」就上司知得何妨。捕人道：「老爺自然無妨。」道：「小人們有甚緣故？」這却當不起。吾愛陶怒道：「我曉得捕人都與盜賊相通，今不肯追問，這婦人必定知情，所以推託。」喝教將捕人羈禁，帶楊氏審問，待究出真情，一並治罪。把楊氏重又拶起，取送千餘，手指盡斷，只是不招。吾愛陶又喚過土兵道：「我料這賊物還藏在家，只是你們不肯用心。待我親自去搜，必有分曉。」即出衙門，到王大哥家來。此時两个家人婦，和了頭着守家，聞知丈夫已死，正當啼啼哭哭，忽聽見官府親來起職，嚇得開後門逃避。吾愛陶帶了土兵，喚起地方人，同入其家，又復前前後後搜尋，至

一間屋中。見停着七口棺木。便叫士兵打開來。士兵稟說這棺木久下前已驗過。不消開着。吾愛陶道：你們那裡曉得從來盜賊把東西藏棺木中。使人不疑。他家本是大盜富主。歷年打劫的財物。必藏在內。不然豈有好人家。停下許多棺木。地方人稟說。這棺木乃是王大郎父祖伯叔兩代。并結髮妻子。所以共有七口。因他平日慳吝。不捨得銀錢。殯葬。致久停在家。人所共知。其中決無贓物。吾愛陶不信。必要開看。地方鄰里。苦甚哀求。方纔止了。搜索一番。依然無迹。吾愛陶立在堂中說道。這賊子你使善藏。我今也有善處。吩咐士兵把封下的箱籠。點驗明白。盡發去附庫。又喚各鋪家。將酒米牲畜家伙之類。分領前去變賣。限三日內。易銀上庫。登冊待等。追出楊氏真贓。然後一并給還。又道。這房子逼近私衙。藏奸聚盜。後日尚有可慮。着地方將棺木。即刻發去荒郊野地。此屋改為營房。與士兵居住。防護衙門。處置停當。仍帶楊氏去研審。又問他。次子潛解何處。要去拘拿。此是他斬草除根之計。可憐王大郎好端端。一个家業。遇着官府。你對幾日間。弄得瓦解冰消。全家破滅。豈不是宿世冤仇。商民聞見。着个个憤恨。一時遠近傳播。鄉紳盡皆不平。向府縣上司。為之稱枉。有制置使行文。與吾愛陶。說罪人不辜。一家既死七人。已盡厥辜。其妻理宜釋放。吾愛陶察聽得公論風聲不好。只得將楊氏并捕人。俱責令召保。楊氏尋見了。小兒子親戚們。商量說。如今上司盡知冤枉。何不去告理報仇。即便刻起冤楊。備送向各衙門。投詞領賞。適值新巡按接御史案。臨察訪得吾愛陶在任貪酷無比。投王大郎一家七命。委實冤枉。乃上疏奏聞朝廷。其疏云。臣聞理財之任。上不病國。下不病商。斯為稱職。迺有吾愛陶者。典推上游。分司重地。不思體恤黎元。養培國脉。擅敢變亂舊章。稅及行人。專為刑虐。惟務貪婪。是以商民交怨。男婦興嗟。吸髓之語。入于漢江。剝皮之號。已聞諸輦轡。劉晏來弘羊。利盡錙銖。而未嘗病國病民。後世猶譏其聚斂。今愛陶與商民作仇。為國家飲怨。其罪當何如哉。尤可異者。誣良民為盜。捏烏有為賊。不踰三日。立殺七人。擲遺骸于水濱。奪得柩于郊野。奪其室以居。爪牙。攫其資以歸囊橐。冤鬼晝號。幽夜泣行。路傷心。神人共憤。夫官守各有職業。不容紊亂。商稅權曹之任。獄訟有司之事。即使盜情果確。亦當歸之執法。而乃酷刑肆虐。致使閭門殞斃。天理何在。國法安存。臣所聞。列巡方職在祛除殘暴。申理枉屈。目擊奇冤。益能默然。故據實奏聞。伏乞將吾愛陶下諸法司。按其穢濫之迹。

究其虐殺之狀。正以三尺。肆諸兩觀。庶國法申而民冤亦申。刑獄平而王道亦平矣。
 聖旨批下所司。着確查究治。吾愛陶聞知。這消息。好生着忙。自料立脚不住。先差人回家葺理房屋。一面也修
 个辨疏。上奏。實金銀到京。托相和官員。尋門路挽回其疏云。

臣諂以樗材。濫司推務。固知。賦負難勝。笑敢。緇飲自飽。渡任以來。矢心天日。冰壘盡其。雖尺寸未嘗少逾。以故
 商旅稱為平衡。地方亦不以為不肖。而忌者及指臣為貪。為酷。捏以吸髓之謠。加以剝皮之號。無風而波。同于夢
 藝。豈不冤乎。猶未已也。仍借盜竊之事。砌情。臚列中。以厄法。是何心哉。當盜入。臣署。攬金。覺而逐之。遂投刃以
 刺。幸中臣額乃得不死。及追賊踪。潛穴署左。執付捕役。懼罪。自盡。窮黨與法所宜。然此而不治。是謂失刑。而忌
 者乃指臣為酷刑肆虐。不亦謬乎。豈必欲盜殺臣。而盡劫國謀。始以為快歟。夫地方有益。而有司不能問。反責
 臣執盜而不與。抑何倒行逆施之若是也。雖然。臣不敢言也。不敢辨也。何則。誠不敢更搜忌者之怒也。惟皇上
 憫臣孤危。才立。早賜罷黜。以塞忌者之口。使全首領于牖下。是則臣之幸也。

自來巧言亂聽。吾愛陶上這辨疏。朝廷看到被賊刺傷。及有司不能清盜。反責其執盜不與。這段頗是有理。亦批
 下所司。着明具覆。其時乃中書門下侍郎蔡確當國。大權盡在其手。吾愛陶的相知。打着這個關節。蔡確據意所
 司。所司碍着他面皮。乃覆奏道：

看吾愛陶貪穢之迹。彰彰耳。目雖強詞塗飾。公論難掩。比不可一日仍居地方者矣。惟王天即一案。竊奪傷官
 事。必有因。死不為狂。有司弭盜無方。相應罰俸。未敢擅便。伏惟聖裁。

奏上。聖旨依擬。將吾愛陶削職。為民。連令去任。有司罰俸三月。他的打幹家人。得了此信。星夜兼程。趕回報知。吾
 愛陶急打發家小起身。分一半土兵護送。王天即預龍尚在庫上。欲待取去。躊躇未定。得割捨下了。數日之後。
 邸報已到。欽御史行牌。將附庫資財。盡給還楊氏。一面拿幾個首惡土兵到官。刑責問遣。那時楊氏領着兒子和
 兩個家人婦。到衙門上。與丈夫索命。哭的哭。罵的罵。不容他轉身。吾愛陶誠恐打將入去。吩咐把儀門頭門緊拴
 牢閉。地方人見他懼怕。向日曾受害的。齊來叫罵。便是沒干涉的。也來看興。喧嚷嚷嚷。聲言要放火焚燒。亂了六

七日。愛陶正無可奈何。恰好暑揭稅務的官員來到。從來說官官相護。見百姓攤在街前。體面不好看。再三苦言勸諭。方纔解散。吾愛陶出衙下船。吩咐即便開去。岸上人預先聚下磚瓦土石。亂擲上去。叫道。吾荆皮。我們還送你些土。你回家好做人。事拾起大泥塊。又打上去。這一陣磚瓦土石。分明下了一天冰雹。吾愛陶躲在船中。只叫快些起篷。那下闕下。墜塞的貨船又多。急切不能快行。商船上又拍手高叫道。吾荆皮。小豬船。載船在此。如何不來抽稅。又叫道。吾荆皮。岸上有好些背包裹的。過去了。也該差人拿住。叫一陣。笑一陣。又打一陣。瘡。瘡。吾愛陶聽了。又惱又羞。又出不得聲。答他們一句。此時好生難過。正是。

恁君拘畫三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後來新提舉到任。訪得王大郎果然冤死。憐其無辜。乃收他的空房入衙。改為書室。俗銀五百兩。與楊氏。以作房價。教他買棺盛殮。這七尸骸。安坐。垂下的這七口。停柩商民。見造此陰德之事。無不稱念。比着吾荆皮。豈非天淵之隔。這也不在話下。再說吾愛陶離了荊州。由建陽。荆門。州一路水程。前去他的家。小船。原期。停于襄陽。等候同行。吾愛陶趕來會着。方待開船。只見向日差回去的家人。來到。報說家裡去不得了。吾愛陶驚問為何。家人道。村中人道。老爺向日做秀才。尚然百般詐害。如今做官。賺過大錢。村中。人些小產。業盡都取了。只怕也還嫌少。為此鳴鐘聚眾。一把火。將我家房屋燒做白地。等候老爺到時。便要搶劫。吾愛陶聽罷。嚇得面如土色。說如此。却怎麼好。他的奶奶。頗足賢明。日常勸丈夫。做些好事。積些陰德。吾愛陶那裡肯聽。此時聞得此信。嘆口氣道。別人做官。任滿。鄉紳送錦屏奉賀。地方官設席餞行。百姓擊鼓。財。財。財。脫靴。建生祠。立去思碑。何等光彩。及至衣錦還鄉。親戚遠迎。官府拜賀。祭一祭祖宗。會一會鄉黨。何等榮耀。倘有你做官。離任時。被人登門辱罵。不容轉身。及至登舟。受納了若干。斷磚破瓦。碎石。殘泥。忙忙如喪家狗。汲汲如漏網魚。亡命奔逃。如遭兵燹。及聞家鄉。却又聚黨。呼朋。焚廬蕩舍。積。積。積。不容。祖宗。孽。孽。孽。不能再見你。若早信吾言。何至有家難奔。有國難投。這樣小。小。結果。千古來。只好你一人而已。如今進退兩難。怎生是好。吾愛陶。實。實。實。正是煩惱。又被妻子這場。數落。愈加沒趣。勉。勉。勉。大丈夫四海為家。何必故土。况吾鄉。遠在西。西。地。土。瘠。薄。人。文。粗。鄙。有。甚。好。處。久。聞。金。陵。建。康。乃。六。朝。建。都。之。地。

衣冠文物十分番感從不曾到如。今竟往此處寓居。若上俗相宜便入籍在彼亦無不可。定了主意回船出江。直
至建康先討個寓所安下。將土兵役從船隻打發回去。從容尋覓住居。因見四方商賈聚集恐怕有人鬧得姓名
前來物色戲侮將吾下口字除去改姓為五號湖泉。即是愛陶的意思。又想從來沒有姓五的。又添上個人字旁
為伍。吩咐家人只稱員外。再莫提起吾字。自此人却叫他伍員外。買了一所大房屋住下。整頓得十分次第。不
想這奶奶。因前一氣成疾。不久身亡。吾愛陶不捨得錢財。交金棺柳都從減省。不過幾時。那生兒女的偏房。也患
病而死。愛陶陶買起墳地。一齊葬訖。那吾愛陶做秀才時。尋趨聞事。常有活錢到手。及至做官。大銀小銀。口報進
來不搬出去。好不快活。到今日日摸出囊中物使費。如同割肉。想道。常言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我今雖有些
資囊。若不尋個活計。生些利息。到底是坐喫山空。但做買賣。從來未諳。托家人恐有走失。置田產。我是能開官。且
又移名易姓。改頭換面。免不得點後當差。却做甚的好。忽地想着一件道路。自己得意。不覺拍手歡喜。你道是甚
道路。原來他想着如今儂游無事。正好弄聲色之樂。但當年結髮。自甘淡泊。不過粗布荆釵。雖說做了奶奶。也不
曾着華富麗。今若娶討娼女。先要去一大注身價。討來時教他穿粗布衣裳。便不成模樣。這口粗茶淡飯。也不
成體面。若還日逐錦衣玉食。又要大費錢財。又非算計。無如拚幾千金。娶幾個上好妓女。開設一院。做門戶生涯。
自己乘閒便可取樂。從空就教鴉睡。日常喫的美酒佳餚。是子弟東道客的錦繡綾羅。不得也有子弟相贈。衣
食兩項。已不費己財。且又本錢不動。夜夜生利。日日見錢。落得風流快活。便是陶采公。也算不到這項想當。況他
以有一個西子。還喫死飯。我今多討幾妓。又賺活錢。一來選購他。一籌思想。着古時。姑賊太守張黨。有美妓八人。
奉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仙盤子。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娘。掌詩書者。號傳清。我
今照依他。也討六妓。張老止為自家獨樂。所以費衣費食。我却要生利生財。不妨與眾共樂。自此遂討了六個極
美的粉頭。另尋一所園亭。安插在內。分五六個房。稱為空院。也仿張太守所取名號。第一院名芳姬。第二院名
龍姬。第三院名仙姬。第四院名墨姬。第五院名香姬。第六院名麝姬。每院各有使喚了。雙四人。又討一個老成
妓女。管束這六院姊妹。此妓姓李。名小濤。出身錢塘。轉到此地。年紀雖有二十七。八。風韻稍佳。技藝精妙。又會漢

趣奉承。因此甚得吾愛陶的歡心。托他做個烟花寨主。這六個姊妹。人品又美。又雅。房帷舖設。又精。因此伍家六院之名。遠近著名。吾愛陶大得風流利息。一日有個富翁。到院中來買笑追歡。這富翁是誰。便是當時被吾愛陶責罰燒燬發貨的汪商。他原曾讀過詩書。頗通文理。爲受了這場羞辱。遂誓不爲商。竟到京師。納個上舍。也要弄出個官職。到關西地面。尋吾愛陶報雪這口怨氣。一時逢不着個機會。未能到手。仍又出京。因有兩個夥計。領他本錢。在金陵開解當。前來盤帳。聞說伍家六院姊妹出色。客中寂寞。聞知有此樂地。即來訪尋。也不用那開子弟。只帶着一個小廝。問至伍家院中。正遇着李士濤。原來却是杭州舊表子。向前相見。他鄉故知。分外親熱。彼此敘些閒濶的閒話。茶畢。就教小濤引去。會一會六院姊妹。果然人物美艷。鋪設富麗。汪商着了。暗暗喝采。因問小濤。伍家樂戶。是何處人。有此大本錢。竟得這幾個麗人。聚在一處。小濤說。這樂戶不比尋常。原是有名目的人。即使京師六院教坊會着也。須讓他坐個首席。汪商笑道。不信有這個大來頭的龜子。小濤附耳低言道。這六院主人。名雖姓伍。本貫姓吾。三年前在荊州做監稅提舉。因貪酷削職。故鄉人不容歸去。為此又改姓名爲伍湖泉。僑居金陵。拏出大本錢。買此六個佳人。做這門戶生涯。又娶我來指教管束。家中盡稱員外。所以人只曉得是伍家六院。這話是他員外私對我說的。切莫洩漏。汪商聽了。不勝歡喜。道。原來却是吾剝皮在此。開門頭賺錢。好好。這小門上錢財。一發起得穩。但不知偷閑過的可要抽一半入官。罷罷。他已一日不如一日。前恨一筆勾消。到再上些料銀與他。待我把這六院姐姐。軟玉窩中滋味嘗過了。也勝似斬這眼圍金線。衣織迴文。藏頭縮尾。遺集萬年的東面一。小濤見繁繁叨叨說這許多話。不知爲甚。忙問何故。汪商但笑不答。就封白金十兩。煩小濤送到第一院去。嫖芳姬。歡樂一宵。題詩一絕于壁云。

昔日傳芳事已奇。

今朝名號好相齊。

若還不遇東風使。

安得官家老奏書。

又封白金十兩。送到第二院去。嫖了龍姬。也題詩一絕于壁云。

酌酒從來金巨羅。

龍津女子夜如何。

如今識破吾堪伍。

淡黃漬甜快樂多。

又封白金十兩。送到第三院去。嫖了仙姬。也題一絕于壁云。

又封白金十兩。送到第三院去。嫖了仙姬。也題一絕于壁云。

百味何如此味羶。腰間仗劍斬奇男。仙盤托出隨君飽。善飯先生第幾餐。

又封白金十兩。送到第四院去。嫖了墨姬也。題詩一絕于壁云。

相思雨字寫來真。墨飽詩枯半夜情。傳說九家村裡漢。阿翁原是豎壽人。

又封白金十兩。送到第五院去。嫖了香姬也。題詩一絕于壁云。

愛瀟芳香出肚臍。滿身柔滑勝凝脂。朝來好熱湖泉水。洗去人間老面皮。

又封白金十兩。送到第六院去。嫖了雙姬也。題詩一絕于壁云。

不會題詩強再三。楊妃捧硯指尖尖。莫羞五十黃荊杖。買得風流六院傳。

汪商撒漫六十金。將伍家院子六個粉頭。盡都睡到。第七日心中暗想。仇不可深。樂不可極。此番報復。已堪雪恨。該去矣。另取五兩銀子。送與小濤。方待相辭。忽傳說員外來了。只見吾愛陶搖擺進來。小濤和六院姊妹

齊上前迎接。原來吾愛陶。定下規矩。院中嫖賬。逐日李小濤掌記。每十日親來對賬。算收及錢。即到各院點解。一遭。着見各房壁上。俱題一詩。尋思其意。大有關心。及走到外堂。却見法商與六院姊妹作別。法商見了愛陶。以真

為假。愛陶見了汪商。認假非真。舉手問尊客何來。汪商道。小子是徽商水客。向在荊州。遇了吾刺皮。偷送了我萬金貨物。因沒了本錢。跟着雲游道人。學得些劍術。要圖報仇。那知他為貪酷壞官。鄉里又不容歸去。聞說潛躲在

金陵地方。特尋至此。却聽得伍家六院姊妹。風流標致。身邊還存下幾兩餘資。譬如當日一併被吾刺皮取去。將

來送與眾姊妹。盡興快活了六夜。如今別去。還要尋吾刺皮算賬。可曉得他住在那裡麼。這幾句諢話。說得吾愛陶將手亂搖道。不曉得。不曉得。即回過身叫道。丫頭們快把茶來喫。口內便叫。兩隻脚急忙忙的走入裡面去了。

汪商着了。說道。若吾刺皮。也是這樣縮八洞裡。便沒處尋了。大笑出門。又在院門上題詩一首而去。詩云。

冠蓋今何用。風流尚昔人。五湖追故迹。六院步芳塵。

笑罵甘承受。貪污自率真。因忘一字恥。遺真萬年新。

他人便這般嘲笑。那知吾愛陶得趣其中。全不以為異。分明是真缸裡蛆蟲。竟不覺有臭穢。看者一日。又一日。

愛陶既死，不得衣棺感驗，但是皮肉甚腐，難以舉動，得將衣服覆在身上，連衾褥捲入棺中，停棧在家。此時吾省身鬆快活，不在院中吃酒食，定去尋人賭博，地方光棍又多，見他有錢，聞香嗅氣的，接身為伴，取他的錢財，又哄他院中姊妹，年長色衰，把來脫去，另討了六個年紀小的，一出入于中，打偏手，到去了一半，那家人們見小主人不是成家之子，都起異心，陸續偷了些東西，向他方去過活，不旬幾時，走得一個也無，單單剩一個妹子，此時也有十四五歲，守這一所大房，豈不害怕，吾省算計院中房屋儘多，竟搬入去住下，收夜錢，又便大房空下，貨賣與人，把父親棺木抬在其母墳上，這房子纔脫，房價便已賒完，兩年之間，將吾愛陶這些家私，弄勾罄盡，院中粉頭也有贖身的，也有隨着孤老逃的，到去了四個，那妹子年長知味，又不能婚配，又在院中，看這些好樣，悄悄地接過把嫖客，初時怕羞，還瞞着哥哥，漸漸熟落，便明明的迎張送李，吾省也恬不為怪，到暮補了一個空缺，再過幾時，連這兩個粉頭也都走了，又單單只剩一個妹子，答應門頭，一個人的夜合錢，如何供得吾省所需，只得把這院子賣去，燻皮幾日，另租兩間小房來住，居室既卑，妹子的夜錢也減，越覺急得，看着衣服不時好了，便沒得上門，妹子也想起哥哥，這個賄法，貼他不富，連我也窮，不如自尋出路，為此跟着一个相識孤老，滴溜烟也是逃之大涯，吾省這番一發是花子去了，猴猴沒甚弄了，口內沒得喫，手內浪待用，無可奈何，便去敲牆握壁，掬摸過日，做過幾遍，却被捕人緝訪着了，拿上一吊，錦繡包裹起來的肢骨，如何受得這般痛苦，若纔上刑，就一一招承，送到當官，一頓板子，問成徒罪，刺了金印，發去擺站，遂死于路途，吾愛陶那口棺木，在墳不能入土，竟風化了，這便是貪酷的下梢結果，有古語為證。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心爭來早與來遲。

7.8.2
104320